



張申福教授捐贈圖書

165  
461a  
v.3  
705  
書叢本基學國

宋元學案

(三)

黃宗羲著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行發館書館印務商

宋元學案

卷五十

南軒學案表

張栻	從子 庶 子 圮	紫巖子 五峯劉氏王	附師孫松壽	氏門人 龜山和靖謙	從子 忠恕 從子 洽	氏武夷得全 再傳		張唐 張氏續傳	二程元城子 文三傳			安定泰山濂 溪涑水百源 四傳	胡大時			彭龜年			吳獵			游九言			游九功	並為獻薳諸儒學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宇文紹節

陳槩

楊知章

李修己

張仕佺

范仲黼

范子長

范子該

范蓀

宋德之

並爲二江諸儒學案

曾集

別見廬山學案

陳孔碩

襲蓋卿

吳必大

王遇

呂勝己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舒璘

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曾夢泉

詹阜民

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詹儀之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又二十八人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私淑趙昱

虞剛簡

別見二江諸儒學案

程遇孫

薛紱

鄧諫從

張方

並見二江諸儒學案

魏了翁

別爲鶴山學案

李大有 別見東萊學案

木天駿

張學續傳

方敏中

張學之餘

朱熹 別爲晦翁學案

呂祖謙 別爲東萊學案

趙汝愚 別見玉山學案

潘時 別見元城學案

吳松年 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張杰 別見玉山學案

並南軒講友

陳傅良 別爲止齋學案

胡大本 別見五峯學案

張寓 附見嶽麓諸儒學案

呂陟

並南軒學侶

趙不息

別見晦翁學案

劉靖之

劉清之 並爲清江學案

邱密

並南軒同調

### 南軒學案

祖望謹案南軒似明道。晦翁似伊川。向使南軒得永其年。所造更不知如何也。北溪諸子必欲謂南軒從晦翁轉手。是猶謂橫渠之學於程氏者。欲尊其師而反誣之。斯之謂矣。述南軒學案。梓材案是。卷南軒文集。蓋謝山所補。其餘則黎洲原本也。

五峯門人楊胡再傳

宣公張南軒先生棧

張棧字敬夫。一字樂齋。號南軒。廣漢人。遷於衡陽。父浚。故丞相魏國公諡忠獻。先生穎悟夙成。少長從五

峯胡先生問程氏學。五峯一見知其大器。卽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先生退而思。若有得也。五峯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先生益自奮勵。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以見志。以蔭補承務郎。紹興間。忠獻出督奏。先生充機宜。以軍事入見。上異之。除直祕閣。丁父憂。服闋。長沙郴桂帥守劉公珙薦於朝。除知撫州。改知嚴州。奏言。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胸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明年召爲吏部郎兼侍講。時相方謂敵勢衰弱可圖。先生奏言。時猶未可。上爲歎息。喪諭。其後因賜對。反覆前說。帝益嘉歎。面諭當以卿爲講官。冀時得晤語也。會史正志爲發運使。名爲均輸。實盡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士大夫爭言其害。先生亦以爲言。上閱其實。卽詔罷之。除左司員外郎。仍兼侍講。講詩葛覃。進說治生於敬畏。亂起於驕淫。使爲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紵之事。則心不存者寡矣。因上陳祖宗自家刑國之懿。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帝歎曰。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爲誤國也。知閣門事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先生夜草疏。極諫其不可。旦詣朝堂。責宰相虞公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先生奏再上。命遂寢。然宰相實陰附張說。明年出先生知袁州。先生在朝末期歲。而召對至六七。所言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於是宰相憚之。近習尤不說。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詔除舊職。知靖江府。經略安撫廣南西路。治聞。詔特進秩。直寶文閣。尋除祕閣。修撰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嘗與朱子書曰。郭杲問此間得毋爲守備乎。緩急有堡寨否。某應以此間出門卽平原。走襄陽。僅六百里。所恃者襄漢立得定。折衝捍蔽耳。太尉當力任此事。要兵要糧。此當往助。若教賊入肝脾裏。人心瓦



碎。何守備爲。向來劉信叔張安國皆有緩急移保江北之論。乃大謬也。賊到此地。何以爲國。守臣但當握節而死。渠爲悚然。某所恃者。有此二萬義勇。所可整頓。緩急有隱然之勢。今專務固結其心。愛養其力。庶幾一旦可共生死。雲濠案與朱子書一節。謝山彙從南軒集中摘錄。標識此節。當移載傳內。今爲補入。湖北故多盜。先生首劾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奸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羣盜皆遁去。會信陽守劉大辨怙勢希賞。先生劾請論罪。不報。卽以不得其職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沖佑觀。病革。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先生有公輔之望。卒年四十八。世咸惜之。先生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道。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勵明決。無毫髮滯吝意。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見於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於如此。著有論語孟子詩書太極圖說經世編年等書。嘉泰中。賜諡宣景定初。從祀孔子廟庭。修

宗義案湖南一派。在當時爲最盛。然大端發露。無從容不迫氣象。自南軒出而與考亭相講究。去短集長。其言語之過者。裁之。歸於平正。有子考无咎。其南軒之謂與。

### 南軒答問

來書所謂思慮紛擾之患。此最是合理會處。其要莫若主一。遺書論此處甚多。須反覆玩味。據目下底意思。用功。辟如汲井。漸汲漸清。如所謂未應事時。此事先在。旣應之後。此事尙存。正緣主一工夫未到之故。須思此事時。只思此事。做此事時。只做此事。莫教別底交互出來。久久自別。看時似乎淺近。做時極難。某前作主一箴。爲一相識所刊。其間亦有此意。

居敬有力。則其所窮者益精。窮理浸明。則其所居者亦有地。所謂持敬。乃是切要工夫。然要將箇敬治心。則不可。蓋主一之謂敬。敬是敬此者也。若謂敬爲一物。將一物治一物。非惟無益。而反有害。乃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正之。卒爲助長之病。如左右所謂窘於應事。無舒緩意。無怪其然也。故欲從事於敬。惟常常存主一之意。此難以言盡。實下工夫。涵泳勿舍。久久自覺深長而無窮也。

所論收斂。則失於拘迫。從容。則失於悠緩。此學者之通患。於是二者之間。必有事焉。其惟敬乎。拘迫則非敬也。悠緩則非敬也。但常常存乎此。本原深厚。則發見必多。而發見之際。察之則必精矣。若謂先識所謂一者。而後可以用力。則用力未篤。所謂一者。只是想像。何由意味深長乎。

論及邇來工夫。足見不輟。但所謂二病。若曰荒忽因循。則非游泳之處。若曰蹙迫寡味。則非矯揉之方。此正當深思於主一上進步也。要是常切省勵。使凝斂清肅時多。則當漸有向進。不可求一切近功也。

葉六桐曰。主一從敬字用功始。敬久則誠。而一在是矣。

問近有人疑。但能存心。則自無不敬。乃以動容貌整思慮爲言。卻似從外面做起。不由中出。不若直言存其心之爲約也。曰。程子教人居敬。必以動容貌整思慮爲先。蓋動容貌整思慮。則其心一以敬也。今但欲存心。而以此爲外。旣不如此用功。則心亦烏得而存。其所謂存者。不過強制其思慮。非敬之理矣。此其未知內外之本一故也。今有人容貌不莊。而曰吾心則存。不知其所謂不莊者。是果何所存乎。推此可見矣。所論雖間有平帖安靜之時。意思清明。四體和暢。念慮不作。覺無所把摸。接物遇事。則渙散矣。此蓋未能持敬之故。所謂平帖安靜者。亦是暫時血氣休息耳。且旣曰覺無所把摸。安得謂安靜乎。敬有主宰。涵養

漸熟則遇事接物。此意豈容遽渙散乎。主一之義。且深體之。

所論居敬。雖收斂此心。乃覺昏昏不活。而懈意漸生。夫敬則惺惺。而乃覺昏昏。是非敬也。惟深自警勵。以進主一之功。幸甚。

嗟乎。自聖學不明。語道者不覩夫大全。卑則割裂而無統。高則汗漫而不精。是以性命之說。不參乎事物之際。而經世之務。近出乎私意小智之爲。豈不深可歎哉。惟周子生乎。千有餘年之後。超然獨得大易之傳。所謂太極圖。乃其綱領也。推明動靜之一源。以見生化之不窮。天命流行之體。無乎不在。文理密察。本末核實。非闡微極幽。莫能識其指歸也。然而學者若之何。而可進於是哉。亦曰敬而已矣。誠能起居食息。主一而不舍。則其德性之知。必有卓然不可掩於體察之際者。而後先生之蘊。可得而窮。太極可得而識矣。

格至也。格物者。至極之理也。此正學者下工夫處。呂舍人之說雖美。乃是物格知至以後事。學者未應躐等及此也。雖然。格物有道。其惟敬乎。是以古人之教。有小學。有大學。自灑掃應對而上。使之循循而進。而所謂格物致知者。可以由是而施焉。故格物者。乃大學之要也。

問。孟子曰。可欲之謂善。伊川謂與元者善之長。同理。又曰。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剛。仲嘗謂孟子言可欲。非私欲之欲也。自性之動。而有所之焉者耳。於不可之間。甚難擇。姑以近者言之。如飲食男女。人之所大欲。人孰不欲富貴。亦皆天理自然。循其可者。而有所之。如飢而食。渴而飲。以禮則得妻。以其道而得富貴之類。則天理也。過是而恣行妄動。則非天理矣。故書曰。敬修其可願。孟子又曰。無欲其所不欲。

是也。乾聖人之分。豈謂聖人之動。皆循天理而然。與元者天德也。孟子所謂善。豈指天理而言。與橫渠又曰。明善必明於未可欲之際。未可欲。謂大本未發者否。見於可欲。則性之苗裔已發見者。未可欲。則大本全體渾然。不容一毫之僞。明之之功。何自而先。莫亦當先從於不可之際。審擇而固執之否。愚見如此。心中亦未安。恐伊川引乾元處。別有深意。曰。人具天地之心。所謂元者也。由是而發見。莫非可欲之善也。其不由是而發。則爲血氣所動。而非其可矣。聖人者是心純全。渾然天理。乾知大始之體也。故曰。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在賢者。則由積習以復其初。坤作成物之用也。故曰。坤學者之事也。有諸己之信。屬焉。今欲用功。宜莫若養其源。先於敬用功之久。人欲寢除。則所謂可者。益可得而存矣。若不養其源。徒欲於發見之際。辨擇其不可。則恐紛擾。而無日新之功也。

元晦謂略於省察。向來某與渠書。亦嘗論此矣。後便錄呈如三省四勿。皆持養省察之功兼焉。大要持養。是本省察。所以成其持養之功者也。

百家謹案子劉子曰。省察。正涵養之得力喫緊處。

垂諭忿怒之病。氣習偏私處。正當深致其力。損懲忿窒慾。懲之爲言。須思其所以然而懲艾之。先覺謂惟思爲能窒慾。某謂懲忿亦然。若謂正當發時。最好看吾本心。此卻有病。本心須是平日涵泳。庶幾私意漸可消磨。若當其發時。如明道先生所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則可。若直待此時。看吾本心。則天理人欲。不相參。恐無力也。更幸思之。

姜定庵曰。正當發時。亦能覺著本心。畢竟人欲居勝。此處惟用懲窒之力。方能挽回。終不若平日涵泳。

不使私意相參之爲得也。

問君子時中。朱編修云：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取中也。龜年竊謂君子精義，故能時中。謂之時中者，以其全得此理，故無時不中。非謂就時上處中也。今日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心，竊疑焉。曰：隨時以取中，非元晦語，乃先覺之意也。此意甚精，蓋中字作統體看，是渾然一理也。若散在事物上看，事事物物各有正理存焉。君子處之，權其所宜，悉得其理，乃隨時以取中也。然元晦云：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取中，語卻有病。不若云：所貴於君子之中庸者，以君子能隨時以處中也。

問明道先生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恕乎？伊川先生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侯子曰：伊川說得尤有功。天授萬物之謂命，春生之，冬藏之，歲歲如是。天未嘗一歲誤萬物也。可謂忠矣。萬物洪纖，高下短長，各得其欲，可謂恕矣。九思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一元之氣，運行無息，所謂天行健者也。以其行健無息，故能生生萬物，而各稟此善意。故曰：恕，其在人體之，則曰乾乾誠意，無毫髮間斷，則發見於外，斯能以己推之，以心之所本既善，則應人接物，皆如其心，可謂恕矣。觀明道謂草木蕃於伊川言各正性命，不見有差殊，其在萬物，得其所以蕃生，便是正性命，不知侯子何以分輕重兼謂維天之命爲天授萬物者，恐此天命只是天理。伊川所謂在天爲命，不必須是授之萬物，方可言命。故又謂春生冬藏，歲歲如是，未嘗誤萬物爲忠，恐此亦只是恕。蓋已發者也。九思所言忠恕與天命，大意是。否及所疑侯先生之言，并乞詳教。曰：明道之言，意固完具，但伊川所舉各正性命之語，爲更有功。忠體也，恕用也。體立而用未嘗不存乎其中，用之所形體亦無乎不具也。以此意玩味，則見伊川之言，尤有功處。

侯師聖所說忠字恐未爲得二先生之意。天命且於理上推原。未可只去一元之氣上看。

問。明道所云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所謂氣動志者。非獨趨蹶藥也。酒也。亦是也。若只以藥酒與趨蹶言之。謂之少可也。明道又云。氣專在喜怒上。豈不動志。夫人爲私欲所勝。喜怒不公。以移奪其志者多矣。而謂氣動志者。什一。此則未諭。曰。所以喜怒亦志動氣也。但因喜怒之氣。而志益不能自寧。是氣復動志也。蓋常人志動氣。而氣復動志。無窮已耳。然自始動而言。只可謂志之動氣也。惟趨蹶與藥也。酒也。則是氣先之也。

問。明道先生論持其志曰。只這箇也是私。然學者不恁地不得。九思思之。謂人之有志。不能持之。使常自覺其所在。往往遇事則爲氣所使。顛倒失次。而不能制。與不自知其所以然者。皆志不定故也。使其志常定於內。昭然不亂。必不至遇事而失措矣。故志不可不持。持之久而熟。則必能自然。以心驗之。未見其爲私。明道謂只這箇也是私。其意如何。曰。纔涉人爲便是私。有個持守字。便是人爲。然學者從此用功。由誠之進於誠。殺有節次。或問伊川先生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道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九思思之。若能敬。則能擇義而行。伊川謂知敬而不知集義。爲都無事。不曉其旨。又集義所生。義生於心。不知如何集。曰。居敬集義工夫並進。相須而相成也。若只要能敬。不知集義。則所謂敬者。亦塊然無所能爲而已。烏得心體周流哉。集義訓積事事物物。莫不有義。而著乎人心。正要一事一件上集。

梁洲孟子師說曰。集義者。應事接物。無非心體之流行。心不可見。見之於事。行所無事。則卽事卽義也。

心之集於事者。是乃集於義矣。有源之水。有本之木。其氣生生而不窮。義襲者高下散殊。一物有一義。模倣迹象以求之。正所謂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裘之襲。羊質虎皮。不相黏合。事事合義。一事不合。則伎倆全露。周章無措矣。告子外義之病如此。朱子言其冥然無覺。悍然不顧。此則世俗頑冥之徒。孟子亦何庸與之辯哉。

問。心無內外。而有內外。是私心也。非天理也。故愛吾親。而人之親亦所當愛。敬吾長。而人之長亦所當敬。今吾有親則愛焉。而人之親不愛。吾有長則敬焉。而人之長不敬。是心有兩也。是二本也。且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二本可乎。曰。此緊要處。不可毫釐差。蓋愛敬之心。由一本。而施有差等。此仁義之道。所以未嘗相離也。易所謂稱物平施。稱物之輕重。而吾施無不平焉。此吾儒所謂理一而分殊也。若墨氏愛無差等。即是二本。伊川先生答楊龜山論西銘書。當熟玩味。

問。奔逸絕塵存乎思。曰。如此等語。皆涉於浮夸。不穩帖。夫思者。沈潛縝密。優游涵泳。以深造自得者也。今曰奔逸絕塵。則有臆度採取之意。無乃流入於異端一聞便悟。一超直入之弊乎。非聖門思睿作聖之功也。推此類察之。

問。吾心純乎天理。則身在六經中。飢而食。渴而飲。天理也。晝而作。夜而息。天理也。自是而上。秋毫加焉。卽爲人欲矣。人欲萌而六經違矣。曰。此意雖好。然飢食渴飲。異教中亦有拈出此意者。而其與吾儒異者何哉。此又不可不深察也。孟子卽常拈出愛親敬長之端。最爲親切。於此體認。便不差也。

所謂一陰一陽之道。凡人所行。何嘗須臾離此。此則固然。然在學者。未應如此說。要當知其所以不離也。

此則正要用工夫。主敬窮理是已。如飢食渴飲。晝作夜息。固是義。然學者要識其真。孟子只去事親從兄。上指示。最的當。釋氏只爲認揚眉瞬目。運水搬柴爲知義。而不分人欲天理於毫釐之間。此不可不知也。克己復禮之說。所謂禮者。天之理也。以其有序而不可過。故謂之禮。凡非天理。皆己私也。己私克則天理存。仁其在是矣。然克己有道。要當省察其私。事事克之。今但當指吾心之所愧者。必其私。而其所無負者。必夫禮。苟工夫未到。而但認己意爲則。且將以私爲非私。而謂非禮爲禮。不亦誤乎。又如格物之說。格之爲言至也。理不遺乎物。至極其理。所以致其知也。今乃云物格。則純乎我。是欲格去乎物。而已獨立。此非異端之見。而何。且物果可格乎。如其說是反鏡而索照也。

所論尙多駁雜。如云知無後先。此乃是釋氏之意。甚有病。知有淺深。致知在格物。格字殺有工夫。又云儻下學而不加上達之功。此尤甚謬。上達不可言加功。聖人教人以下學之事。下學工夫浸密。則所謂上達者愈深。非下學之外。又別有上達之功也。致知力行。皆是下學。此其意味深遠。而無窮。非驚怪恍惚者比也。學者且當務守。守非拘迫之謂。不走作也。守得定。則天理浸明。若強欲驟開拓。則將窮大而失其居。無地以崇德矣。惟收拾豪氣。毋忽卑近。深厚縝密。以進居敬窮理之功。則所望也。

問爲佛學者。言人當常存此心。令日用之間。眼前常見光燦燦地。此與吾學所謂操則存者。有異同否。曰。某詳佛學。所謂與吾學之云存字。雖同。其所爲存者。固有公私之異矣。吾學操則存者。收其放而已矣。收其放。則公理存。故於所當思而未嘗不思也。所當爲而未嘗不爲也。莫非心之所存故也。佛學之所謂存心者。則欲其無所爲而已矣。故於所當有而不知有也。於所當思而不之思也。獨憑藉其無所爲者。以爲



宗日用間將做作用。其云令日用之間。眼前常見光燦燦地。是弄此爲作用也。目前一切以爲幻妄。物則盡廢。自利自私。此其不知天故也。

問。程子云。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但其中要識真與妄耳。伯逢疑云。既是天安得妄。某以爲此六者。人生皆備。故知均稟於天。但順其理則是真。違其理則是妄。卽人爲之私耳。如此言之。知不謬否。曰。有物必有則。此天也。若非其則。則是人爲亂之妄而已矣。只如釋氏揚眉瞬目。自以爲運用之妙。而不知其爲妄而非真也。此毫釐之間。正要辨別得。如伯逢病正在此耳。所答語大意已得之。

天命之全體。流行無間。貫乎古今。通乎萬物者也。衆人自昧之。而是理也。何嘗有間斷。聖人盡之。而亦非有所增益也。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立則俱立。達則俱達。蓋公天下之理。非有我之得私。此仁之道。所以爲大。而命之理。所以爲微。若釋氏之見。則以爲萬化皆吾心所造。皆自吾心生者。是昧夫太極本然之全體。而反爲自利自私。天命不流通也。故其所謂心者。是亦人心而已。而非識道心者也。知言所謂自滅天命。固爲己私。蓋謂是也。

問。不可息者。非仁之謂與。曰。仁固不息。只以不息說仁。未盡。程子曰。仁道難名。惟公近之。不可便以公爲仁。須於此深體之。

問。性太極。太極不動。不動則不見。其所以爲仁心。則與物接矣。與物接則自心應之矣。此古人所以直指心要。曰。仁。人心也。曰。未與物接時。仁如之何。

問。心有所覺。謂之仁。此謝先生救拔千年餘陷溺固滯之病。豈可輕議哉。云云。夫知者。知此者也。覺者。覺

此者也。果能明理居敬，無時不覺，視聽言動，莫非此理之流行，而大公之理在我矣。尙何躁憤險薄之有？曰：元晦前日之言，固有過當。然知覺終不可以訓仁。如所謂知者，知此者也。覺者，覺此者也。此言是也。然所謂此者，乃仁也。知覺是知覺，此又豈可遂以知覺爲此哉？

問：以愛名仁者，指其施用之迹也。以覺言仁者，明其發見之端也。曰：愛固不可以言仁，然體夫所以愛者，則固求仁之要也。此孔子答樊遲之問，以愛人之意。

問：觀過斯知仁矣。舊觀所作訥齋章齋記，與近日所言殊異，得非因朱丈別以一心觀，又別以一心知，頃刻之間，有此二用爲急迫，不成道理，遂變其說乎？某嘗反覆紬繹此事，正如懸鏡當空，萬象森羅，一時畢照，何急迫之有？必以觀人之過爲知仁，則如觀小人之過於薄，何處得仁來？又如觀君子之過於厚，則如鸞拳之以兵諫，豈非過於忠乎？唐人之剔股，豈非過於孝乎？陽城兄弟之不娶，豈非過於友悌乎？此類不可勝數。揆之聖人之中道，無取焉耳。仁安在哉？若謂因觀他人之過而默知仁之所以爲仁，則曷若返之爲愈乎？爽於先生舊說，似未能遽舍。更望詳教。曰：後來玩伊川先生之說，乃見前說甚有病。來說大似釋氏講學，不可潦草。蓋過須是子細玩味，方見聖人當時立言意思也。過於厚者，謂之仁，則不可。然心之遠者可知。比夫過於薄，甚至於爲伎爲忍者，其相去不亦遠乎？請用此意體認，乃見仁之所以爲仁之義，不至渺茫恍惚矣。

梨洲答姜定庵問觀過知仁，曰：黨偏也，無偏無黨。王道蕩蕩，人之氣質，剛柔狂狷，各有所偏，而過亦從之而生。過則不仁，識得過底是己私，便識得不過底是仁。如工夫有間斷，知間斷便是續，故觀過斯知。

仁。此南軒章齋記意如此。晦翁以爲一部論語。何嘗只說知仁。便須有下手處。殊不知不知仁。亦無從有下手處。果視其所知者。懸空測度。只在影響一邊。便是禪門路徑。若觀過知仁。消融氣質。正下手之法。明道之識仁。獨非知乎。

垂諭仁之說。若只做周流無滯礙氣象。看了卻只是想象。又云其所以然者。乃仁也。不知其所以然者。果何與。願只於日用間。因其發見。苗裔而深察默求之。勿舍勿棄。當的然見其樞機之所由發也。

問。平居以利物爲心。然後此道廣。曰。若日常以利物爲心。是外之也。曰。公天下萬物而不私其己焉。則可矣。

問。人者。天地之心。經以禮論。而五峯以論仁者。自其體言之爲禮。自其用言之爲仁。曰。仁其體也。以其有節而不可過。故謂之禮。禮運人者。天地之心之言。其論禮。本仁而言之也。

問。子文。文子之事。聖人以清忠目之。就此事言。只可謂之清忠。此洙泗言仁之所極是也。然遺書有謂聖人爲之。亦只是清忠。茲又不能無疑。夫聖人無一事之非仁。而乃云爾何也。又況程子於博施濟衆之下。乃云。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於盡仁道。亦謂之仁。此通上下言之也。則又與清忠之說不同。請問之。曰。遺書中之意。大要以爲此事。只得謂之清忠。然在二子爲之。曰。忠曰。清而止矣。仁則未知也。在聖人。事或有類此者。以其事言。亦只得謂之清忠。然而所以然者。則亦不妨其爲仁也。如伯夷之事。雖以清目之。亦何害其爲仁乎。看先覺話。切忌執殺。不知如何。

不睹不聞者。指此心之所存。非耳目之所見聞也。目所不睹。可謂隱矣。耳所不聞。可謂微矣。然莫見莫顯。

者以善惡之幾。一毫萌焉。卽吾心之靈。有不可自欺而不可以掩者。此其所以爲見顯之至者也。以吾心之靈。獨知之。而人所不與。故言獨。此君子之所致嚴者。蓋操之之要也。今以不睹不聞爲方寸之地。隱微爲善惡之幾。而又以獨爲合。是二者以吾之所見乎。此言之不支離否。

或問伊川曰。心出入無時。如何。曰。心本無出入。孟子只據操舍言之。又問人有逐物。是心逐之否。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是欲。九思謂性之在人。可以言不動心。若性之已發。已行。安有無出入。今人對鏡。則心馳焉。是出矣。不必言邪惡之事。只大凡遇一事。而此心逐之。便是出。及定而入其舍。是入矣。然孟子固已明言其出入爲心矣。而伊川謂心無出入。不知逐日之間。有出入者。是果何物。又有一處。謂在人爲性。則不可言出入。謂主於身爲心。凡能主之。則在內。不能主之。則外馳。是亦出入之意。不知心之於性。相去如何。思慮之於心。相去又如何。曰。心本無出入。言心體本如此。謂有出入者。不識心者也。孟子之言。特因操舍而言。出入也。蓋操之在此。謂之入可也。舍則亡矣。謂之出可也。而心體則實無出入也。此須深自體認。固未可以語言盡之。爾。程子曰。心本無出入。以操舍而言。又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是欲。蓋操之便在此。舍之則不見。因操舍。故有出入之云耳。若論人之逐物。蓋因其舍亡。故誘於物。而欲隨之。欲雖萌於心。然其逐物而出。則是欲耳。不可謂心也。至於是心之存物。來心應理。在於此。又豈得謂之出乎。

樂記人生而靜一章。曰。靜曰性之欲。又曰。人欲靜者。性之本然也。然性不能不動。感於物則動矣。此亦未見其不善。故曰。性之欲。是性之不能不動者然也。然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流爲不善矣。此豈其性之理哉。一己之私而已。於是而有人欲之稱。對天理而言。則可見公私之分矣。譬諸水泓然而澄。

者其本然也。其水不能不流也。流亦其性也。至於因其流激汨於泥沙。則其濁也。豈其性哉。未發已發。體用自殊。不可溟滓無別。要須精晰。體用分明。方見貫通一源處。有生之後。豈無未發之時。正要深體之。若謂有生之後。皆是已發。是昧夫性之所存也。伊川先生語錄所論。幸精思之。

問自誠意至平天下。條析甚明。而獨於格物致知無說。朱編修以爲闕文是也。然龜年嘗以爲自平天下。溯而求之。其極至於物格知至。順而達之。其極至於國治天下平。其間雖節目繁夥。而其道甚要。所謂要道。蓋不過格物致知而已耳。然聖人自誠意而下。又各疏其說焉。非謂格物致知之外。又別有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此蓋聖人深指人以格物致知者然也。故聖人於齊家之條。引書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此格物致知之最近者也。不識是否。曰。自誠意正心以至平天下。固無非格物致知事也。然疑致知格物一段解說。自須有闕文。補

讀書欲自博而趨約。此固前人規模。其序固當爾。但旁觀博取之時。須常存趨約之意。庶不至溺心。又博與雜相似而不同。不可不察也。

南軒文集補

天地其父母乎。父母其天地乎。不以事天之道事親者。不得爲孝子。不以事親之道事天者。不得爲仁人。全而生之。全而歸之。事親之道。所以事天。潔白堂記。

漢儒之言曰。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斯言必有所授。非漢儒所能言。黃鶴樓記。

時習之功有斷絕者。心過有以害之也。心過尤難防。一萌於中。雖非視聽所及。而吾時習之功已斷絕矣。察之緩則滋長矣。惟人每以爲微而忽焉。而不知此豈可使之熟也哉。今日一念之差。而不痛以自改。則明日茲念重在矣。積而熟。時習之功消矣。不兩立也。是以君子懼焉。萌於中則覺。覺則痛懲而絕之。如分桐葉然。不可復續。如此則過境自疏。時習之功始專。名軒室記。

爲人者無適而非利。爲己者無適而非義。曰利雖在己之事。亦爲人也。曰義則施諸人者。亦莫非爲己也。王者以義。伯者以利。孟子講義序。

人欲揚其先之美。未若行其身無負之爲先也。趙氏行實序。

事無大小美惡。流而不返。皆足以喪志。南嶽唱酬序。

所謂致知者。本之六經。以發其蘊。泛觀千載。以極其變。卽事卽物。身親格之。超然會夫大宗。送張荊州序。  
粹材謹案東萊遺集與張荊州書及言張荊州教人皆謂南軒此張荊州則別一人也。

爲仁莫要乎克己。仁說。

學之用極天地。而其端不遠乎視聽食息之間。識其端則大體可求。明其體則妙用可充。與劉共甫。晚輩假先儒之論以濟其私。誠如所憂。胡文定蓋嘗論此。今日爲甚。使人言學之難。非是不告語之。正恐竊聞一言半句。反害事耳。

學者徇名忘實。此真可憂。但因此遂謂理學之不可講。大似懲噎廢食。是因盜儒爲害者。而遂謂儒之不可爲。可乎。以上寄周子充。

天理之微爲難存。氣習之偏爲難矯。如射者在此有秋毫之未盡。則在彼有尺尋之差。答薛士龍。專一工夫積累多。自然體察有力。只靠言語上苦思。未是也。答潘端叔。

來者多云會聚之間。酒酣氣張。悲歌慷慨。此等恐皆平時血氣之習。未能消磨。不可作小病看。人心易偏。氣習難化。君子多因好事上不覺乘快偏了。

所謂觀書當虛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取。雖庸人之言。有所不廢。如其可疑。雖或傳以聖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斯言誠是。然虛心平氣。豈獨觀書當然。某旣已承命。因敢復以爲獻也。

君臣之際。須要自盡。積其誠意。庶幾感通。其間絲毫未盡。惡能自動。

二豎雖補外。若上心中非。是見得近習決不可邇。道理分明。則病很猶在。二豎去後。二豎復生。不然。又恐其復出爲惡。若得有見識者。乘此時進沃心妙論。拔根塞源。庶有瘳乎。

近世議論。真所謂謀其身。則以枉尋直尺爲可以濟事。謀人國。則以忘親苟免爲合於時變。世所號爲賢者。正墮在此中。此風方熾。正道湮微。率獸食人。甚可愧也。吾曹當相與講明聖學。庶幾有正人心。承三聖事業。

近事使人憂心。不遑假寐。伏思吾君勤儉之德。天必將相之。有所開悟。恨臣下不能信以發志。

正論極微。假借爲此論者。未嘗了然於義理之所在。而徒遑回於利害之末途。自顧藐然之身。其將何以障此波瀾。然苟留一日。不敢不勉。

今日大患。是不悅儒學。爭馳乎功利之末。而以先王嚴恭寅畏事天保民之心。爲迂闊遲鈍之說。上聰明。

所恨無人朝夕講道至理。以開廣聖心。

念學力未到。誠意不能動人。只合退歸。勉其在我。然竊念吾君聰明勤勞。不忍只如此舍去。當更竭盡。反覆剖判。庶幾萬一言至此。不覺酸鼻。

仲冬以後。三得對區區之誠。不敢不自竭。上聰明。反覆開陳。每荷領納。私心猶有庶幾乎萬一之望。講筵開在後月。自此或更得從容。以盡底蘊。惟是迹孤愈甚。側目如林。此則非所計也。

某日被命出守。自惟備數朝。列荷吾君知遇。迄無所補報。學力不充。無以信於上下。歸當溫繹舊學。益思勉勵。他皆無足言。惟是吾君聰明。使人眷眷。不忍置。

日間覺向來語言多所未安。尤不敢輕易立辭。中庸末章。自衣錦尙綱而下。反覆引詩。明慎獨始終之道。朝夕從事於此。而未之有進也。

近年讀書。頗覺平易中意味。向來多言。徒爾爲贅。欲下手痛加刪正。以官守事奪。不敢草草。論語日夕玩味。覺得消磨病痛。變移氣質。須是潛心此書。久久愈見其味。

議論往往墮一偏。孟浪者即要功生事。委廢者一切放倒。爲害則均。年來務欲收斂於本原處。下功。覺得應事接物時。差帖帖地。但氣習露見處。未免有之一向鞭辟。不敢少

放過。

所謂若稍作意主張。便爲舊說所蔽。豈獨說書爲然。理道本平鋪放著。只被人起意自礙。英州數日前得書。頗似悔前非。有欲閒中讀書之意。又恐爲釋氏乘此時引將去。



古人居是邦。卽葬是邦。蓋無處無可葬之地。近世風俗。深泥陰陽家之說。君子固不爾。但恐聞風失實。流弊或滋。以上與朱元晦。

存養省察之功。固當並進。然存養是本覺。向來工夫不進。蓋存養處不深厚。故省察少力。好事上一毫才過。便是私意。如要救正此人。盡吾誠意以告之。從與不從。固不可必。若必欲救正。便有偏推此可見。

自歸半歲。省過矯偏。但覺平日以爲細故粗迹者。乃是深失銷磨。雖庶幾兢兢焉。惟恐乘間竊發。

向來每見衣冠不整。舉止或草草。此恐亦不可作小病看。古人衣冠容止之間。不是要作意矜持。只是循他天則。合如是爲尋常。因循怠弛。故須著勉強自持外之不肅。而謂能敬於內。可乎。此恐高明所自知。但不可以爲小病耳。

今世學者。慕高遠而忽卑近之病爲多。此間有肯來講論者。今殊不敢泛告。想渠輩聽某以前說話。覺有滋味。今卻鈍悶。若信得及。始可與講習也。

以不當憂責爲幸。近世士君子墮在此病爲多。此意殊不厚。惟先自隔絕。無所感通。存心旣爾。一旦臨事。豈復更有力。詳味考槃之詩。與夫志在君也之辭。使人三嘆。

魯論教人以詩爲先。蓋興起情性。使人篤於人倫之際。學者須是先教存忠厚之心。

平日頗恃嗜慾少。故飲食起居多不戒。此亦是自輕。觀鄉黨中聖人衛生之嚴。豈是自私。蓋理合如是。尋常忽略。亦是豪氣中病痛。

相識間有好爲調護審細之論退而察之其實畏怯名曰憂國只是爲身蓋直前妄發固爲不是然於所當然而不然又別爲之說終不免爲姦而已矣以上與呂伯恭

舍實理而駕虛說忽下學而驟言上達掃去形而下者而自以爲在形氣之表此病恐不細正所謂欲闢釋氏而不知正墮其中者也與彪德美

理義固須玩索然求之過當反害於心涵泳栽培日以深厚則玩索處自然有力

平時病痛所貴銷磨矯揉之不可徒自悔恨於胸中反添一病遺書中所謂罪己責躬不可無卻不可留在胸中是也

急迫之與因循只是一病不失之此則失之彼滅於東而生於西要須本原上用功其道莫如敬則弊可漸減

待旁子職所當任不可少有厭煩忽細之意以上與呂子約

二程遺書談性命處讀之愈勤探義愈晦無怪其然只靠言語上求解總未是須玩味其旨於吾動靜之中體之久久自別歲月易邁人心易危華盛之地奪志者多惟敬自勉以承先業

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善學者志必在乎聖人而行無忽於卑近不爲驚怪恍惚之見而不舍乎沈潛縝密之功

夸勝爲害要須深思夸勝之意何自而生於根原上用功銷磨乃善若只待其發見而後自遏止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

士子實作工夫。耐久者難得。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蓋是積累工夫到處。非謂只勇猛便能如此。如釋氏一聞一超之說也。以上答胡季隨。

病之在身。猶將不遠秦楚之路。求以治之。病之在心。獨不思所以治之乎。凡心之病固多端。大抵由其偏而作。自一勺而至稽天。則若人雖生。無以異於死也。聖賢之經。皆妙方也。察吾病所由起。審處其方而藥之。則病可去。去則仁。仁則生矣。答謝夢得。

長者謂事最忌激觸。然此要當平心易氣。審處其理。期於中節。若遷就回互。於所當然而不然。枉尋以求直尺。而曰吾所畏者激觸也。無乃終墮於姦邪之域。人慾愈肆。天理愈滅。與觀伊川解遇主於巷一爻。意極明切。答喻耶中。

儒者之政。以護養邦本爲先。與施蕪州。

近世學者之弊。渺茫臆度。更無講學之功。其意見只類異端。一超徑詣之說。又出異端之下。非惟自誤。亦且誤人。五峯所謂此事是終身事。天地日月長久。斷之以勇猛精進。持之以漸漬薰陶。故能有常而日新。誠至言哉。答周允升。

無欲者無私也。無私則可欲之善著。故靜則虛。動則直。虛則天理之所存。直則其發見也。順理之謂直。若異端之談無欲。則是批根拔木。泯棄彝倫。淪實理於虛空之境。何翅霄壤之異。答羅孟弼。

生死鬼神之說。須是胸中見得灑落。世間所說。不得放過。一一教分明方得。若有絲毫疑未斷。將來被一

兩件礙著。未必不被異端搖動引去。答蕭仲乘。

箋註訓詁。學者雖不可使之溺乎此。又不可使之忽乎此。要當昭示以用功之實。而無忽乎細微之間。使之免溺心之病。而無躐等之失。答陸子壽。

力貴乎壯。工夫貴乎密。若不密。雖勝於暫。終不能持於久。答喬德瞻。

主一之功。艱難曲折甚多。要耐苦辛。長遠勿舍。則寢有味。答潘叔昌。

聖門教人。循循有序。始終條理。一毫潦草不得。答周穎叔。

周公欲代武王之死。只是渾全一個誠意。至誠可以回造化。有是理也。若金縢册祝之詞。則不無妄傳者。如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之類。意者金縢之事。則有之。而册祝之辭。則不傳矣。答俞秀才。

鬼神之說。六經所稱。莫非造化之迹。其德則誠而已。後世異說熾行。譎張爲幻。莫可致詰。流俗眩於怪誕。恍於恐懼。胥靡而從之。至於其說之窮。則曰焉知天地間無是事。委諸茫昧。於是交於幽明者。皆失其理。禮壞樂廢。浮僞日滋。所謂因其說而爲善者。亦莫非私利之流。亂德害教。孰此爲甚。題鬼神說後。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南軒文集一百單四條。今移爲附錄三條。移入橫渠學案一條。上蔡學案三條。

龜山學案一條。五峯學案一條。又一條。分作五峯語二條。又移入劉胡諸儒二條。玉山學案一條。晦

翁學案十四條。東萊學案六條。艮齋學案二條。止齋學案一條。滄洲諸儒二條。嶽麓諸儒二條。槐堂

諸儒二條。

附錄

孝宗初起。忠獻謫籍。都督諸軍事。卽奏先生書寫機宜文字。先生時年甫三十。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夙夜

凜凜直以君父之責爲己憂。閒以軍事入見。因進言曰。陛下上念祖宗之讎恥。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卽天理之所存也。願陛下勿怠此心。而親賢稽古以擴充之。則不惟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千古因循之弊亦庶乎其可革矣。帝異其言。

湯思退用事。務罷兵講和。金反乘隙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先生疏言我與金義不同。天日者雖嘗詔以縞素出師。而玉帛之使未嘗不躡其後。是以和戰之念雜於胸中。而至誠惻怛之心無以感格乎天人之間。際繼今以往。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遲以歲月。何功之不濟哉。

召爲吏部郎。時宰相方謂敵勢衰弱可圖。先生入見。孝宗曰。卿知彼中事乎。先生曰。不知也。曰。彼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先生曰。彼中之事。臣雖不知。然境內之事。則知之詳矣。帝曰。何事。對曰。比年諸道水旱民貧。而國家兵弱財匱。大小之臣又皆誕謾不足倚仗。正使彼中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帝默然久之。先生因言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于兩陳決機之日。爲今計之。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仇之義。顯絕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爲一事。又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使必勝之形。隱在目前。則雖三尺童子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帝爲之嘆息。哀諭以爲前始未聞此論也。

一日奏事。帝問天。先生曰。不可以蒼蒼者便爲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監觀。上帝臨汝。簡在帝心。一念纔不便。便是上帝震怒。

先生寢疾。微吟曰。舍瑟而作。敢妄事上之忠。鼓缶而歌。當盡順終之理。乃自作遺表。勸帝親君子。遠小人。

絕己偏公好惡拳拳不已云。

五峯先生與書曰。辱示希顏錄。足見稽考之勤。先賢之語。去取大是難事。文中子之言。誕漫不親切。揚子雲淺陋不精通。莊子坐忘費力。心齋支離家語。如不容。然後見君子亦未免於陋。

又曰。某意希顏錄如易論語中庸之說。不可瑕疵。亦須真實。見得不可瑕疵。然後可也。其他諸說亦須玩味於未精當中求精當。

嘗與朱子書曰。祈請竟出疆。顛倒絆悖。極可憂。某決求去。蓋會慶在近。不忍見大使之至也。

又曰。聞建寧書坊將孟子解已刻板。極皇恐。見今刪改不定。恐誤學者。兼亦甚不便。已移文漕司毀板矣。更望力主張。

又曰。舟中覺向來偏處。取所解孟子觀之。段段不可意。正當深培其本。

呂東萊與先生書曰。吾丈世道所繫。宜深體志未平之戒。朝夕省察。所存者果常不違乎。所感者果皆正乎。日用飲食之間。果皆不踰節乎。疏密生熟。歷歷可見。於此實用力焉。工夫自無不進之理。補

又與朱侍講書曰。張荊州從遊之士。往往不得力。不知何故如此。蓋荊州不能察人情虛實。其教未必能有益。中庸論盡己之性。盡人之性。工夫無窮如此。此豈追往事。亦要高明深勉之耳。補

又與陳同甫書曰。張荊州使不死。合整頓點檢處。尚多。至於不自是。不尙同。則相識中未見兩人也。補

又麗澤講義曰。張荊州教人以聖賢語言。見之行事。因行事復求之聖賢語言。補

朱子述行狀後曰。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精明。傾倒

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

又曰。公嘗有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廣前聖之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與。

又語類曰。南軒洙泗言仁編。得亦未是聖人說仁處。固是仁。然不說處。不成非仁。天下只有這個道理。聖人說許多說話。都要理會。豈可只去理會說仁處。不說仁處。便掉了不管。

陳龍川志何茂宏曰。朱元晦論張敬夫不惑於陰陽卜筮。雖奉其親以葬。苟有地焉。無適而不可也。天下之決者。何以過之。補

魏鶴山跋南軒與李季允帖曰。南軒先生受學五峯。久而後得見。猶未與之言。泣涕而請。僅令思忠清未得爲仁之理。蓋往返數四。而後與之。前輩所以成就後學。不肯易其言如此。故得其說者。啓發於憤悱之餘。知則真知行則篤行。有非俗儒四寸口耳之比。今帖所謂無急於成。乃先生以其所以教於人者教人。補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丹書敬義之訓。夫子於坤六二文言發之。孟子以集義爲本。程子以居敬爲先。張宣公謂工夫並進。相須而成。補

又曰。命不可委。故孟子言立命。心不可委。故南軒以陶淵明委心之言爲非。補

許魯齋曰。東萊嘗云。南軒言心在焉。則謂之敬。且如方對客談論。而他有所思。雖思之善。亦不敬也。才有

間斷便是不敬。

宗義案南軒之學。得之五峯。論其所造大要。比五峯更純粹。蓋由其見處高。踐履又實也。朱子生平相與切磋得力者。東萊象山南軒數人而已。東萊則言其雜。象山則言其禪。惟於南軒爲所佩服。一則曰。敬夫見識卓然不可及。從遊之久。反復開益爲多。一則曰。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表。近讀其語。不覺胸中灑然。誠可嘆服。然南軒非與朱子反復辯難。亦焉取斯哉。第南軒早知持養。是本省察。所以成其持養。故力省而功倍。朱子缺卻平日一段涵養工夫。至晚年而後悟也。

宗義又案南軒受教於五峯之日淺。然自一聞五峯之說。卽默體實踐。孜孜勿釋。又其天資明敏。其所見解。初不歷階級而得之。五峯之門。得南軒而有耀。從遊南軒者甚衆。乃無一人得其傳。故道之明晦。不在人之衆寡爾。

梓材案梨洲未及廣輯嶽麓二江諸儒學案。故有是語。

### 南軒講友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別爲晦翁學案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別爲東萊學案

忠定趙先生汝愚別見玉山學案

顯謨潘先生時別見元城學案

知州吳先生松年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縣令張先生杰別見玉山學案

### 南軒學侶

文節陳止齋先生傅良別爲止齋學案

胡季立先生大本別見五峯學案

知軍張先生寓附見嶽麓諸儒學案

### 監司呂先生陟

呂陟字昇卿零陵人也累官監司與南軒遊而受知於誠齋補

梓材謹案萬姓統譜作呂涉云楊誠齋萬里爲丞時因督租過其里往見之郡守問誠齋曰所過知有文才否答曰青桂里得一呂昇卿飽學之士即召致鄉校領發諸生即謝山補傳所謂受知於誠齋者列之誠齋之門可也蓋誠齋爲零陵丞時張魏公謫永南軒實從故先生得與南軒遊爾儒林宗派列先生於南軒之門誤矣謝山學案底本標南軒弟子亦數先生當係未爲補傳之筆也

### 南軒同調

宣簡趙先生不息別見晦翁學案

教授劉孝敬先生靖之

知州劉靜春先生清之並爲清江學案

忠定邱先生憲別爲邱劉諸儒學案

南軒家學楊胡三傳

張先生庶附師孫松壽子圮

張庶字晞顏。宣公再從子也。少爲忠獻公所愛。嘗曰。孝弟忠信。學之本。不然。雖工於文辭。無益也。又曰。讀書當潛心誠意。方有得。不可曠過時日。又曰。親良師。求益友。善言善行。敬信而力行之。先生再拜受教。而是時宣公已成醇儒。亦勉以黜浮崇實之說。先生遂師事之。大母孫氏。其姪曰松壽。有高行。蜀中所稱牧齋先生者也。天下士當其意者無幾。先生復問學焉。得其箋札規警之語。揭諸座右。而牧齋亦待之絕異。忠獻將官之會薨。不果。先生護喪歸長沙。因侍宣公者九年。講學嶽麓書院。先生執筆爲司錄。題曰南軒書院。而先生所私記者曰誠敬心法。宣公亦以忠獻之意欲官之。而遽卒。不果。紹熙三年。宣公弟杓以兵部尚書鎮襄陽。後溪劉文節公謂先生曰。尚書必成其父兄之志矣。然君老。尚爲吏邪。曷以予君子。先生曰。然。已而尚書果推恩。先生辭之。尚書曰。然則以而子來。先生雖諾之。終不告其子。又課之學二年。尚書申前言益力。乃遣其子圮就之。鶴山魏文靖公嘆曰。范宣子尚以世祿爲不朽。晞顏真知義利之分者邪。

補

梓材謹案。魏鶴山誌先生墓云。惟張氏遠有世緒。沂公文矩始徒綿竹。生成。舉賢良方正科。累贈太師。秦國公。生五子。長澥。以累舉恩得官。終從事郎監潭州南嶽廟。其季爲忠獻公。君則南嶽之孫。承事郎四川制置司幹辦公事。累贈朝散郎杓之子也。先生於忠獻爲從孫。故於宣公爲再從子。而其父名杓。宣公弟端明殿學士杓。亦有傳。寫作杓者。可知其誤矣。

直閣張拙齋先生忠恕

張忠恕字行父宣公弟端明杓子也。學者稱爲拙齋先生。以祖任入官。歷任至權發遣澧州籍田令。因輪對請廣言路。通下情。以太府丞權發遣湖州。以司農丞權發遣寧國府。忤監司奉祠。起知鄂州。凡所至皆有聲。入爲戶部右曹郎。首陳司馬光仁武之說。申之以進賢退不肖。賞功罰有罪。寧宗是之。次年賜對。極言時事。曰：數年以來。方內弗寧。山東之地旣歸。而未稟正朔。忠義之徒雖附。而左衽自如。得無之補。祇以示弱。而況殘金易酋。外示安靜。縱還俘掠。議遣行人。安知不以怠我。韃之來也。實與我使俱至。彼能使邊人獸駭鼠伏。則於我非必有畏慕之誠意。一與之盟。而嗣有難塞之請。則或從。或卻。皆足兆禍。海上之盟。厥監未遠。次言薦舉科墨之弊。互送苞苴之弊。苛斂虐征。賄訟粥獄。剽奪民產。勢所不免。請自朝廷之上。肅紀綱。以示觀聽。申憲度。以警貪媮。不然。天下之禍。有不可勝言者。理宗卽位。先生上書宰相。請取法孝宗。行三年之喪。曰：孝宗始自踐祚。服勤子職。凡二十有七年。今皇帝自外邸入繼大統。未嘗躬一日定省之勞。欲報之德。視孝宗宜有加。時宰相請太后同聽政。先生復貽書。謂英宗以疾。仁宗哲宗以幼。垂簾有不容已。欽聖出於勉強。故務從抑損。不避父名。不廢生日。不御前後殿。半載卽辭。今吾君長矣。姑援爲請。亦中策耳。先生蓋有深慮。而太后卒卻垂簾之請。集議廟制。先生謂九廟非古。今若升祔先帝。則十世之廟。防之今日。於禮無稽。遷將作監。寶慶元年。下詔求言。先生上封事。凡五千言。其一曰：天人之應。捷於影響。今自冬徂春。雷電非時。積陰久雨。西雪東淮。狂悖游興。邇者客星爲妖。太白晝見。正統所係。不宜諉之分野。二曰：人道莫先乎孝。而送死尤爲大事。自漢景並緣吏民釋服之語。忍薄其親。貽誚千載。惟我祖宗。

定爲宮中之禮。孝宗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於昔有光寧考以嫡孫承重，光宗雖有疾，未嘗不服喪宮中也。洎光宗上賓，則權餽方張，莫有言者。去秋禮侍受成，胥吏開端聽擇，未嘗以義折衷。今已不可追咎，而尙有當講者。蓋再期而祥，百寮始純服吉慶。元末年初議爲得，今若甫經練祭，雖朝臣一帶之微，亦不復有凶吉之別。則是三年之喪降而爲期，害理滋甚。況人主執喪於內，而羣工無異常日，是有父子而無君臣也。曩時德壽重華異宮，慮數蹕以煩民，故有五日一朝之制。今筵几在前，自可朝朝夕夕，而無故疏簡，臣所甚惑也。三曰：母后之賢，本朝爲盛。太后力卻垂簾之請，天下誦之。而慶壽前期，陛下吉服稱觴，播爲詩什。凡以寓頌禱者，惟恐不至。此世俗之見，而表儀天下者爲之乎？太后撫時觸物，追念所天，亦豈樂於受此。四曰：夫婦人倫，王化之基。陛下斬然在疚，大昏之議固未暇及。然非豫講夙定，竊恐俗說乘間而入，所望嚴取舍而正法度。廣詢謀而叶公議。五曰：陛下嗣服以來，濟王之恩禮自謂彌縫曲盡矣，而不留京師，徙之外邸，不擇牧守，混之民舍。一夫奮呼，闔城風靡，旋雖弭患，莫副初心。謂當此時，亟下哀詔，痛自引咎，優崇卹典，選立嗣子，則所以自處者庶或無憾，而造訛騰謗者亦無所致力。自始至今，率誤於含糊，而猶不是之思，臣所不解。六曰：近世儉佞之徒，凡正言直論，率指爲好名歸過。夫果好名歸過，則其自爲者非也。而人君實賴其忠，若首萌逆億厭惡之心，則言者莫不望風。此危國之鳩毒也。七曰：陛下御極之初，凡在名流，首被褒顯。然而命召所及，不過數人。方其未來，不加勉趣，迨其既至，無所咨訪。而況搜羅未廣，遺才尙多。經明行修如柴中行，陳孔碩，楊簡識高氣直如陳宓，徐僑，傅伯成，僉論所推。招來何緩。若精於史筆如李心傳，不俾與聞鉅典，他固未易徧舉。矧有不及知者乎。邇來世俗以名節爲矯激，以忠讜爲迂疏。

以介潔爲不通。以寬厚爲無用。以趣辯爲強毅。以拱默爲靖共。以迎合爲適時。以操切爲任事。正士不遇。小才日親。識者所憂。陛下安得付之悠悠。不以動心乎。八曰。近世士習日異。民生益艱。第宅之麗。聲伎之美。服用之侈。餽遺之珍。向來宗戚奄宦所間見者。今薦紳士夫殆過之。公家之財。視同己物。而猶未厭也。則薦舉獄訟。軍投吏役。僧寺道觀。富民巨賈。凡可以得賄者。無不爲。至其避譏媒進。往往分獻厥餘。欲基本之不搖。殆卻行而求前也。疏入。朝野傳誦。爭錄之。交口稱魏公有後。又以輪對述世父宣公之語。謂當求曉事之臣。不求辯事之臣。欲求仗節死義之臣。不求犯顏敢諫之臣。一日。問天子之學。諸臣爭言。天子之學。與人臣異。先生獨曰。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其要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曰修身。蓋正心以上。皆修身之事。齊家以下。則舉而措之。無二道也。後世乃有謂天子之學。與人臣異者。吁。其亦異乎。大學之道矣。先生素闇修世。不知所造之深。至是連入對。乃知其學。魏文靖公嘆曰。畢竟張氏子弟有真傳也。洪舜俞。丁文伯。皆求見焉。一時名流無不傾心。而枋臣積惡之。先生知不爲所容。請外。以直祕閣知贛州。次年。以朋比罷。先生歸。講學於嶽麓書院。益求爲己之功。志益厲。士之出湖湘者。皆從之遊。紹定三年。復官。晉直寶章閣。奉祠。請老。許之。是秋卒。得年五十有七。魏文靖公嘗曰。行父孜孜體國似魏公。撥煩剗劇似端明。而中年斂華就實。則有得於宣公之學。惜其不待年而卒也。補

祖望謹案中。與四大儒之後。先生最有光於世學。陸伯微呂喬年亦足並驅。乃有叨其先世之庇。得列清班。而不免有阿附史氏之誚。令人短氣。然則張氏之世澤長矣。

附錄

魏鶴山師友雅言曰。上初卽位。三從官輪日上殿。曹簡父陳正父喬壽朋皆說天子之學與士大夫不同。不謀而合爲此說。張忠恕行父對劄。卻云天子之學正與士庶人同。大學云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蓋自致知格物誠意正心爲修身之本。齊家治國平天下爲修身之用。天子至於庶人一也。畢竟有家學淵源云。

參軍張先生洽

張洽宣公孫也。父倬。早夭。宣公之亡。育於從祖端明。而學於端明之子。直閣參揚州司理軍事。有兄弟爭財者。諭之曰。訟於官。是吏胥之利也。冒法求勝。孰若全手足之愛。訟者感悟。後爲白鹿書院山長。昌明家學。學補

南軒門人

胡季隨先生大時

忠肅彭止堂先生龜年

文定吳畏齋先生獵

文清游默齋先生九言

莊簡游受齋先生九功並爲嶽麓諸儒學案

忠惠宇文顧齋先生紹節

進士陳平甫先生槩

楊雲山先生知章

知州李先生修己

通判張先生仕佺

知州范月舟先生仲黼

知州范雙流先生子長

范先生子該

知州范華陽先生蓀

知州宋彭山先生德之並爲二江諸儒學案

知軍曾先生集別見鷹山學案

修撰陳北山先生孔碩

正言襲先生蓋卿

縣丞吳先生必大

右司王東淵先生遇

朝請呂渭川先生勝己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通判傅曾潭先生夢泉

知州詹默信先生阜民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侍郎詹先生儀之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梓材謹案南軒弟子自別見諸學案及二江學案外並入嶽麓諸儒學案

南軒私淑

郡守趙中川先生昱

趙昱字希光衛文定公雄子也少苦學以司馬周程氏爲師嘗謂存天性之謂良貴充諸己之謂內富故漠然不以利祿動其心當是時南軒之教盛行蜀中黃兼山范文叔皆導其緒文定故嘗與南軒不咸以是兩家子弟其初不甚往還而先生獨與其高弟議論多合說者以爲呂正獻公之於范歐諸老爲親炙而先生之於南軒爲私淑然其善於親師取友則同也先是文定常爲孝宗言吳挺專制蜀已久雖名三軍其三軍僅當挺之偏裨陛下神武雖百挺何能爲然爲子孫萬世計不當如此孝宗是之及挺卒朝廷雖略行其言已而復以兵予吳氏先生性沖淡出仕二十餘年然歷任不滿三年及以廣安守家居無復宦情開禧丁卯吳曦之變作先生每念文定之言輒投身大慟或至氣絕初欲買舟順流而東賊以兵守夔門不克於是製大布之衣每有自關表避亂歸者輒號泣弔之貽書成都帥楊輔謂逆雛驕豎干亂天紀痛哉宗社哀哉蒼生此直愚駭無知爲敵所啗逆順昭然其下未必皆樂從也肘腋之間禍將自作事尙可爲因勸以舉義輔不能用先生遂絕粒浸臥疾不能起猶晝夜大號聲達於外置一劍枕間每舉欲自刺家人捍之不得間然竟以不食而卒俄而亂平吳文定獵疏上其事且乞以先生故追予其父恩澤



以昭世臣之賞。詔衛公賜諡文定。而先生亦予贈卹如制。讀鶴山魏公集。稱滄江虞氏之向道。審由先生而岳倦翁言其兼治養生術。或先生少年之所爲。與要其舍身取義。不愧先人。則真儒者也。宋史既不列之忠義。又不附之文定。傳末可爲太息。補

粹材謹案。謝山跋宋史趙雄列傳。述程史言先生事。與此傳略同。

提刑虞滄江先生剛簡

漕使程先生遇孫

祕書薛符谿先生紱

通判鄧先生諫從

提刑張亨泉先生方並見二江諸儒學案

文靖魏鶴山先生了翁別爲鶴山學案

常博李先生大有別見東萊學案

張學續傳

宗丞木先生天駿

木天駿字德遠。瑞安人也。少傳止齋之學。成嘉熙進士。教授永州。道出嶽麓書院。得聞南軒之教。遂心辭焉。日與諸生講明求仁之旨。累官建昌守。有聲。除大宗正丞卒。補

粹材謹案。嘉熙元年丁酉去止齋之卒。嘉泰三年癸亥。已三十五年。當是止齋再傳也。

張氏續傳

朝奉張先生唐

張唐潭人。廣漢張敬夫後也。景炎二年。與趙璠張虎熊桂劉斗元吳希奭陳子全王夢應起兵邵永間。復數縣。撫州何時等皆起兵。應文丞相明年十二月。丞相見執。先生與熊桂吳希奭陳子全兵敗被獲。死焉。參史傳。

梓材謹案。督府忠義傳載先生云。長沙人。先儒斌諸孫。官朝奉郎。謝山答諸生問。思復堂集帖。數宋儒講學家死節。云南軒之後。有唐是也。一統志仍湖廣舊志作張鐘。云衡山人。僕射浚之後也。益王卽位於揚州。詔天下勤王。鐘起兵衡州。移檄安化諸獠。得民兵數千。文天祥督兵梅嶺。相與接應。既而兵敗被執。元參政崔斌欲降之。罵曰。今日降。何以見我祖魏公於地下。殺之。觀其罵語。與督府忠義傳所載略同。其卽先生無疑也。宋史忠義傳九。有張鐘之目。而闕其傳。其作唐者。附見文丞相傳。蓋本一人。不復重載其傳耳。

張學之餘

隱君方明軒先生敏中

方敏中。巴陵人也。南軒先生嶽麓之教。身後不衰。宋之亡也。嶽麓精舍諸生。乘城共守。及破。死者無算。惜其莫可考見。先生當元世。私淑南軒之學。自年十二。輒通春秋厲志。以傳墜緒。書其室曰。明軒高尙不仕。從遊者教以克己爲要。顧其詳不可得聞。僅見臨川江漢敍錄而已。補

卷五十一

東萊學案表

呂祖謙	弟 祖儉	子 喬年
大器子 紫微從孫		從子 康年
白水玉山三 山芮氏門人		從子 延年
元城龜山譙 氏武夷橫浦		羊哲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舒衍 別見絜齋學案
再傳 涑水二程榮		張涓 別見慈湖學案
陽了翁廬山 和靖三傳	從弟 祖泰	
安定泰山濂 溪焦氏荆公	葉邽	
橫渠百源清 敏四傳	樓昉	
高平廬陵鄞 江西湖五傳	葛洪	
	喬行簡 並爲麗澤諸儒學案	
	趙悼 別見玉山學案	

輔廣

別爲潛庵學案

朱塾

別見晦翁學案

劉燾

劉炳

吳必大

王遇

陳孔碩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沈有開

潘友端

宋姓

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章用中

倪千里

並見止齋學案

舒璘

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袁燮

別爲絜齋學案

石斗文

石宗昭

陳剛 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丁希亮 別見水心學案

又六十三人並見麗澤諸儒學案

私淑李大有

宋濂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王禕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並呂學續傳

朱熹 別為晦翁學案

張栻 別為南軒學案

潘時 別見元城學案

並東萊講友

陳傅良 別為止齋學案

陳亮 別爲龍川學案

並東萊學侶

劉靖之

劉清之 並爲清江學案

邱宥 別爲邱劉諸儒學案

郭良臣 子澄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並東萊同調 子江

從子 溥

東萊學案

祖望謹案小東萊之學平心易氣不欲逞口舌以與諸公角大約在陶鑄同類以漸化其偏宰相之量也惜其早卒晦翁遂日與人苦爭并詆及婺學而宋史之陋遂抑之於儒林然後世之君子終不以爲然也述東萊學案梓材案是卷謝山修補詳盡其稿具存

林汪門人劉胡再傳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

呂祖謙字伯恭其先河東人後徙壽春六世祖申國文靖公自壽春徙開封曾祖東萊郡侯好問始居婺

州先生少時性極褊。後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有省。遂終身無暴怒。長從林拙齋汪玉山。胡籍溪三先生遊。與朱晦庵張南軒二先生友。講索益精。以祖致仕恩補將仕郎。登隆興元年進士第。又中博學宏詞科。歷太學博士兼史職。輪對勉孝宗以聖學。且言恢復規模。當定方略。當審召試館職。先是試者前期從學士院求問目。獨先生不然而文特典美。嘗讀陸象山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象山。人服其精鑑。父喪除奉祠。越三年除祕書郎。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先生嘗面對言曰。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倏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載。無纖毫之慮。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是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疾請祠歸。旋除直閣。主管武夷沖佑觀。病間。除著作郎。不就。添差浙東帥議。亦不就。主管明道宮。淳熙八年七月卒。年四十五。諡曰成。先生文學術業。本於天資。習於家庭。稽諸中原文獻之所傳。博諸四方師友之所講。融冶無所偏滯。晚雖臥疾。其任重道遠之意不衰。達於家政。纖悉委曲。皆可爲後世法。先是書肆有書曰皇朝文海。周益公必大言去取差謬。委館職銓擇。孝宗以命先生。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又修讀詩記大事記。皆

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圖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於世。雲濠案。四庫書目。收錄東萊春秋左氏傳說二十卷。春秋左氏傳續說十二卷。詳注東萊左氏博議二十五卷。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

謝山同谷三先生書院記曰。宋乾淳以後。學派分而爲三。朱學也。呂學也。陸學也。三家同時。皆不甚合。朱學以格物致知。陸學以明心。呂學則兼取其長。而復以中文獻之統潤色之。門庭徑路雖別。要其歸宿於聖人則一也。

麗澤講義補

聖作物觀。須詳體此意。吾胸中自有聖人境界。能反而求之。則常有應之者。克復歸仁是也。

履霜堅冰。蓋言順也。此句尤可警。非心邪念。不可順養。將去順養。去時直至弑父與君。飲酒順而不止。必至沈湎殺身。鬪狠順而不止。必至殺人。世俗所謂縱性。卽順之謂。懲忿窒欲。不順之也。

人惟中無所有。則必夸人以爲有。

今之爲學。自初至長。多隨所習熟爲之。皆不出窠臼外。惟出窠臼外。然後有功。

釋氏之湛然不動。道家之精神專一。亦近於有孚。只爲非在道以明。

隨六三。係丈夫。失小子。而又戒之曰。利居貞。蓋不能自守其正。而欲苟悅君子。便與諂小人無異。九五。孚於嘉吉。則雖無諂心。而慕用之心太過。見得君子無事不善。一切隨之。則亦非得中矣。爲桀紂。爲盜跖。皆以不能聽人之言。

天道有復。乃天行自然之道。人之善心發處。亦人心固有之理。天道復。便運行無間。而人心多泯沒。蓋以



私意障蔽。然雖有障蔽。而秉彝不可泯沒。便是天行無間之理。

多識前言往行。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而後德可畜。不善畜。蓋有玩物喪志者。

頤六五。不可涉大川。上九。利涉大川。六五。君也。上九。臣也。君當量力。臣當盡力。君當畏難。臣當徇難。君之患常在於太自任。臣之患常在於不自任。

君臣之間。君當求臣。臣不可先求君。

吾之性。本與天地同其性。吾之體。本與天地同其體。不知自貴。乃慕爵祿。所謂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咸其股。執其隨。

此理雖新新不息。然不曾離元來去處一步。所謂立不易方。

今世學者。病不在弱。只是小。

遜字是入道之門。

君子之攻小人。當攻其根本。苟不攻其根本。見小人在聚斂。則攻聚斂。在諂諛。則攻諂諛。在開邊。則攻開邊。則終不勝。小人所以爲根本。先能以左道壞人君之心術。故人君深信之。而攻之者。但攻其門庭。而不及其室。所以不勝。然則何以攻其根本。在正君心也。

此心之惑初解。不必汲汲驅迫。但順而治之。自然來復。然亦非任之如枯木死灰。其不息之誠。原未嘗頃刻停滯也。

參用君子小人。並非中道。以上易說。

看詩且須諷詠。此最治心之法。

看詩欲懲穿鑿之弊。只以平易觀之。然有意要平易。便非。

窒欲之道。當寬而不迫。譬治水。若驟遏而急絕之。則橫流而不可制。故人不禁欲之起。而速禮之復。漢廣之詩。已知游女之不可求。而猶思秣其馬。秣其駒。是不禁欲之起。終之以不可泳。不可方。是速禮之復。心一復。則欲一衰。至再至三。則欲亡而純乎理矣。

公孫碩膚。可見周公氣象大。雖處艱難之時。亦不能移。孟郊出門有礙。只是胸中自窄狹耳。

數問夜如何。其雖是勤。畢竟把來日做事底心。被他動了。人要心使事。不要事使心。宣王未免以事使心者。

人處憂患時。退一步思量。則可以自解。此乃處憂患之大法。

靈臺之詩。俯仰萬物之動。無不在太和之中。樞鏞之類。是樂之有聲者。濯濯鶴鶴之類。乃樂之無聲者。皆爲天地和氣所動。而不能自己。此詩氣象。非胸中廣大而無所偏累者。未易觀此。

東坡謂武王殺父封子。使武庚非人也。則可謂武庚當叛。是以世俗之心度古人。豈知禹立於舜之朝。不爲不孝。知此則知振鷺之詩。以上詩說。

伊川先生曰。後世事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師氏以媿詔王者。專以從容和緩。養君之德。不幸而君有過。則有保氏之官。蓋二官朝夕與王處。一則優游容與。以養君之德。不使有一毫矯拂。一則秉義守正。以止君之邪。不肯有一事放過。故人君既有所養。又有所畏。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若一於從容。則是有樂。

而無禮。一於矯拂。則是有禮而無樂。所以不可偏廢。

教國子以三德。三行。立其根本。固是綱舉目張。然又須教以國政。使之通達治體。古之公卿。皆自幼時便教之。以爲異日之用。今日之子弟。卽他日之公卿。故國政之是者。則教之以爲法。或失。則教之以爲戒。又教之。以如何整救。如何措畫。使之洞曉國家之本末源委。然後他日用之。皆良公卿也。自科舉之說興。學者視國事如秦越人之視肥瘠。漠然不知。至有不識前輩姓名者。一旦委以天下之事。都是杜撰。豈知古人所以教國子之意。然又須知上之人所以教子弟。雖將以爲他日之用。而子弟之學。則非以希用也。蓋生天地間。豈可不知天地間事乎。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自舜命夔教胄子。以此知五帝三王之政。無不由樂始。蓋陶冶之功。入人最深。動盪鼓舞。優游浹洽。使自得之。死則爲樂祖。祭於瞽宗。惟待之甚重。故責之不輕。所謂君子教思無窮。樂祖之祭。不特明尊師敬長之義。使之歸厚。亦當時教之入人也深。人不能忘。先王因人心祭之。與身沒教盡者不同。非特一時賴之。沒世亦賴之。所謂樂語。非特樂章。蓋以樂之理。見於言語之間者。便有感發人處。成周之學政不傳。所謂誦讀。不過尋行數墨。舉章句意思。迫切都無生意。所謂樂舞。古人動容周旋。無非至理。屈伸綴兆。皆不徒然。所謂四體不言而喻。後世此事都廢。然散在末技。流於鄭衛。鼓動波蕩。猶能使人。生起淫心。因此想像先王之樂語樂舞。安得不生起善心。以上周禮說。

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有問固當對。然須是虛心而受之。若率爾而對。自以爲能。便實了此心。雖有法言精語。亦不能受。子路所以被哂也。如曾子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此辭讓而對也。學者須以此禮涵。

養此心令熟。

人所以陷於小人者。多因要實前言。實前言。最是入小人之徑路。

秦漢以來。外風俗而論政事。

五帝憲老而不乞言。何也。當時風氣未開。人情醇厚。朝夕與老者親炙。觀其仁義之容。道德之光。自得於觀念。不言之際。所以不待乞言。三王雖不及五帝。然其問答之際。從容款曲。忠敬誠慤。亦與後世問答氣味不同。蓋尊老之至。不敢急迫叩問。伺閒乘暇。微見其端。而徐俟其言。其誠敬氣象可見。孔門惟顏子少有憲而不乞之意。子貢卽有不言何述之憂。

祖望謹案。鄉黨一篇。則孔門所得。亦不僅在乞言。

五帝三王名史曰。惇。尤有深意。大抵忠厚醇篤之風。本於前言往行。今之學者。所以澆薄。皆緣先生長者之說不聞。若能以此意反覆思之。則古人之氣味。庶猶可續也。

曲禮少儀。皆是遜志道理。步趨進退。左右周旋。若件件要理會。必有不到。惟常存此心。則自然不違乎禮。心有不存。則禮有時失。所謂遜志。如徐行後長。如灑掃應對。如相師。皆是遜志氣象。宵雅舊說爲小雅。大抵經書字不當改。

古人爲學。十分之中。九分是動容周旋灑掃應對。一分在誦說。今之學者。全在誦說。入耳出口。了無涵蓄。所謂道聽塗說。德之棄也。

未至聖人。安能無欠缺。須深思欠缺在甚處。然後從而進之。

發育峻極。而繼之以禮儀威儀。聖人之道如此。若無禮以行之。便是釋氏。以上禮記說。三年無改。須知事之害理傷義。則父在固將下氣幾諫。號泣隨之。豈以存沒二其心。是亦無改於父之道也。

見賢思齊。才有一分不如。便不是齊。見不賢內自省。如舜之聖。禹尙以丹朱戒之。此最學者日用工夫。然格其義。是聖賢地位。

總統一代謂之政。隨時維持謂之事。前漢之政。尙有三代之遺意。光武所設施。皆是事耳。前漢有政。後漢無政。

人必曾從克己上做工夫。方知自朝至暮。自頂至踵。無非過失。而改過之爲難。所以言欲寡過而未能。此使者非獨知蘧伯玉做工夫處。其自己亦必曾去做工夫過。有所體驗。非徒善爲辭命。不自夸張也。學者若才輕易發言語。便是不曾做工夫。

春秋之末。先王之澤將盡。高見遠識之士。多是不事王侯。高尙其事。以聖人論之。病痛便見。若以後世學者論之。荷蕢者之底蘊。亦未易窺。旣識聖人之心。且天下事皆是經意。曾去體量。知其深。又做不得。淺又做不得。與其他望風口說者不同。但心不虛耳。

後世人所見不明。或反以輕捷便利爲可喜。淳厚篤實爲遲鈍。不知此是君子小人分處。一切所見所爲。淳厚者雖常居後。輕捷者雖常居先。然一乃進而爲君子之路。一乃小人之門。而淳厚之資。或反自恨不如輕捷者。而與之角。則非徒不能及之。祇自害耳。以上論語說。

學者非特講論之際。始是爲學。聞街談巷語。句句皆有可聽。見輿臺皂隸。人人皆有可取。如此德豈不進。孔孟門人所見迥然不同。孔門弟子或失之過。然所見卻不狹。孟氏弟子只去狹處求。所以不得不嚴其教。

屈原愛君之心固善。然自憤怨激切中來。離騷一篇。始言神仙。中言富貴。終言遊觀。已是爲此三件動。故託辭以自解。而反歸於愛君。若孟子則始終和緩。

祖望謹案。屈原宗臣。非孟子比。東萊之言。微有未審。但屈原上不及箕子。下不逮劉向。則有之。父子之間。不責善。非置之不問也。蓋在乎滋長涵養其良心。

草芥寇讎之對。似覺峻厲無溫厚氣。蓋爲齊王待臣之薄。其言不得不然。然使孔子遇齊王。必有不動鋒芒。自然啓發之理。此卻是聖人事。

三王四事。皆於平常處看。惟孟子識聖人。故敢指日用平常處言之。揚子不識聖人。乃曰聰明淵懿。冠乎羣倫。把大言語來包羅。

祖望謹案。此乃水心譏中庸祖述憲章一條所本。

所主非人。終身陷於其黨。谷永是也。然亦自有轉移之理。故陳瑩中說。使王氏之門有負恩之士。則漢不至於亡。瑩中亦嘗因蔡卞所薦入朝。卻深排之。豈有終不可改者哉。雖然。有了翁之志。則可要之進身。不可不謹。

學者志不立。一經患難。愈見消沮。所以先要立志。

今人說好事不可放過。固是。然必待好事然後做。不知雞鳴而起。孳孳爲善。是甚事。自朝至暮。必有所用。小人中庸。不必加反字。小人自認無忌憚爲中庸。

孟子不與申韓辯。而與楊墨辯。蓋深明乎疑似之際。以上孟子說。

人不爲技能所使者難。吳起以此殺妻。

義理之上。不可增減分毫。

自古文武只一道。堯舜三代之時。公卿大夫在內。則理政事。在外。則掌征伐。孔子之時。此理尙明。冉有用。子有若劫舍。孔子亦自當夾谷之會。西漢猶知此理。大臣韓安國之徒。亦出守邊。東漢流品始分。劉巴輕張飛矣。

柳仲塗記其皇考嘗呼諸婦列堂下。言兄弟本是同生。只緣異姓。婦人入門。教壞丈夫。諸婦莫不戰慄。其意固是。然孝友非男子獨有。婦人獨無。使男子之性堅定。婦人自當感化。豈有反爲轉移之理。以上史說。國語釋詩。自古在昔。先明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此是古聖相傳。非一人之私言。如孔子告顏淵。仲弓亦非孔子自說。左氏云。志有之。克己復禮。仁也。又云。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曰志曰則。皆是古人相傳。乃知三代下。此氣脈不曾斷。

王湛年三十。宗族皆以爲癡。王述年三十。人或謂之癡。蓋其質厚。韜晦。爲學須質厚。

君臣之間。不是不可說話。此皆士大夫愛身太重。量主太淺。

殺數百萬生靈。亡數百年社稷。皆生於士大夫患失。

楊炎併租庸調爲二稅。此外不許誅求一錢。他卻不知保不得後來。大凡治財。最不可壞舊法。不可并省名目。

不愧屋漏。凡口然而心不然。念慮間有萌動。皆是辭受之際。辭不必與人商量。若受。卻宜商量。人二三十年讀聖人書。一旦遇事。便與里巷人無異。或有一聽老成人之語。便能終身服膺。豈老成人之言過於六經哉。只緣讀書不作有用看故也。

粹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南軒學案。

爲學須是一鼓作氣。間斷便非學。所謂再而衰也。用工夫人。纔做便覺得不是。覺得不是。便是良心處。兩不足之間。凡應和語。須對兩人皆可說。聽人語不中節者。擇其略可應一語。推說應之。

權職便當以正官自處。但不可妄有支用。

處家固不可不正。且肅然不可不放一分。以上雜說。

東萊遺集補

平時徒恃資質。工夫悠悠。殊不精切。於要處。或鹵莽領略。於疑滯處。或遮護覆藏。爲學不進。咎實由此。大概以收斂操存公平體察爲主。



觀史先自書始。然後次及左氏通鑑。欲其體統源流相接。國朝典故亦先考治體本末。及前輩出處。大致於大畜之所謂畜德。明道之所謂喪志。毫釐之間不敢不致察也。但恐擇善未精。非特自誤。亦復誤人。我方閒居。既非其同寮。又非其掾屬。義有所止。易傳隨孚於嘉義。最宜潛玩。蓋恐爲其樂善美意所移。易得侵過耳。又賓主資稟皆明快。則欠相濟之義尤易得侵過也。

儉德蓋凡事斂藏不放開之謂。

從前病痛良以嗜欲粗薄。故卻欠克治經歷之功。思慮稍少。故卻欠操存澄定之力。積蓄未厚而發用太遽。涵泳不足而談說有餘。

始欲和合彼此。而是非卒以不明。始欲容養將護。而其害反致滋長。屑屑小補。迄無大益。

著書與講說不同。止當就本文發明。使其玩索。引申太盡。則味薄而觀者不甚得力。若與學者講說。詳爲指示可也。以上與張荊州。

所以喋喋煩瀆。正欲明辨審問。懼有毫髮之差。初非世俗立彼我校勝負者。

大凡人之爲學。最當於矯揉氣質上做工夫。如懦者當強。急者當緩。視其偏而用力。以吾文英偉明峻之資。恐當以顏子工夫爲樣。轍回禽縱低昂之用。爲持養斂藏之功。斯文之幸也。

近時論議。非頽惰。卽孟浪。名實先後具舉。不偏者殆難乎其入。此有識者所深憂。

供職已月餘。風俗安常。習故之久。齟齬頗多。此皆誠意未孚之咎。惟日省所未至。不敢諉其責於人。邪說誠行。辭而闕之。誠今日任此道者之責。竊嘗謂異端之不息。由王學之不明。此盛彼衰。互相消長。莫



若盡力於此。此道光明盛大。則彼之消鑠無日。所以爲此說者。非欲含糊縱釋。黑白不辨。但恐專意外攘。而內修工夫反少。

向見論治道書。其間如欲仿井田之意。而科條州郡財賦之類。此固爲治之具。然施之當有次第。今日先務。恐當啓迪主心。使有尊德樂道之誠。衆建正人。以爲輔助。待上下孚信之後。然後爲治之具。可次第舉也。儻人心未孚信。驟欲更張。則衆口譁然。終見沮格。雖成功則天。本非君子所計。然於本末先後之序。爲有憾焉。不可不審也。今事雖已往。亦不得不論耳。

從遊亦有可望者否。根本不實者。所宜深察。往時固有得前輩言語警效。以藉口而行。則不掩焉。媚嫉者。往往指摘此輩。以媿悔吾道。紹興之初是也。雖有教無類。然今日此道單微。排毀者舉目皆是。恐須謹嚴也。

析理當極精微。雖毫釐不可放過。至於尊讓前輩之意。亦似不可不存。

前此雖名爲嗜學。而工夫泛漫。殊未精切。推原病根。蓋在徒恃資稟。觀書粗得味。卽不復精研。故看義理。則汗漫而不別白。遇事接物。則頹弛而少精神。今乃覺氣質粗厚。思慮粗少。原非主敬工夫。而聖賢之言。本末完具。意味無窮。尤不可望洋向若而不進也。

日用間精明新鮮。時節嘗苦不續。而弛惰底滯意思。未免閒雜。殊以自懼。主一無適。誠要切工夫。但整頓收斂。則易入於著力。從容涵泳。又多墮於悠悠。勿忘勿助。長信乎其難也。

良背之用。前說誠過高而未切。竊謂學者正當操存戒懼。實從事於夫子告顏子視聽言動之目。馴致不

已。然後可造安止之地。

君子動靜語默。雖毫釐間有未到處。要當反求其所以然。蓋事雖有大小。爲根本之病則一也。來教所謂本不欲如此。不得已而止之。或者漸近於自恕。而浸與初心不類乎。

講論形容之語。欲指得分明。卻恐緣指出分明。學者便有容易領略之病。而少涵泳玩索之功。其原殆不可不謹也。

學者所以徇於偏見。安於小成。皆是用功有不實。若實用功。則動靜語默。日用間自有去不得處。必悚然不敢安也。

學者氣質各有利鈍。工夫各有淺深。要是不可限以一律。正須隨根性。識時節。箴之中其病。發之當其可。乃善固有。恐其無所向望。而先示以蹊徑者。亦有必待其憤悱而後啓之者。

往來講論。一問一答。謂之無意嚮氣味。則不可。然歇滅斷續。玩歲愒日。終難見功。須令專心致志。絕利一源。凝聚停蓄。方始收拾得上。

論義理。談治道。闢異端。不容有一毫回避。屈撓。至說自己及朋友。只當一味斂縮。

往者臨安兩年。遇事接物。或躁率妄發。而失於不思。或委曲求濟。而失於不直。大抵誠意淺薄。將以動人。悟物。而手忙腳亂。出位踰節處甚多。憂患以來。雖知稍自懲艾。而工夫緩慢。向來病痛猶十存四五。今復遽從事役。夙夜自懼。未知所措。

已得地否。陰陽家說不足信。但得深密處可矣。

善類衰微。元氣漓薄。稍有萌動。正當扶接導養。雖如孔孟交際。苟善。未有不應之者。若到官後。或有齟齬。則卷舒固在我也。

比看易无妄傳云。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益悚然自失。因思去年給札。當時本意。欲得數月間。得對展盡底蘊。故事事未欲說破。緣此回互。卻多暗昧。此正易傳所謂邪心也。

致知力行。本交相發。學者若有實心。則講貫玩索。固爲進德之要。亦有一等後生。推求言語工夫。常多點檢。日用工夫常少。雖便略見髣髴。然終非實有諸己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訓誘之際。願常存此意。非謂但使之力行。而以致知爲緩。但示之者當有序。夫子亦有可以語上。不可以語上之別。保養奸凶。以擾善良。固君子之所恥。要當無忿疾之意。乃善。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若霜雪勝雨露。則不可也。

稟賦偏處。便使消磨得九分。觸事遇物。此一分依前張皇。要須融化得盡。乃可來諭。所謂未得力。只是用力猶未至耳。自己工夫緊切。則遊從者聽講論觀儀容所得。亦莫不深實矣。

當仁不讓。檢身若不及。兩句初不相妨。堅任道之志。而致察理之功。乃區區所望。

論學之難。高者其病墮於元虛。平者其末流於章句。二者之失。高者便入於異端。平者浸失其傳。猶爲惇訓。故勤行義。輕重不同。然要皆是偏。以上與朱侍講。

實有裨益。則不必躋之外見。事有次第。則不必人之遽乎。

消長安危所繫。當念茲在茲。無所不致其力。以上與周子充。

吾儕所以不進者。只緣多喜與同臭味者處。殊欠泛觀廣接。故於物情事理。多所不察。而根本滲漏處。往往鹵莽不見。要須力去此病。乃可。

行有不得者。當返求諸己。外有齟齬。必內有窒礙。反觀內省。皆是進步。不敢爲時異勢殊之說。以自恕。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吾儕所當兢兢。以上與劉子澄。

前日紛紛。不必猶置胸次。回首既無甚愧怍。隨時恬養足矣。至於明辨曲直。此乃在位者之責。或遲或速。順聽之而已。

人情法意經旨。本是一理。豈有人情法意皆安。反不合經旨者。勉之。以上與潘叔玠。

謹思明辨。最爲急務。自昔所見少差。流弊無窮者。往往皆高明之士。

近思爲學。必須於平日氣稟資質上驗之。如滯固者疏通。顧慮者坦蕩。智巧者易直。苟未如此轉變。要不得力。

在我者果無徇外之心。其發必有力而不可禦。至於周旋調護。宛轉入細。正是意篤見明。於本分條路。略無虧欠。若有避就回互籠絡之心。乃是私意。此毫釐之際。不可不精察也。

義理無窮。才智有限。非全放下。終難湊泊。然放下。正自非易事。

私意之根。若尚有秒忽未去。遇事接物。助發滋長。便張皇不可翦截。其害非特一身。

公私之辨。尤須精察。

喜事則方寸不凝。是故擇義不精。衛生不謹。以上與陳君舉。

學者自應本末並舉。若有體而無用。則所謂體者。必參差鹵莽無疑。然特地拈出。卻似有不足則夸之病。如歐陽永叔喜談政事之比。

處大事者。必至公。血誠相期。然後有濟。若不能察人之情。而輕受事任。或雖知其非誠。而將就借以集事。到得結局。其敝不可勝言。

辭章古人所不廢。然德盛仁熟。居然高深。與作之使高濬之使深者。則有間矣。願更留意於此。

登高自下。發足正在下學處。往往磊落之士。以爲鈍滯細碎而不精察。

後生可畏。就中收拾得一二人。殊非小補。要須帥之以正。開之以漸。先醇厚篤實。而後辯慧敏銳。則歲晏刈穫。必有倍收。

意外少撓。要是自反進德之階。更願益加培養。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愛之。

井渫心惻。正指汲汲於濟世者。所以未爲井之盛。蓋汲汲欲施。與知命者殊科。孔子請討見卻。但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孟子雖有自任氣象。亦云。吾何爲不豫哉。殆可深玩也。

祖望謹案。此蓋諷同甫之累上書。

春初之舉。習常守故者。自應怪駭。然反觀在我。亦未得爲盡無憾。觀論語說知及之上。更有所謂守。所謂泄。所謂動。節次階級猶多。此話甚長。

比嘗患子子小諒者。或畏避太甚。而善意無人承領。遂至消歇。或隔限太嚴。而豪俊無以自容。遂自飛揚。惟篤於忠厚者。視世間盎然無非生意。故能導迎淑氣。扶養善端。蓋非概以爲近厚語言也。然於此蓋有

則焉。又須精察，不可侵過也。

天資之高，得氣之清，其所以迎刃破竹者，何莫非此理。不知其所自，則隨血氣盛衰。此一段精明，不能常保。論至於是，則所謂克己者，雖若陳言，要是不可易耳。

百圍之木，近在道隅，不收爲明堂清廟之用，此將作大匠之責耳。如彼木者，生意濯濯，未嘗不自若也。惟冀益加寬裕，從容自頤。

偶記荀子論儒者進退處，有一句云：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似有味。畎澮之水，涓涓安流，初何足言。唯三峽九河，抑怒濤而爲伏槽，循岸乃可貴耳。

顏子犯而不校，淮陰侯俛出跨下路徑，雖不同，都欠不得。幸深留意，諺曰：赤梢鯉魚，就齧鬚裏浸殺。陳拾遺一代詞宗，只被射洪令斷送，事變豈有定哉。

著書大是難事，雖高明之資，亦不可不有餘不敢盡之語。以上與陳同甫。

賢士大夫，蓋有學甚正，識甚明，而其道終不能孚格遠近者，只爲實地欠工夫。與陳正己。

靜多於動，踐履多於發用，涵養多於講說，讀經多於讀史，工夫如此，然後能可久可大。與葉正則。

門內若尚有可媿，外雖奮振束勵，終於無力。應物涉事，步步皆是體驗處。若知其難而悉力反求，則日益精明。若畏其難而日益偷惰，則向來意思，悉冰消瓦解矣。習俗中易得汨沒，須常以格語法言，時時洗滌，然此猶是暫時排遣，要須實下存養克治體察工夫，真知所止，乃有據依，自進進不能已也。以上與郭養正。

持之以厚。守之以默。與蚤仲至。

散漫歛滅。學者同病。嘗記胡文定有語云。但持敬十年。自別。此言殊有味。大抵目前學者。用功甫及旬月。未見涯涘。則已逡巡退卻。不復自信。久大德業。何自而成。經曰。念終始典於學。曰。冥升。利于不息之貞。曰。仁者先難而後獲。正謂學者多端。顧慮者衆。一意勇往者少。故每倦倦於此也。與周允升。

日用間不須著意。要坐卽坐。要立卽立。凡事如常。便是完養。若有意。則是添一重公案矣。覺有忿戾。始須消平。覺有凝滯。始須開豁。病至則服藥。不必預安排也。涵泳義理。本所以完養思慮。正恐舊疾易作。自涵泳而入於研索。自研索而入於執著。或反爲累。靖節不求甚解。雖其淺深未可知。要是不尋枝摘葉也。毀不滅性。禮經所戒。兼古今人氣稟厚薄亦自不同。如疏食水飲之類。更當量體力所宜。不可使致疾病。仁人之事親如事天。一毫不用其極。則非事天之道。如昔人薦芟之類。皆以私事親。非以天事親。喪禮廢弛已久。若曰親族未安。習俗未喻。則向日同堂共講。滕文公問喪一章矣。蓋在己而不在人也。行實須削去浮華。直書事實。若有增飾。則心已不誠。非所謂事親如事天也。

喪禮今人所謂觸礙掣肘。不得專制之語。最爲害事。蓋遇事望風。以此等語言自恕。則因循苟且。無一事可爲矣。要當反己盡誠。極力以感動之。是心人所均有。安有不動者。彼之未動。乃我誠未至之明證也。憂患中最是進德處。深味自致之語。識情性之極。而以哀敬持之。則心之本體。斯常存矣。

燒丹事。適以問張守。乃其內人虛怯。附蘭溪醫者。燒一兩耳。傳聞過實。乃如是。然益知居人觀瞻之地。尤須事事警省。渠甚感見愛之意也。



葬地但得深穩高燥。不必太求備也。緩葬。春秋所深譏。略去拘忌。乃易就。不拯其隨之義。固由有所制。然必可隨者始隨之。亦必盡所以拯之者。非未嘗拯而遽隨也。天地間何物不有。要皆丕冒太和之內。胸次須常樂易寬平。乃與本體不相違背。日來圭角突兀之病。雖去。而媮惰因循之病。復易生。每切自警。不問在朝在野。職分之內。不可媮惰。職分之外。不可侵越。自然日用省力。

講論治道。不當言主意難移。當思臣道未盡。不當言邪說難勝。當思正道未明。工夫到此。必有應也。以上與潘叔度。

爲學工夫。涵泳漸漬。玩養之久。釋然心解。平帖的確。乃爲有得。天高地厚。鳶飛魚躍之語。恐發得太早。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百事安穩。無違情拂志。而可以成就。則君子當滿天下。惟其不然。所以貴於用心剛而進學勇。以上答潘叔昌。

切要工夫。莫如就實。深體力行。乃知此二字甚難。而有味。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而已。不敢他咎。以上與喬德瞻。

前書所論甚當。已嘗爲子靜詳言之。講貫誦釋。乃百代爲學通法。學者緣此支離泛濫。自是人病。非是法病。見此而欲盡廢之。正是因噎廢食。然學者徒能言其非。而未能反己就實。悠悠汨汨。無所底止。是又適所以堅彼之自信也。誠深思之。

論致知則見不可偏。論力行則進當有序。並味此兩言。則無籠統零碎之病。以上與邢邦用。

大凡人資質各有利鈍。規模各有大小。此難以一律齊。要須常不失故家氣味。所向者正。所存者實。信所當信。恥所當恥。持身謙遜。遇事審細。如此則雖所到或遠或近。要是君子路上人。與內弟曾德寬。坐談常覺從容。臨事常覺迫切。乃知學問無窮。當益思所未至。居官臨事。外有齟齬。必內有窒礙。蓋內外相應。毫髮不差。只有反己二字。更無別法。以上與戴在伯。

欲求繁冗中不妨課程之術。古人每言整暇二字。蓋整則暇矣。微言淵奧。世故崢嶸。愈覺工夫無盡。嘗思時事所以艱難。風俗所以澆薄。推其病源。皆由講學不明之故。若使講學者多其達也。自上而下。爲勢固易。雖不幸皆窮。然善類既多。氣餒必大。薰蒸上騰。亦有轉移之理。雖然。此特憂世之論耳。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所性不存。此又當深致思也。

思索不可至於苦。玩養不可至於慢。

承上接下。最是親切工夫。呂與叔所謂嚴而不離。寬而有閑。殊有味。

持養之久。則氣漸和。氣和則溫裕婉順。望之者意消忿解。而無招拂取怒之患矣。體察之久。則理漸明。理明則諷導詳款。聽之者心喻慮移。而無起爭見卻之患矣。更須參觀物理。深察人情。以試驗學力。若有窒礙齟齬。卽求病源所在。而鋤去之。

知猶識路。行猶進步。若謂但知便可。則釋氏一超直入如來地之語也。

所謂無事者。非棄事也。但視之如早起晏寢。飢食渴飲。終日爲之而未嘗爲也。大抵胸次常令安平和豫。則事至應之。自皆中節。心廣體胖。百疾俱除。蓋養生養心同一法。

房族間事當盡誠。委曲曉譬感切之。尤須防爭氣。若有毫髮未去。則招拂激怒。所傷者多矣。若事果不可爲。當體不可貞之義。此必誠意已盡。自反已至。方可。

敬字固難形容。古人所謂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兩語當深體。

收斂凝聚。乃是大節目。至於察助長之病。乃是節宣之宜。以上與學者及諸弟。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東萊遺集一百二十八條。今移爲附錄三條。移入景迂學案二條。周許諸儒一

條。武夷學案一條。五峯學案一條。玉山學案二條。晦翁學案四條。南軒學案三條。艮齋學案五條。止齋學案二條。龍川學案一條。又二條與復齋學案覆出。刪之。又移入象山學案二條。清江學案一條。

### 附錄

壽皇喜看莊老。蓋德壽之餘風。儒臣多以此箴規。而東萊言之尤切。以爲當讀中庸大學之書。不當流於

異端。補

嘗與汪端明書曰。劉子澄傳道尊意。是時以四方士子業已會聚。難於遽已。今歲悉謝遣歸。

祖望謹案此卽象山謂伯恭在衰經中。而戶外之屢恆滿者也。南軒亦嘗問朱子曰。伯恭聚徒。世多議其非者。觀此條。則先生因玉山之言而止。亦善改過者。

又與朱侍講書曰。某以六月八日離輦下。五日而張丈去國。羣陰崢嶸。陽氣斷續。理自應爾。然以反己之義論之。則當修省進步處甚多。未可專咎彼也。

又曰。請祠便養。未報而有召試之命。已復申前請矣。儻得如志。閉戶爲學。殊爲僥倖。或敦迫而出。亦唯以

心之所安。條對然後徐度進退之宜。要之所學未成。輕犯世故。招尤取累。不若退處之爲得也。向來一出。始知時事益難平。爲學工夫益無窮。而聖賢之言益可信。

張南軒與先生書曰。尊兄於尋常人病痛。往往皆無之。資質固美。然若只坐在此上。卻恐頽墮少精神。惟析夫義理之微。而致察於物情之細。每存正大之體。尤防己意之偏。擴而充之。則幸甚。

又曰。去年閒從學者甚衆。某殊謂未然。若是爲舉業而來。先懷利心。豈有利上誘得就義之理。但舊已嘗謝遣。後來何爲復集。今次須是執得定。亦非特此事。大抵老兄平日似於果斷有所未足。時有牽滯。流於姑息。雖是過於厚。傷於慈。爲君子之過。然在他人視我。則觀過可以知仁。在我則終是偏處。仁義常相須。義不足則仁亦失其正矣。

又與朱元晦書曰。伯恭真不易得。向來聚徒頗衆。今歲已謝遣。然渠猶謂前日欲因而引之以善道。某謂來者既爲舉業之故。先懷利心。恐難納之於義。大抵渠凡事似於果斷有所未足。

又曰。伯恭近來於蘇氏父子亦甚知其非。向來渠亦非助蘇氏。但習熟元祐間一等長厚之論。未肯誦言排之。今頗知此爲病痛矣。

又曰。伯恭愛弊精神於閒文字中。徒自損何益。如編文海。何補於治道。於後學。

又答陸子壽書曰。伯恭亦坐枉費心思處。多以上補。

朱子曰。文鑑編得泛然。亦見得近代之文。如沈存中律曆一篇說渾天亦好。

又曰。文鑑編康節詩。不知怎生地那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底詩。卻不編入。

又曰。向見說左氏之書。極爲詳博。然遣辭命意。亦頗傷巧矣。

又曰。博雜極害事。伯恭日前。只向雜博處用功。卻於要約處。不會子細研究。如閩範之作。旨意極佳。

又曰。伯恭之學。大概尊史記。不然。則與陳同甫說不合。同甫之學。正是如此。

又曰。其學合陳君舉。陳同甫二人之學。問而一之。永嘉之學。理會制度。偏考究其小小者。惟君舉爲有所長。若正則。則渙無統紀。同甫則談論古今。說王說霸。伯恭則兼君舉同甫之所長。

又曰。伯恭講論甚好。但每事要鵠圖說作一塊。又生怕人說異端俗學之非。護蘇氏尤力。以爲爭較是非。不如斂藏持養。

又曰。伯恭無恙時。愛說史學。身後爲後生輩糊塗說出。一般惡口小家。議論賤王尊霸。謀利計功。更不可聽。

又哭之曰。嗚呼。伯恭有善龜之智。而處之若愚。有河漢之辯。而守之若訥。胸有雲夢之富。而不以自多。辭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此固今之所難。而未足以議兄之髣髴也。若乃孝友絕人。而勉勵如弗及。恬淡寡欲。而持守不稍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爲訐。秉義以飭躬。而恥爲介。是則古之君子。尙或難之。而吾伯恭猶欲然而未肯。以自大也。蓋其德宇寬洪。識量閎廓。既海納而川渟。豈澄清而撓濁。矧涵濡於先訓。紹文獻於故家。又隆師而親友。極探討之幽遐。所以稟之既厚。而養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粹。宜所立之甚高。亦無求而不備。故其講道於家。則時雨之化。進位於朝。則鴻羽之儀。造辟陳謨。則宣公獨御之對。承詔奏篇。則右尹祈招之詩。上方虛心而聽納。衆亦注目其敷施。何遭時之不遂。遽縈疾而言歸。慨一臥以三年。

尙左圖而右書。閒逍遙以曳杖。恍沂上之風雩。衆咸喜其有瘳。冀卒摠其素蘊。否則傳道以著書。抑亦後來之程準。何此望之難必。奄一夕而長終。增有邦之殄瘁。極吾黨之哀恫。嗚呼哀哉。我實無似。兄辱與遊。講摩深切。情義綢繆。粵前日之枉書。尙粲然其手筆。始言沈痼之難除。猶幸死期之未卽。中語簡編之次第。卒誇草樹之深幽。謂昔騰牋而有約。盡今命駕以來遊。欣此旨之可懷。悼訃車而偕至。考日月之幾何。不且暮之三四。嗚呼伯恭而遽死邪。吾道之衰。乃至此邪。

問東萊之學。朱子曰。伯恭於史。分外子細。於經卻不甚理會。常有人問他忠恕。楊氏侯氏之說孰是。他卻說公如何恁地不會看文字。這箇都好看來。他要說爲人謀而不盡心爲忠。傷人害物爲恕。恁地時方說不是。門人曰。他是相戲。浙間一種史學。故恁地曰。史學甚易。只是見得淺。

李微之曰。伯恭以進文鑑爲陳騭所詆。其後侂冑方以道學爲禁。史臣亦據騭言詆之。然伯恭旣爲辭臣。醜詆自當力遜職名。今受之非矣。直卿亦以予言爲然。補

葉水心習學記言曰。東萊呂氏歿。陳亮祭之曰。孔氏之家法。儒者世守之。得其蘊而遺其精。則流而爲度。數刑名。聖人之妙用。英豪竊聞之。徇其流而忘其源。則變而爲權譎縱橫。蓋嘗欲整兩漢而下。庶幾復見三代之英。方夜半之劇論。歎古來之未曾。夫孔氏亦豈於家法之外。別有妙用。使英豪竊聞哉。亮嘗言程氏易傳。似桓玄起居注。呂氏黽勉答之。所謂夜半劇論者。呂氏嘗笑以爲自知非豪傑。被同甫差排。做蓋難之也。補

陳北溪張呂合五賢祠說曰。南軒守嚴。東萊爲郡文學。是時南軒學已遠造。猶專門固滯。謂湖湘性無善

惡之說。及晦翁痛與反覆辯論。始翻然爲之一變。無復異趣。東萊少年豪才。貌視斯世。何暇窺聖賢門戶。謂東萊留心文辭。及聞南軒一語之折。愕然屏去。故習道紫陽。沿濂洛。以達鄒魯。雖於南軒所造有不齊。要不失爲吾名教中人。視世之竊佛學以自高。屹立一家門戶。且文聖賢之言以蓋之。以爲真有得乎千古心傳之妙。誤學者於誠淫邪遁之域。爲吾道之賊者。豈不相萬邪。補

祖望謹案。朱張呂三賢同德同業。未易軒輊。張呂早卒。未見其止。故集大成者歸朱耳。而北溪輩必欲謂張由朱而一變。呂則更由張以達朱。而尙不逮張。何尊其師之過邪。呂與叔謂橫渠棄所學以從程子。程子以爲幾於無忌憚矣。而楊龜山必欲謂橫渠無一事不求教於程子。至田誠伯則又曰。橫渠先生其最也。正叔其次也。弟子各尊其師。皆非善尊其師者也。詆陸氏亦太過。

魏鶴山師友雅言曰。人而無禮。不亦禽獸之心乎。聖人不會有此等語。東萊於臯陶朕言惠下。說孟子既云三自反。乃有禽獸之語。孟子有鋒稜。孔子口中無之。補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呂成公謂爭校是非。不如斂藏收養。

又曰。乾文言曰。寬以居之。朱子謂心廣而道積。程子易小畜傳曰。止則聚矣。呂成公謂心散則道不積。充拓收斂。當兩進其功。並補

黃東發曰。鈔曰。東萊先生以理學。朱張鼎立爲世師。其精辭奧義。豈後學所能窺其萬分之一。然嘗觀之。晦翁與先生同心者。先生辯詰之不少。怨象山與晦翁異論者。先生容下之不少。忤鵝湖之會。先生謂元晦英邁剛明。而工夫就實入細。殊未易量。謂子靜亦堅實有力。但欠開闊。其後象山祭先生文。亦自悔鵝

湖之會集。粗心浮氣。然則先生忠厚之至。一時調娛其間。有功於斯道。何如邪。若其講學之要。尤有切於今日者。學者不可不亟自思也。蓋理雖歷萬世而無變。講之者每隨世變而輒易。要當常以孔子爲準的耳。孔子教人以孝弟忠信躬行爲本。至子思則言誠。至孟子則言性。已漸發其祕。視孔子之說爲已深。至濂溪則言太極。至橫渠則言太虛。又盡發其祕。視子思孟子之說爲益深。一議論出一士習變。至晦庵先生出。始會萃濂洛之說。以上達洙泗之傳。取本朝諸儒議論之切於後學者。爲近思錄。然猶以無極太極陰陽造化冠之篇首。則亦以本朝之議論爲本也。東萊先生乾道四年規約。以孝弟忠信爲本。明年規約。以明理躬行爲本。至其題近思錄卷首。則謂陰陽性命。特使之知所嚮。講學具有科級。若躡等陵節。流於空虛。豈所謂近思。嗚呼。學者可以觀矣。補

東萊講友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別爲晦翁學案

宣公張南軒先生栻別爲南軒學案

顯謨潘先生時別見元城學案

東萊學侶

文節陳止齋先生傅良別爲止齋學案

文毅陳龍川先生亮別爲龍川學案

東萊同調



教授劉孝敬先生靖之

知州劉靜春先生清之並爲清江學案

忠定邱宗卿先生審別爲邱劉諸儒學案

將仕郭先生良臣

郭良臣字德鄰東陽人官將仕郎橫浦弟子欽止從兄也創西園書院延師教授一如欽止石洞之規子

澄江皆好學參隆慶東陽志

東萊家學劉胡三傳

忠公呂大愚先生祖儉

呂祖儉字子約金華人成公之弟也受業於成公如諸生監明州倉將上會成公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爲違年先生必欲終期喪朝廷從之詔違年者以一年爲限自先生始淳熙壬寅至官去以丁未凡六年時明州諸先生多里居慈湖開講於碧沚沈端憲講於竹洲絜齋則講於城南之樓氏精舍惟舒文靖以宦遊出先生以明招山中父兄中原文獻之傳其於諸講院無日不會也甬上學者遂以先生代文靖亦稱爲四先生而滕德粹爲鄞尉朱文公語之曰彼中有楊袁沈呂可與語也寧宗卽位歷大府丞時韓侂胄用事正言李沐論右相趙忠定罷之先生上疏論救貶韶州安置後移筠州卒朱子與書曰熹以官則高於子約以上之顧遇恩禮則深於子約乃今子約獨舒憤懣觸羣小而蹈禍機其愧嘆深矣先生報書曰在朝行聞時事如在水火中不可一朝居使處鄉閭理亂不知又何以多言爲哉著有大愚集諡忠修

謝山呂忠公祠堂碑文曰。忠公之言。吾鄉爲司庾故。不得有所設施。但傳其屏去倉中淫祠一事。深寧志之。四明七觀。而是時正甬上奎婁光聚。正學大昌。忠公以明招山中父兄。中原文獻之傳。左右其間。其功無所見於官守。而見之講學。忠公之集。雖不傳。然猶散見於永樂大典中。予欲鈔其與諸先生論學之文。而未得。顧讀忠公吾鄉之詩。弔景迂之祠。式清敏之里。求了翁寓齋之遺。想見其一往情深。乃自元訖明。以至於今。竟無有以溪莠薦及忠公者。是則甬上文獻之衰。可爲長太息者矣。禮於釋奠之制。必求之其鄉之先師。不然者。則有合也。有合者。謂其鄉無足以當先師之享。則合之他鄉之近。而可溯者。今甬上之先師。楊袁舒沈其人。可謂盛矣。而愚謂當以忠公合之。以其同講學於鄞久。並列於先師之座。無歉也。

又奉臨川帖子五曰。考大愚東王季和詩云。晁景迂大觀庚寅冬。爲四明船場。後七十有餘年。某適以倉氏之職。至此間。而王兄季和亦來作景迂官。相與訪問舊蹟。尙有可考。偶成數語。東季和并呈叔晦。其詩有曰。鄞江舊有船司空。小江晚望江之東。竭來海頭四閱月。塵埃滿袖生穉種。是大愚初至明之作。其時慈湖方參佐浙西帥幕。廣平教授徽州絜齋。以進士尉江陰。獨叔晦以國正家居。故往還者不及三君。其遊候濤山記曰。壬寅之冬。逐祿海東。距海六十里。友人潘端叔主定海簿。相約偕遊。未果。今年夏四月。端叔因謝子暢自臨安至。會於太白鄞山之間。刻日康炳道兄弟會於王季和家。李叔潤方居敬史丞相之幼子。開叔楊希度偕行。舒元英亦與其徒諸葛生來。東萊卒於辛丑。大愚以壬寅冬之官。正合期喪服滿之期。元英則廣平弟也。其題慈溪龍虎軒詩云。年來世路轉蹉跎。

跽正大中庸論愈多。出本無心歸亦好。何須胸次自干戈。似屬大愚將去明之作。大愚之走銓也。本傳言平園方爲丞相。招之不往。宰輔表平園自西樞入中書。在淳熙丁未春二月。而朱子答大愚書曰。對班在何時。今日旣難說話。而疏遠尤難。且只收斂人主心念是第一義。題注在丁未冬十一月。是大愚之赴任以壬寅。其去官以丁未。首尾六年。

### 附錄

子約問主忠信之言。後於不重則不威。其意如何。朱子答曰。聖賢所言爲學之序。例如如此。須先是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捉扶持起來。不如今人動便說正心誠意。卻打入無形影無稽考處去也。

### 監嶽呂先生祖泰

呂祖泰字泰然。文靖公夷簡五世孫。寓常之宜興。性疏達。尙氣誼。學問該洽。徧遊江淮。交當世知名士。論世事無所忌諱。慶元初。忠公以言事移置瑞州。先生徒步往省之。留月餘。語其友王深厚曰。梓材案厚當作原。說見麗澤諸儒學案。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未敢以累吾兄也。及忠公歿。貶所嘉泰初。周益公降少保致仕。先生乃詣登聞鼓院。上書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爲國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勳勞者也。立僞學之禁。逐汝愚之黨。韓侂胄自尊而卑朝廷。一至於此。願亟誅侂胄。以周必大代之。書出。中外大駭。有旨拘管連州。右諫議程松與先生友。懼爲所連。奏請杖黥竄遠方。乃杖之百。配欽州牢城收管。先生知必死。無懼色。旣至府廷。尹爲好語誘之曰。誰教汝共爲章。先生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邪。先生曰。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

乃病風喪心耳。先生既貶，道出潭州。錢文子爲醴陵令，私贖其行，侂冑誅，朝廷詔雪其冤，特受迪功郎監南嶽廟，喪母無以葬，至都謀於諸公，得寒疾，索紙書曰：吾與吾兄共攻權臣，今權臣誅，死不憾，獨吾生還，無以報國，且未能葬吾母，爲可憾耳。乃卒。尹王合齋柩爲具，斂歸葬焉。參史傳。

東萊門人

主簿葉先生邦

軍守樓迂齋先生昉

端獻葛先生洪

文惠喬先生行簡並爲麗澤諸儒學案

司直趙先生焯別見玉山學案

朝奉輔傳貽先生廣別爲潛庵學案

中散朱先生塾別見晦翁學案

文簡劉雲莊先生燾

侍郎劉先生炳

縣丞吳先生必大

右司王東湖先生遇

修撰陳北山先生孔碩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直閣沈先生有開

潘先生友端

鹽事宋西園先生姓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章先生用中

侍講倪先生千里並見止齋學案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正獻袁絜齋先生燮別爲絜齋學案

知軍石先生斗文

侍從石先生宗昭

教授陳先生剛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少詹丁先生希亮別見水心學案

梓材謹案東萊弟子自別見諸學案外並入麗澤諸儒學案

### 東萊私淑

常博李先生大有

李大有字謙仲東陽人也大同之兄私淑三先生之學嘗以輪對上疏略曰國朝自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本於正心修身至於致君行道近世張栻朱熹呂祖謙闡而大之而義理益明自慶元權臣創道學名

以排之。而士始有以其說爲不足學者。其能者又求之於科舉。而幸中於剽竊。願召宿儒。推明儒先之訓。扶植治本。而師儒之官。亦以此意風厲作成。毋徒爲襲取利祿計。聞者是之。

雲濠謹案。先生慶元二年進士。官至太常博士。卒。魏鶴山誌其墓。

### 郭氏家學

主簿郭先生澄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 參軍郭先生江

郭江字伯山。東陽人。良臣子。葉水心謂其本有佐世材用。既習熟師友大旨。芒銳銷盡。不復伸吐云。後官管押三江袋鹽監。穿山破鹽場。旣貽軍錄事。參軍以卒。參葉水心集。

梓材謹案。陳同甫志何夫人杜氏墓云。女適同邑郭江。江兄弟爲東方學者。

### 郭先生溥

郭溥字伯廣。良臣猶子。亦創南湖書院。參隆慶東陽志。

大愚家學劉胡四傳。

### 呂先生喬年

呂喬年字巽伯。金華人。忠公長子。沈端憲壻也。亦賢者。能守家學。補

梓材謹案。先生繫齋稱其克肖厥父。議論勁正不阿。

### 進士呂先生康年

呂康年成公猶子。諸講學子孫。惟呂氏未墜。先生甲戌廷對。真文忠公欲置之狀頭。同列以其言中書之務多觸時政。固爭不從。遂自甲置乙。文忠太息爲之開雕。補

梓材謹案。嘉定七年甲戌。距成公之卒淳熙八年辛丑。已三十四年。則先生蓋受學大愚者。

### 寺丞呂先生延年

呂延年字伯愚。成公之子。縉雲羊哲師之。參括蒼彙紀。

梓材謹案。王氏崇炳撰成公本傳。言成公一子曰延年。成公之卒也。甫三歲。官至寺丞。先生不及受學於成公。蓋亦得之大愚也。

### 大愚門人

舒先生衍別見繫齋學案

張先生渭別見慈湖學案

寺承門人劉胡五傳

羊先生哲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 呂學續傳

文憲宋潛溪先生濂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忠文王華川先生禕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卷五十二

良齋學案表

薛季宣

從子 叔似 郭澄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徽言子  
袁氏門人

陳傅良 別爲止齋學案

二程 武夷  
再傳

徐元德

安定 濂溪  
三傳

王栴

泰山四傳

沈有開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樓鑰 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象先合齋學侶

鄭伯熊

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鄭伯英

附見周許諸儒學案

劉夙

劉朔

並見艾軒學案



並良齋講友

葉適 別爲水心學案

陳亮 別爲龍川學案

並良齋學侶

張淳

良齋同調

敖繼公 倪淵

忠甫  
續傳

楊維禎

鄭真

別見深  
寧學案

趙孟頫

別見  
雙峯

學案

### 良齋學案

祖望謹案。永嘉之學統遠矣。其以程門袁氏之傳爲別派者。自良齋薛文憲公始。良齋之父學於武夷。而良齋又自成一家。亦人門之盛也。其學主禮樂制度。以求見之事功。然觀良齋以參前倚衡言。

持敬則大本未嘗不整然。述良齋學案。梓材案。梨洲原本合下止齋爲永嘉學案之二。自謝山始別。是卷爲良齋學案。下卷爲止齋學案。

袁氏門人程胡再傳

文憲薛良齋先生季宣

薛季宣字士龍永嘉人。父徽言。梓材案。先生父爲胡文定高弟。詳見武夷學案。先生年十七辟爲荆南書寫機宜文字。獲事袁道潔。慨問道潔以義理之辨。道潔曰。學者當自求之。他人之言善非吾有道潔之學。自六經百氏下至博奕小數。方術兵書無所不通。先生得其所傳無不可措之用也。召爲大理寺主簿。除大理正。出知湖州。改常州。未上卒。年四十。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先生著有書古文訓義。詩性情說。春秋經解指要。大學說。論語小學約說。伊洛禮書補亡。伊洛遺禮。通鑑約說。漢兵制。九州圖志。武昌土俗編校。離陰符山海經風后握奇經。

百家謹案。汝陰袁道潔。慨問學於二程。又傳易於薛翁。已侍薛於宣器之。遂以其學授焉。季宣旣得道潔之傳。加以考訂千載。凡夫禮樂兵農莫不該通。委曲真可施之實用。又得陳傅良繼之。其徒益盛。此亦一時燦然學問之區也。然爲考亭之徒所不喜。目之爲功利之學。

良齋浪語集

夫道之不可邇。未遽以體用論。見之時措。體用宛若可識。卒之何者爲體。何者爲用。卽以徒善徒法爲體用之別。體用固如是邪。上形下形。曰道曰器。道無形舍器將安適哉。且道非器可名。然不遠物則常存乎。

形器之內。昧者離器於道。以爲非道。遺之。非但不能知器。亦不知道矣。下學上達。惟天知之。知天而後。可以得天之知。決非學異端遺形器者之求之見。禮儀威儀。待夫人而後行。且苟不至德。誰能知味。日用自知之謂。其切當矣乎。曾子曰。且三省其身。吾曹安可輒廢檢察。且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古人事業。學不至此。恐至道之不凝。此事自得。則當深知。殆未可以言之也。以同甫天資之高。檢察之至。信如有見。必能自得諸心。如曰未然。則凡平日尙論古人。下觀當世。舉而措之於事者。無非小知。諛聞之累。未可認以爲實。第於事物之上。習於心。無適莫。則將天理自見。持之以久。會當知之。洪範無黨無偏。大學不得其正。眞萬病之鍼石。獨無意於斯乎。答陳同甫書。

粹材謹案。梨洲所錄浪語集六條。其第一條與朱晦翁書移入安定學案。

自大學之不明。其道散在天下。得其小者。往往自名一家。高者淪入虛無。下者凝滯於物。狂狷異俗。要非中庸。先王大經。遂皆指爲無用。滔滔皆是。未易奪也。故須拔萃豪傑。超然遠見。道揆法守。渾爲一途。蒙養本根。源泉時出。使人心悅誠服。得之觀感而化。乃可爲耳。此事甚大。旣非一日之積。又非盡智窮力所到。故聖人難言之。後世昧於誠明明誠之分。遂謂有不學而能者。彼天之道。何與於人之道。致曲未盡。何以能有誠哉。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之說。雖非聖人優之柔之。使自求之意。學者於此從事。思過半矣。顏氏之子。其過與怒。寧與人異。不可及處。正在不以怒遷。不以過貳一節。法守之事。此吾聖人所以異於二本者。空無之學。不可謂無所見。迄無所用。不知所謂不二者爾。未明道揆。通於法守之務。要終爲無用。灑掃應對進退。雖爲威儀之一。古人以爲道無本末者。其視任心而作。居然有閒然云文。

武之道。具在方策。其人存。其政舉。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要須自得之也。學不至於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竟亦何用。有如未辨澡心藏密。莫若去故去智。古人讀書百遍。其義自見。未易以淺近奪。信能反復涵泳。會當有得。得之大小。則繫乎精誠所至。時文稱於一經之內。有一言之悟。則六經之義粲然矣。不可以人廢言也。與沈應先書。

某竊嘗喜易。讀之將數百過。而弗知其際也。夫以先天之卦。見之三畫。重易之象。繫之六爻。天地之大。昆蟲之細。與夫聖人之道。先王之治。君子小人之事。工師卜祝之流。幽而鬼神。遠而造化。凡有可推之數。可形之象。可行之事。靡不備在此書。微若書不可言。亦求斯得之矣。六經之義。於易備焉。以爲通疑動字。足以盡之。則太極之體。未嘗動也。以爲定足以周之。則作易之道。變爲占。是皆本諸吾身。參諸天地。擬諸變化。可由而不可測者。某安足以知之。不知易而施諸民。猶宵行而瞽者也。思得通儒而與之論。未之能得。執事不以某爲不肖。惠然辱枉臨之。詒我以書。縱言而及於易也。惟學有倫。有要。執事其知之矣。善乎書之論政體也。曰當仁明而通變。舍是則爲姑息。爲苛察矣。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此黃帝堯舜之治。某何德以堪之。高山仰止。敢不欽服訓誨。雖然。切有必酬之誼。故某謹布其腹心。今夫煦煦之仁。察察之明。而後有姑息苛察之事。信能仁並天地。明等日月。則何二弊之能有。某學也未造乎此。其能憶二儀二曜之仁明。若夫易之通變。後世失之遠矣。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苟知變而不知止。則必若晉人之爲通。大傳有之。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變通之道。盡此贊矣。復張人傑學論書。

巧匠不世生。其法具乎規矩繩墨。聖人不世出。其言在乎易禮詩書。然則易禮詩書。與夫規矩繩墨。往之

所以貽後。今之所以求古也。卽規矩繩墨以爲方員。雖非巧匠。而巧匠之制作。於是乎在。由易禮詩書以趨禮義。雖非聖人。而聖人之精微備於吾身。學者爲道而舍經。猶工人而去其規墨也。雖有工倕之指。其能制器乎。論語直解序。

吾道貫一而無方。老氏致虛而無極。若釋氏則歸空而無物矣。三者若同。而偏反若霄壤之卑高。孟氏於孔氏之門。爲有功。其氣豪而辭辯。無聲無臭。豈其然乎。比而同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讀其書而知其旨。能內參諸其心。仰觀聖人之形容。察其像似。而自識其真僞。從而爲取舍焉。不隨波於末流。真好學者也。妄意如此。明者必有以辨之。直解序附言。○補

記有之曰。人莫知苗之碩。莫知子之惡。言蔽物也。有己而蔽於物。則古之性情。與今先儒之說。未知其孰通。信能復性之初。得心之正。豁蔽以明。因詩以求序。則反古之說。其殆庶幾乎。序反古詩說。○補

易繫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其言蓋有敝觀之。以理無晦也。說者或謂河圖洛書。本皆無有。聖人爲此說者。以神道設教也。是非唯不知聖人直不達。不言而化之義。烏足與校。是非理道哉。或者又以爲當伏羲之時。河嘗出龍馬負圖。自神農至於周公。洛水皆出龜書。此則似是而非。無所考徵。就龍龜之說。成無驗之文。自漢儒啓之後。世宗之徵引釋經。如出一口。而聖人之道。隱巫史之說。行後世。暗君庸夫。亂臣賊子。據之假符命。惑匪彝。爲天下患者。比比而是。聖人憂深慮遠。肯爲此妖僞殘賊哉。蓋亦有其說也。傳註求其事。而弗得。於是託渙漫以駕其游誣。雖知惑世害人。不暇恤也。且聖人之作易。仲尼固嘗已於大傳詳之。大傳無文。其可鑿以胸臆。就如其說垂象爲象。降自天乎。走嘗竊痛之。

爲反覆以思之者更歲推之久。究之至而後乃得之。傳不云乎。伏羲氏之作易也。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觀鳥獸之文。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圖書之說。從可知矣。夫易之有卦。所以縣法也。畫卦之法。原於象數。則象數者。易之根株也。河圖之數。四十有五。乾元用九之數也。洛書之數。五十有五。大衍五十之數也。究其始終之數。則九實尸之。故地有九州。天有九野。傳稱河洛皆九曲。豈取數於是乎。春秋命歷序河圖帝王之階。圖載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讖緯之說。雖無足深信。其有近正。不可棄也。信斯言也。則河圖洛書。乃山海經之類。在夏爲禹貢。周爲職方氏所掌。今諸路閏年圖經。漢司空輿地圖地理志之比也。按山海經所言。皆地之物產。鳥獸蟲魚草木之屬。其古史職方之意。與仲尼所言。幾不外是。其曰河洛之所自出。川師上之之名也。走不能遠引。請以官儀爲徵。凡古今官書之所爲名稱者。必以某官司某郡國。自是而後。具其職官。如春秋他國之事。漢官府上尙書。其傳於人書於史。亦第稱某所行某事。言某事上某事。而於其職事皆略。聞者皆斷然不惑者。以官師郡縣必有主之者。非能自爾也。然則圖書爲川師上。何獨至古而惑之哉。或曰。是則然矣。圖與書奚辨。曰。圖書者。詳略之云也。河源遠。中國不得而包之。可得而聞者。其形之曲直源委之趨向也。洛源在九州之內。經從之地。與其所麗名物。人得而詳之。史闕其所不知。古道然也。是故以書言洛。河則第寫於圖。理當然耳。昔者周天子之立也。河圖與大訓並列。時九鼎亦寶於周室。皆務以辨物象而施地政。所謂據九鼎按圖籍者也。仲尼作於周末。病禮樂之廢壞。職方之職不舉。所謂發歎鳳圖者。非有他也。龜龍之說。果何稽乎。第觀垂象之文。其義可以自見。河圖洛

宗義案永嘉之學。教人。就事上理會。步步著實。言之必使可行。足以開物成務。蓋亦鑒一種閉眉合眼。矇矓精神。自附道學者。於古今事物之變。不知爲何等也。夫豈不自然而馴致其道。以計較億度之私。蔽其大中至正之則。進利害而退是非。與刑名之學殊途而同歸矣。此在心術輕重。不過一銖。茫乎其難辨也。

附錄

張南軒與呂伯恭書曰。士龍正欲詳聞其爲人。事功固有所當爲。若曰喜事功。則喜字上煞有病。又答先生書曰。聞欲招陳君舉來學中。此固善。但欲因程文而誘之讀書。則未正。今日士子耳剽口誦。用資進取。轉趨於薄。此極害事。

呂東萊與朱侍講書曰。薛士龍歸途道此。留半月。向來喜事功之意頗銳。今經歷一番。卻甚知難。雖尙多當講畫處。然胸中坦易無機械。勇於爲善。於田賦兵制地形水利。甚下工夫。眼前殊少見。其比義理不必深窮之說。亦嘗叩之。云初無是言也。

又曰。士龍坦平堅決。所學確實有用。甚虛心。方欲廣咨博訪。不謂止此。又與陳同甫書曰。士龍所學。固不止於所著書。但終尙有合商量處。

艮齋講友

文肅鄭景望先生伯熊。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判官鄭歸憇先生伯英。附見周許諸儒在案。

著作劉先生夙

正字劉先生朔並見艾軒學案

艮齋學侶

文定葉水心先生適別爲水心學案

文毅陳龍川先生亮別爲龍川學案

艮齋同調

監獄張忠甫先生淳

張淳字忠甫永嘉人也。五試禮部不中。授特奏名官。棄去。養母。或薦之朝。祿以監獄。先生以爲徒費縣官俸。歷三任不食祿。亦不書考。居母喪無不與士喪禮合。間爲族姻治喪亦斷。斷持古制。時爲文章銘人墓。有諷有勸。皆不虛書。負其學自刻苦。忍窮以死。爲人嚴重。深博善忍。事鎮物絕。有材智。抑不使出。其爲止齋所述如此。攻媿亦嘗述其言曰。今之仕者皆非出於古之道。或問之曰。始至則朝拜。遇國忌則引緇黃而薦在天之靈。古有之乎。是以雖貧不願祿也。嗚呼。先生斯言可謂得禮之精。而能以之自持。豈徒考度數之末文者哉。永樂大典中有古禮十七卷。釋文一卷。識誤三卷。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作釋說一卷。則先生所校定也。補

謝山永嘉張氏古禮序曰。宋中興藝文志謂儀禮旣廢。學者幾不復知有此書。忠甫始識其誤。則是經在宋。當以忠甫爲功臣之首。又曰。永嘉自九先生而後。伊川之學統在焉。其人才極盛。宋史不爲



忠甫立傳。故其本末闕然。獨見於陳止齋所作墓志。乃知其與薛士龍鄭景望齊名。固乾淳間一大儒也。

艮齋家學程胡三傳。

文節薛象先先生叔似。

薛叔似字象先。其先河東人。後徙永嘉。遊太學。解褐。國子錄。對論稱旨。遷太常博士。未幾。孝宗自除先生左補闕。論劾首相王淮去位。光宗受禪。抗疏。金人使名未正。不宜遽納其使。上奮然開納。除將作監。出爲江東運判。俄以諫臣論罷。主管冲佑觀。累除秘書監。權戶部侍郎。提舉太史局。尋兼樞密都承旨。以劉德秀疏罷。起知贛州。移廬州。召除在京宮觀。兼國用司參議官。奏蠲兩浙身丁錢。歷除兵部尚書。宣撫使。時韓侂胄開邊。先生亦以功業自期。而委任失當。以言者論奪職罷祠。侂胄誅。再謫福州。久之。許自便。嘉定十四年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恭翼。改諡文節。先生雅慕朱子窮道德性命之旨。談天文地理鍾律象數之學。有稿二十卷。參史傳。○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有薛文節公集。蓋本永樂大典。

粹材謹案先生爲艮齋兄子。浪語集有與象先姪書。

附錄

水心祭薛象先曰。彼建安之裁量。外永嘉而弗同。幸於公而無疑。亦莫知其所從。

艮齋門人

文節陳止齋先生傳。良別爲止齋學案。

教授徐先生元德

徐元德字居厚瑞安人也。艮齋弟子。淳熙進士。爲福建軍學教授。身先矩矱。爲多士倡。已而添差通判徽州。誠齋楊文節公狀其治行以薦。曰：具官東浙名儒。朝列正士。持論鯁挺。特立不阿。徽州倅乃員外置。凡州郡迎輅之數。廚傳之儀。皆無故實。出於創爲。緜叢者如挈攜囊衣。則有傲僕之弊。如下儋宴集。則有折俎之弊。率爲緡錢者數百。元德問之故府。咸曰：無之。則舉而付之郡庠。以爲養士之費。於是民皆知其廉潔。江東一路。徵最多訟。使者皆以委元德審決。元德一一繙閱文案。至忘寢食。吏牘山積。迎刃而解。於是民皆稱其明斷。欲望聖慈。特賜陞擢。晉知通州。先生精於考索。周官制度精華二十卷。前半乃止齋。後半皆先生之筆也。補

附錄

呂東萊與陳同甫書曰：徐居厚極有立作。士人中殊難得。

又曰：居厚病知已平復。但渠須是調伏得性氣。然後養生處世。方少齟齬。不然。憂未艾也。

祕監王合齋先生柎

王柎字木叔。號合齋。故順州人。石晉以其地入契丹。徙永嘉。乾道丙戌進士。爲婺州推官。孝宗嘗疑諸州上供有滲漏。漕司遽令婺州增斛二萬。守以下不敢爭。先生言：今苗畝七升。羅四十餘千。較他郡已重。又無故增二萬。何以共命。新守周權以書奏之。孝宗愕然曰：朕未嘗加賦也。由是凡議滲漏者皆免。移台州。能決冤獄。知績溪縣。積錢買田爲新塘六十八。塌六。浚舊陂百頃。歲無憂旱。監進奏院太常寺簿。以僞學

罷知江陰軍。蔡涇者江海之交也。淤闕先生開渠港五百餘里。漕運以通。民事妖神。巫故爲陰廡。複屋。詭其像設。先生鞭巫撤祠。壞像而民以安。召爲大理丞。禮部員外郎。初周益公在政府。招先生。旣見。清談之外。絕無所言。至是蘇師旦欲見之。許以遷。先生曰。吾義不交匪人。寧止於此。鄧友龍議北伐。援以爲助。曰。前日有發策者。驟用矣。先生力言無草草。國與身且俱不利。友龍曰。何怯也。竟取宣撫去。出先生提舉江東常平茶鹽。兼知池州。先生言池州城甚惡。何以待敵。請城之不報。乃募得緡錢八萬。請自城之。又不許。乃補其穿穴。深其濠。抽兵嚴備。池人得少安。召爲吏部郎。國子司業。祕書少監。兼侍左郎。韓侂胄死。緣坐者多。先生言無使滋蔓。執政善之。不能用。錢相象祖雅慕先生。欲進用之。忌者因罷先生。以撼錢。先生奉祠。而錢亦不安其位矣。起知贛州。諭其耆老曰。元祐黨籍。贛人一十有四。何多君子也。汝曹勉之。課桑麻。清鹽禁。提刑者惡之。復毀先生祠。贛人雪涕留之。不得。賦詩而別。先生少與永嘉諸公同學。及仕於台。寮屬如尤遂。初樓攻媿。以及彭子復。石應之輩。皆相砥礪。崖峭孤特。不輕徇物。尤工於文。所著有王祕監詩文集共二十卷。補○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王合齋集十六卷。詩四卷。

粹材謹案。劄記又一條云。王柑字和叔。永嘉人。嘗以經世之學授樓攻媿。考攻媿跋汪季路所藏邵康節觀物篇云。余始在永嘉。得先天方圓二圖於薛象先叔似。傳皇極經世之書於王木叔相。是和叔卽木叔也。又案謝山補傳。謂先生少與永嘉諸公同學。學案原表亦列先生於艮齋之門。當是也。直閣沈先生有開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薛王學侶程胡四傳

主簿郭先生澄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王氏門人

宣獻樓攻媿先生鑰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忠甫續傳

教授敖先生繼公

敖繼公字君善。長樂人。後寓家吳興。築一小樓。坐臥其中。冬不爐。夏不扇。日從事經史。初仕定成尉。以父任當補京官。讓於弟。尋擢進士。對策忤時相。遂不仕。益精討經學。嘗以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卽今儀禮也。生之傳旣不存。而王肅袁準孔倫陳銓蔡超宗田僧紹諸家註。亦未流傳於世。鄭康成舊註儀禮。疵多醇少。學者不察。因復刪定。取賈疏及先儒之說。補其闕。猶未足。附以己意。名曰儀禮集說。凡十七卷。成宗大德中。以江浙平章高彥敬薦。雲濠案高彥敬一作高顯卿。擢信州教授。未任而卒。從黃氏補本錄入。儀禮集說自序

儀禮何代之書也。曰周書也。先儒皆以爲周公所作。愚亦意其或然也。何以言之。周自武王始有天下。然其時已老矣。未必暇爲此事。至周公相成王。始制禮作樂。以致太平。故以其時考之。當是周公之書。又以其書考之。辭意簡嚴。品節詳備。非聖人莫能爲也。然周公此書。乃爲侯國而作。而王朝之禮不與焉。何以知其然也。書中十七篇。冠昏相見。鄉飲鄉射。士喪。旣夕。士虞。特牲。饋食。凡九篇。皆言侯國之士禮。少牢。饋食。上下二篇。皆言侯國之大夫禮。聘食。燕大射。四篇。皆言諸侯之禮。唯覲禮一篇。則言諸侯朝天子之禮。

然主於諸侯而言也。喪服篇中言諸侯及公子大夫士之服詳矣。其間雖有諸侯與諸侯之大夫爲天子之服。然亦皆主於諸侯與其大夫而言也。然則聖人必爲侯國作此書者何也。夫子有言曰。夫禮必本於天。殺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冠昏射御朝聘。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以此言證之。則是書也。聖人其以爲正天下之具也與。故當是時。天下五等之國。莫不寶守是書而藏之。有司以爲典籍。無事則其君臣相與講明之。有事則皆據此以行禮。又且頒之於國。以教其人。此有周盛時。所以國無異禮。家無殊俗。兵寢刑措。以躋太平者。其以是乎。其後王室衰微。諸侯不道。樂於放縱。而憚於檢束。於是惡典籍之不便於己。而皆去之。則其彙之受於王朝者。不復藏於有司矣。彙之藏於有司者。或私傳於民間矣。此十七篇之所以不絕如線。而幸存以至今日也。或曰。此十七篇爲侯國之書。固也。其本但如是已乎。抑或有亡逸而不具者乎。曰。是不可知也。但以經文與其禮之類考之。恐其篇數本不止此。但經之言士禮特詳。其於大夫。則但見祭禮。而昏喪無聞焉。此必其亡逸者也。公食大夫禮云。設洗如饗。謂其如公饗大夫之禮也。而今之經。乃無是禮焉。則是逸之也明矣。又諸侯之有覲禮。但用於王朝耳。若其邦交。亦常有相朝相饗相食之禮。又諸侯亦當有喪祭禮。而今皆無聞焉。是亦其亡逸者也。然此但以經之所嘗言禮之所可推者知之也。況其間又有不盡然者。由此言之。則是經之篇數。不止於十七。亦可見矣。記有之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所謂經禮。卽十七篇之類也。其數乃至於三百者。豈其合王朝與侯國之禮而言之與。若所謂曲禮。則又在經禮之外者。如內則少儀所記之類是也。先王之世人無貴賤。事無大小。皆有禮以行之。蓋以禮有所闕。卽事有所遺。故其數不容不如是之多也。去古旣遠。而其所存者。乃不能十一。

可勝歎哉。繼公半生遊學，晚讀此書，沈潛既久，忽若有得。每一開卷，則心目之間，如親見古人而與之揖讓周旋於其際。此書舊有鄭康成註，然其疵多而醇少，學者不察也。今輒刪其不合於經者，而存其不謬者，意義有未足，則取疏記或先儒之說補之，又未足，則附以一得之見焉。因名曰儀禮集說，其於初學之士，未必無小補云。

梓材謹案：敖先生傳黃氏補本，列李俞諸儒學案，蓋以其爲儀禮之學，繫之忠甫續傳，以明宋元兩朝禮學之不絕有自云。

敖氏門人

主簿倪文靜先生淵

倪淵字仲深，烏程人。生而卓異，精敏絕人。既長，刻意聖賢之學。三山敖先生繼翁深於三禮，而尤善易。先生從之遊，於節文度數之詳，辭變象占之妙，靡不博考洞究，用薦署本郡儒學錄。調杭州學正教授，湖州教授，累考入流，授太平路當塗縣主簿。時長官皆以放免去，先生獨理縣事，延祐初，經理田土，考覈多失，其實賦斂不均，公私咸以爲患。先生分畫編次，以爲圖籍，出其隱匿而去其增加，二稅乃如期而集，歲適大祲，民以狀言災傷，郡戒縣勿受。先生爭之不得，卽解印求去。郡遣吏謝，且以檢視之事悉委之。先生躬履阡陌，不避其勤，民賴以甦。以年垂七十致仕，少嘗從星官歷翁治其術，運算尤精。既老於家，杜門罕與人事接，潛心於易，著易集說二十卷，圖說序例各一卷，參黃文獻集。

文敏趙松雪先生孟頫別見雙峯學案

倪氏門人敖氏再傳

縣尹楊鐵崖先生維楨

楊維楨字廉夫諸暨人。雲濠案見清江所作傳云。世爲紹興山陰縣人。泰定丁卯進士。授天台尹。罷去。張士誠據浙西。屢使求致。不能屈。明太祖登位。敦迫至京。作老客婦謠以見意。笑而遣之。還淞江。卒。先生初遊甬東。得黃氏日鈔歸。學業日進。居鐵崖山下。自號鐵崖。先生好吹鐵笛。亦號鐵笛子。與人交無疑貳。尤喜接引後生。識不識稱爲長者。惜不得大用。然亦以是得肆力於文章。崖鐫野刻。布列東南。宋景濂有言曰。元之中世。有文章鉅公。起於澗河之間。曰鐵崖先生。聲光殷殷。摩戛霄漢。撫其論撰。如覩商敦周彝。雲雷成文。而寒茫橫逸。奪人目睛。於詩尤號名家。震蕩凌厲。神出鬼沒。其文中之雄乎。所著諸集通數百卷。參兩浙名賢錄。

粹材謹案先生爲倪處士墓志云。維楨爲文靜先生門生也。又云。某父事先生。則先生嘗及倪氏之門。

楊氏門人敖氏三傳

教授鄭先生真別見深寧學案

卷五十三

止齋學案表

陳傅良

從弟說

長齋鄭氏芮氏門人

蔡幼學

子範

傳袁氏徐氏再

周端朝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傳二程武夷三

李元白

別見廣平學案

傳安定濂溪四

曹叔遠

泰山五傳

呂聲之

呂沖之

章用中

陳端己

林頤叔

林淵叔

沈昌

洪霖

朱黼



胡時

高松

倪千里

虞復

徐雲

黃章

袁申儒

林子燕

吳漢英

吳琚

沈體仁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胡大時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沈有開

別見徐陳諸儒學案

趙希鎔

木天駿 別見南軒學案

止齋續傳

陳武

芮氏門人

陳謙

黃度

子章 見上止齋門人

周南 別見水心學案

徐誼

別爲徐陳諸儒學案

薛叔似

別見艮齋學案

鄭鑑

並止齋學侶

唐仲友

別爲說齋學案

錢文子

別見徐陳諸儒學案

戴溪

胡大時

並止齋同調

周爽 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止齋學案

祖望謹案。永嘉諸子皆在良齋師友之間。其學從之出。而又各有不同。止齋最稱醇恪。觀其所得。似較良齋更平實。占得地步也。述止齋學案。梓材案。序錄原底有云。止齋實從良齋分派。而非弟子。是謝山不以標目薛氏門人爲然。然考良齋浪語集末卷所載行狀云。乾道九年。門人迪功郎新泰忻州教授陳傅良狀。則先生故薛氏門人。又案蔡行之爲先生行狀云。宗正少卿鄭公伯熊大理正薛公季宣。皆以經學行義聞於天下。公每見二公。必孜孜求益。修弟子之禮。是先生亦鄭氏門人也。

鄭薛門人袁徐再傳

文節陳止齋先生傅良

陳傅良字君舉。温州瑞安人。少有重名。授徒僧舍。士子莫不歸敬。薛良齋過之。啓以其端。已而束書屏居。良齋又過之。問治何業。先生陳其所得。良齋曰。吾懼子之累於得也。於是往依良齋。而卒學焉。茅茨一間。聚書千餘卷。日考古咨今於其中。蓋從遊者凡七八年。伊洛之學。東南之士。自龜山廬山之外。紹興以後。言理性之學者。宗永嘉。良齋後出。加以考訂千載。自井田王制司馬法八陣圖之屬。該通委曲。真可施之實用。先生旣得之。而又解剝於周官左史。變通當世之治具條畫。本末粲如也。乾道八年。登進士第。授秦州教授。未上。召爲太學錄。出判福州。罷。主管崇道觀。起知桂陽軍。歷提舉荆湖南路常平茶鹽事。轉運判

官兩浙提點刑獄入奏事留爲吏部員外郎擢祕書少監兼嘉王府贊讀除起居舍人起居郎光宗不過重華挂冠而出寧宗卽位以中書舍人召還兼侍講兼直學士院同國史院修撰罷而奉祠嘉泰三年授寶謨閣待制卒於家年六十七諡文節學者稱止齋先生雲濠案謝山劄記先生所著有周禮說三卷春秋後傳左氏章指共四十二卷毛詩解詁三十卷建隆編一卷讀書譜一卷西漢史鈔十七卷止齋文集五十二卷

謝山奉臨川帖子曰陳止齋入太學所得於東萊南軒爲多然兩先生皆莫能以止齋爲及門

經筵孟子講義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聖王不作者言周之衰上無明天子也諸侯放恣者言上無明天子則下無賢方伯凡有國之君皆得自便縱欲而專利也處士橫議者言自天子至於諸侯皆失其道不復以明教化爲務則天下蕩然學術無統紀而世之處士各橫爲議論人自爲一說家自爲一書也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者言處士橫議者雖多於其中獨有楊朱墨翟之教盛行而莫之抗也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言從其說者之衆也舉天下

之能言者。不以楊朱爲師。則以墨翟爲師。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教。□□道也。楊氏爲我。是無君也者。此孟子之所以闢楊朱也。何也。朱之爲說曰。拔一毛而利天下。弗爲也。且夫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故人主者。天之所置。非天下徒尊之也。葵藿之於太陽。江漢之於海。鳥獸之於麟鳳。皆此物也。而誰敢易之。是故天下之士。忘身以爲主。忘家以徇國。非直苟利祿也。假使世之學者。皆操楊朱之心。雖損一毛而不以利物。是無與事君者也。故曰。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者。此孟子所以闢墨翟也。何也。翟之爲說曰。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父母是也。今夫人有父母。有兄弟。有夫婦。均此愛也。而先王立教。每爲之差。而獨隆於父。記曰。爲人子者。不可不私其父。不私其父。不可以爲人子矣。是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此言苟私其父。雖其父之伯仲。不可以不異宮也。又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主。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無二尊也。此言苟尊其父。雖父之妃。不可以不殺服也。是之謂一本。假使世之學者。皆操墨翟之心。愛無差等。是人人而父也。故曰。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者。孟子極其弊而言之也。人所以相羣而不亂者。以其有君父也。有君在。則上下尊卑貴賤之分定。有父在。則長幼嫡庶親疏之分定。定則不亂矣。苟無君父。則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苟有爭心。不奪不壓。是人心與禽獸無擇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者。此孟子舉公明儀之語。推廣言之也。公明儀以爲國君之肥馬在廄。而民飢莩在野。是爲君者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仁義充塞。則率獸而食人。人將相食者。蓋孟子終言楊墨之害。與禽獸無異也。且夫孔子之道。所以尊信於萬世者。非儒



人之力一朝一夕之故哉。蓋聖王不作，則教不明，禁不立，教不明，則曲學之論興，禁不立，則用邪之類勝，及其末流而莫之救也。由此觀之，凡不本於孔子而敢爲異說者，豈不甚可畏哉。有聖王者作，豈可不深察哉。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抑遏也。兼并也。言并治之也。膺當也。言北當戎與狄也。懲艾也。言南艾荆楚及羣舒也。承止也。言天下莫敢禦之也。聞之曰：聖賢之生斯世，必以天下爲己任。當堯之時，洪水爲天下害，商之末，夷狄禽獸爲天下害，周之衰，亂臣賊子爲天下害，戰國之際，邪說詖行爲天下害，洪水夷狄之害，則生人不得安其居，不得安其居，則不得適其性矣。亂臣賊子之害，則生人不得定其分，不得定其分，則不得適其性矣。邪說詖行之害，則生人不得修其學，不得修其學，則亦不得適其性矣。是皆人心之所由紛亂而皆蔽也。聖賢者，天民之先覺，將使之啓迪人心，而歸於正者也。則以生人爲己任者，聖賢之責。此正人心以承三聖。孟子所以不得辭也。是故禹不抑洪水，周公不兼夷狄，驅猛獸，使斯人脫於不安其生之患，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相保也。則禹周公之責不塞。孔子不明亂臣賊子之罪，使斯人脫於不定其分之患，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相保也。則孔子之責不塞。孟子不辯邪說詖行之非，使斯人知所學，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相保也。則孟子之責不塞。禹周公得君以行其道，則見之立功。孔孟不得君以行其道，則見之立言。凡以盡聖賢

之責而已。且夫禹周公人臣也。孔孟布衣也。夫爲人臣爲布衣。不敢不以天下爲己任。況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乎。今敵國之爲患大矣。播遷我祖宗。邱墟我陵廟。羶腥我中原。左衽我生靈。自開闢以來。夷狄亂華。未有甚於此者也。高宗崎嶇百戰。撫定江左。將以討賊。而沮於議和。孝宗憂勤十閏。經營富彊。將以雪恥。而屈於孝養。二聖人之責。至今猶未塞也。陛下以仁聖之資。嗣有神器。豈得一日而忘此邪。陛下誠一日不敢忘此。則當以天下爲己任。而不敢以位爲樂。所謂一日不敢忘此。則不敢以位爲樂者。每行一事。每用一人。必自警曰。得無爲敵國所侮乎。吾民困窮如此。吾士卒驕惰如此。吾內外之臣。背公營私如此。吾父子之間。歡意未洽如此。吾將何以待敵國也。常持此心。常定此計。周公豈欺我哉。則大義可明。大功可立矣。雖然。臣特因兼夷狄發明一事爾。若夫人心不正。豈止於此。皆陛下之所當講也。

止齋文集

王道至於周。備矣。周之作誥曰。上下勤恤。惟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商。歷年處心積慮。蓋庶幾兼夏商之祚。訖於暴秦。略如其言。是道也。惟孔孟知之。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孟子亦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是故合族以五世。自夏商用之。至周則繫之以姓而弗別。雖百世而婚姻弗通。諸侯以五服。自夏商用之。至周九州之外。猶以爲夷服。鎮服蕃服。世一見。嗚呼。備矣。後之傷今。思古之士。往往謂周文弊。學者尙論三代。要當折衷於孔孟。且夫天命之難逮。非兢畏不能有也。人心之同然。非惻怛不能懷也。文武成康。積行累功之勤。誠有見於此者。讀書至刑人殺人。剽別人。君臣相勅。甚敬其懼。服念誥教。至於旬時。至於再三。讀詩南雅。羣臣嘉賓。兄弟朋友。故舊戍役之際。徒一觴豆。皆深致其



好備禮盛樂。以后妃之尊。猶知以酒醴勞慰行役僕馬辛苦。夫苟燕樂之。卽詠歌嗟歎之不足。夫苟刑戮之。卽戰戰焉有憂色。此非有利爲之也。畏天命焉耳。卽人心焉耳。嘗緣詩書之義。以求文武周公成康之心。考其行事。尙多見於周禮一書。而傳者失之。見謂非古。彼二鄭諸儒。崎嶇章句。窺測皆薄物細故。而建官分職。關於盛衰。二三大指。悉晦弗著。後學承誤。轉失其真。漢魏而下。號爲興王。頗采周禮。亦無過輿服官名緣飾淺事。而王道缺焉。盡廢恭惟本朝純用周政。千載一時。爰自藝祖。不忍役一夫之力。而養禁旅。不欲使天下一吏得以專政。而罷方鎮。制度文爲。雖非周舊。而深仁厚澤。意已獨至。肆我列聖。浸以寬大。任子及於異姓。取士及於特奏。養兵及於剩員。甚者汙吏有敍復。重辟有奏裁。論議之臣。每不快此。而國家世守。重於更定。蓋周衰且千載。而詩書之意。於是焉在。豈不盛哉。熙寧用事之臣。經術舛駁。顧以周禮一書。理財居半之說。售富強之術。凡開基立國之道。斲喪殆盡。而天下日益多故。迄於夷狄亂華。中原化爲左衽。老生宿儒。發憤推咎。以是爲用周禮之禍。抵排不遺力。幸以進士舉。猶列於學宮。至論王道不行。古不可復。輒以熙寧嘗試之效藉口。則論著誠不得已也。故有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勢說各四篇。而爲之序如此。進周禮說序。

謂周禮爲非聖人之書者。則以說之者之過。嘗試之者不得其傳也。周禮說甚衆。獨鄭氏學至今行於世。鄭經生志以爲之傳焉耳。於其說不合。卽出己見。附會穿鑿。其舉而措之斯世。可不可復古。鄭慮不及此也。故曰說之者過。自劉歆以其術售之新室。民不聊生。東都之輿服。西魏之官制。亦頗采周禮。然往往抵牾。至本朝熙寧間。荆公王安石又本之爲青苗助役保甲之法。士大夫爭以爲言。安石謂俗儒不知古誼。

竟下其法。爭不勝。自是百年天下始多故矣。故曰嘗試之者。不得其傳也。以是二者。至廢周禮。此與因噎廢食者何異。讀夏君休所著井田譜。亦有志矣。鄭氏井邑。若畫棊然。蓋祖王制。王制晚雜出。漢文帝時。以海內畫爲九州。州必方千里。千里必爲國。二百一十。其後班固食貨志。亦謂井方一里。八家各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爲廬舍。蓋人二畝半云。且若此。夏君皆不取。漢以來。諸儒鮮或知之者。其說畿內廣成萬步。謂之都。不能成。都謂之鄙。卽成縣者。與之爲縣。成甸者。與之爲甸。至一邱一邑。盡然。以其不能成。都成鄙。故謂之閒田。以其不可爲軍爲師。而無所專係。故謂之閒民。鄉遂市官。皆小者兼大者。他亦上下相攝。備其數。不必具其員。歲登下民數於策。損益之。是謂相除之法。皆通論也。餘至纖至悉。雖泥於數度。未必皆叶。然其意要與時務合。不爲空言。去聖人遠。周禮一經。尙多三代經理遺跡。世無覃思之學。顧以說者繆。嘗試者復大繆。乃欲一切駁盡爲嫌。苟得如井田譜與近時所傳林勛本政書者數十家。各致其說。取其通如此者。去其泥不通如彼者。則周制可得而考矣。周制可得而考。則天下亦幾於理矣。

夏休井田譜序。

盧鎬跋止齋集曰。余年二十四五時。從謝山全太史處借讀止齋集。最愛其歌詩。醇古經腴。充滿而亡友范子冬齋亦酷嗜之。手抄口誦。舉筆輒奉爲圭臬。太史沒後。此書不得復見。碌碌三十年。亦未暇尋訪。旣官於甌。思購之瑞邑。而書板適於癸巳初冬遭燬。因不復可得。乃以止齋春秋後傳從孝廉余君永森易得此冊。乙未十月望前。寓於郡城。風雨瀟瀟。時一展卷。如隔夢寐。舊學荒蕪。愧無以慰我故人也。

梓材謹案謝山修補止齋門人諸傳皆據止齋本集知其有關學要者必多采錄近歲甲午陳少宗伯碩士師與富海颯中丞重乘止齋詩集五卷文集十九卷附錄一卷梓材及馮君雲濠同預校讎旋檢月船生盧氏跋語知前人多惓惓於是集有如此

### 附錄

寧皇以舊學思止齋嘗謂韓侂胄曰陳傅良今何在卻是好人對曰臺諫論其心術不正上遂不復召寧宗之立止齋豫有贊策功

寧宗每見左右有請輒曰無作聰明亂舊章蓋止齋教也補

呂東萊與朱侍講書曰示諭明白勁正誠中近歲諸人之病蓋所謂委曲將護者其實夾雜患失之病豈能有所孚格君舉近來議論簡徑無向來崎嶇周遮氣象甚可喜也

又答潘叔度書曰陳君舉最長處是一切放下如初學人正未易量

陳龍川與先生書曰亮與元晦所論本非爲三代漢唐設且欲見此道在天地間如明星皎月閉眼之人開眼卽是安得有所謂暗合者天理人欲豈是同出而異用只是情之流乃爲人欲耳人欲如何主持得世界而尊兄乃名以跳踉叫呼擁戈直上元晦之論只是與二程主張門戶而尊兄乃名之以正大且地步平正嗟乎冤哉吾兄一世儒者巨擘其論如此亮便應閉口藏舌不復更下注腳

葉水心題張君所注佛書曰蜀人范東叔在學省每晨必誦楞嚴陳君舉與隣省問爲誰東叔拱而後對君舉戲曰吾以爲老卒所課耳予問東叔要義何在東叔沈思久之曰如雞候鳴顧瞻東方已有晴色此

是逼撲到緊切處。予聞而太息。夫其所知。止於此乎。

止齋學侶

知州陳先生武

陳武字蕃叟。瑞安人。止齋先生族弟也。於書無所不讀。尤長於春秋。芮祭酒雅重之。成淳熙進士。累官至國子正。入慶元黨籍。學禁解。起爲祕書丞。累遷國子司業。進祕書監。乞外制辭。有曰。爾早以經學藹然。時名退之。方誨於諸生。下惠遽甘於三黜。逮改絃而更張。旋拔茅而彙進。方諸士論。乃控忱辭。其後以右文殿修撰知泉州。先生與止齋同學。而名齊之。其論文不喜南豐。補

祖望謹案朱子文集語類有講學語。

副使陳易庵先生謙

陳謙字益之。止齋之從弟也。乾道壬辰進士。歷官寶謨閣待制。江西湖北副宣撫使。著毛詩解。詒周禮說。補○雲濠案謝山劄記。先生著有續周禮說。續毛詩解。續春秋後傳。續左氏章指。易庵集。永寧編。雁山詩記。

謝山跋宋史陳謙傳曰。開禧用兵。而慶元之黨禁弛。然諸君子雖少挺。而又以言恢復事遭物論矣。水心稼軒且不免。何況其他。嗟乎。開禧之事時也。其人非也。然知其不可而爲之。則機有可乘。雖公山佛肸當爲一出。況平原託王命以行之者乎。若水心之固辭草詔。其胸中早秩然矣。平原旣死。羣小借此口實。以逐去諸君子。黑白混淆。宋之所以終於不競也。陳益之。淳熙遺老。晚以邊才復用。再

起再蹶。其料皇甫斌安襄城保漢陽。水心所謂有三大功。不特無銖寸之賞。而反以爲罪者。宋史詆其呼侂冑爲我王。以予考之說部。則莆田陳讜之事也。讜與謙字相近。遂妄加之。曾謂以益之風節。而出此乎。

### 宣獻黃文叔先生度

黃度字文叔。新昌人。好學讀書。祕書郎張淵見其文。謂似曾子固。登隆興進士。知嘉興縣。入監登聞鼓院。行國子監簿。疏請屯田復府衛。以銷募兵。具屯田府衛十六篇上之。遷監察御史。時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先生上書切諫。又與臺諫官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上不聽。遂出修門。上諭使安職。先生奏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寧宗立。詔復爲御史。改右正言。韓侂冑驟竊政柄。先生具疏論其姦狀。侂冑假御筆。除先生直顯謨閣。知平江府。先生言諫臣不得效一言。非國之利。固辭。乃詔以冲佑祿歸養。俄知婺州。自是紀綱一變。大權盡出侂冑。而先生爲冲佑觀者六。然侂冑素嚴憚先生。不敢加害。起知泉州。辭。乃進寶文閣奉祠如故。侂冑誅。召除太常少卿。累遷江淮制置使。賜金帶以行。至金陵。罷科糴輸送之擾。活饑民無算。遷寶謨閣直學士。先生以人物爲己任。推挽不休。每曰。無以報國。惟有此耳。十上引年之請。不許。爲禮部尙書兼侍讀。旋以煥章閣學士知隆興府。歸越。提舉萬壽宮。嘉定六年卒。進龍圖閣學士。贈通奉大夫。諡宣獻。先生志在經世。而以學爲本。作詩書周禮說。雲濠案葉水心作先生墓誌。稱有詩書五十卷。周禮五卷。著史通抑僭竊。存大分別爲編年。不用前史法。至於天文地理井田兵法。卽近驗遠。可以據依。無迂陋牽合之病。又有藝祖憲監仁皇從諫錄。屯田便宜歷代邊防行於世。堦周南仲爲池州教授。會先生

以言忤當路御史劾先生并罷之。先生與南仲俱入偽學黨。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著有書說七卷。直齋書錄解題謂其篤學窮經。老而不倦。晚年制闔江淮。著述不輟。時得新意。往往晨夜叩書塾爲友朋道之。又案黎洲原表列先生於艮齋之門。而徧考載籍。殊無明文。以與止齋一見如故。列爲止齋學侶可也。其謚宣獻。見呂氏光洵所作書說序。而宋史遺之。

忠文徐宏父先生誼別爲徐陳諸儒學案

文節薛象先生叔似別見艮齋學案

太學鄭先生鑑

鄭鑑字自明。長樂人。爲太學諸生。數與止齋遊。試進士不第。以釋褐仕於朝。以喜事嫉邪。取名於世而死。止齋哀之曰。自明若不愛其死者。然其事母孝。不敢違。晚得師友。務爲靖恭閒雅。不苟坐立。雖一飲食。亦必揣度無害。乃下口。自明可謂重其死矣。參止齋文集。

附錄

張南軒與朱元晦書曰。鄭自明直言亦不易。朝廷容受固可喜。但未見用其言。而自明兩遷矣。在言者亦更須審顧也。

止齋同調

提刑唐說齋先生仲友別爲說齋學案

少卿錢白石先生文子別見徐陳諸儒學案

文端戴岷隱先生溪

戴溪字肖望。雲濠。案沈光作先生春秋講義序稱先生字少望。永嘉人。少有文名。淳熙五年爲別頭省試。第一。監潭州南嶽廟。紹熙初。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除太學錄。兼實錄院檢討官。正錄兼史職。自先生始。升博士。奏兩淮當立農官。若漢稻田使者。主客均利。以爲救農之策。除慶元府通判。未行。改宗正簿。累官兵部郎。張巖督師京口。除授參議軍事。數月。召爲資善堂說書。由禮部郎六轉爲太子詹事兼祕書監。景獻太子命先生講中庸大學。復命類易詩書春秋語孟資治通鑑各爲說。以進。權工部尚書。除華文閣學士。嘉定八年。以宣奉大夫龍圖閣學士致仕卒。贈特進端明殿學士。理宗賜諡文端。參史傳。○雲濠案謝山劄記。先生著有易經總說二卷。曲禮口義二卷。學記口義二卷。詩說續讀詩記各三卷。春秋說三卷。通鑑筆議三卷。石鼓論語孟子答問各三卷。岷隱文集復讎對清源志。

止齋家學

陳先生說

陳說字習之。永嘉人。從學於止齋。其兄謙。以文字知名當世。所交多聞人。先生因得從之問學。

梓材謹案先生爲易庵弟。則亦止齋從弟也。

止齋門人袁徐三傳

文懿蔡先生幼學

蔡幼學字行之。瑞安人。未冠。從止齋遊。朝夕侍側者十年。止齋勉以前輩學業。中乾道八年進士第。授廣

德教授。歷敕令所。刪定官武學博士。太學博士。祕書省正字。校書郎。著作佐郎。出提舉福建常平茶事。奉祠。凡八年。知黃州。福建提刑。未上。召爲吏部郎官。國子司業。兼權中書舍人。宗正少卿。遷中書舍人。兼侍講。除刑部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改兼侍讀。出知泉州。尋提舉興國宮。知建寧府。復提舉萬壽宮。嘉定十年。召權兵部尙書。兼太子詹事。卒。陳同甫亮言。吾常與陳君舉極論。往往擊杯案。聲撼林木。行之在旁。邈若無聞。客散。忽語吾道一爾。奚皇帝王霸之云。吾方數辯而行之。橫啓縱闔。援古證今。抵夜接日。若懸江河。吾謝不能。乃已。嘗續司馬溫公公卿百官表。年歷大事記。備忘辨疑編。年政要列傳舉要百餘篇。修

梓材謹案。先生所著國史編年政要四十卷。國朝實錄舉要十二卷。宰輔拜罷錄一卷。續百官公卿表二十卷。質疑十卷。首得外制集八卷。內制集三卷。年歷大事記。文懿公集。西垣集。春秋解訓。宋通志。五百卷。謝山學案劄記。誤屬其子範。

謝山奉臨川帖子二曰。閣下於徐忠文公而下。牽連書蔡文懿公幼學。呂太府祖儉。項龍圖安世。戴文端公溪。皆爲陸子弟子。則愚不能無疑焉。浙學於南宋爲極盛。然自東萊卒後。則大愚守其兄之學爲一家。葉蔡宗止齋。以紹薛鄭之學爲一家。遂與同甫之學鼎立。皆左袒非朱。右袒非陸。而自爲門庭者。故大愚與朱子書。且有江西學術全無根柢之言。而朱子非之。蔡行之曾見陸子。有問答見年譜。然行之爲鄭監嶽堦。少卽從監嶽之兄敷文講學。而止齋乃敷文高弟。故行之復從止齋。今觀行之所著書。大率在古人經制治術講求。終其身固未嘗名他師也。肖望亦爲其鄉里之學。項平甫來往於朱陸之間。然未嘗偏有所師。要未有確然從陸子者。儻以陸子集中嘗有切磋鏃厲之語。遂



謂楊袁之徒侶焉。則譜系紊而宗傳混。適所以爲陸學之累也。

文肅曹先生叔遠

曹叔遠字器遠。瑞安人。少學於止齋。年十九。以春秋魁鄉薦。登紹熙第。久之。薦爲國子錄。忤韓侂胄。罷通判涪州。歷四川節度守遂寧。營卒之亂。過境不敢肆暴。曰。此江南好官員也。入朝。爲工部郎。出知袁州。以太常少卿召權禮部侍郎。終徽猷閣待制。諡文肅。所著有周官講義。雲濠案。謝山劄記。先生又著永嘉年譜。地譜。名譜。人譜。二十四卷。

推官呂先生聲之

簽判呂先生冲之合傳

呂聲之字大亨。新昌人。以能詩名。師陳止齋。而友蔡行之。同升太學。壁記題名。先生在止齋之下。行之之上。是年止齋行之皆登進士。而先生不第。或戲之曰。所謂厄於陳蔡之間者也。嘉定間。累官昭信節度推官。有沃洲雜詠。從弟冲之亦師止齋。簽判南康軍。講道白鹿書院。有壁經宗旨。修

章先生用中

章用中字端叟。平陽人。先生從止齋最久。又因止齋之金華。依呂東萊。之霅州。依薛良齋。由是顯名。

陳先生端己

陳端己字子益。平陽人。從止齋學。

主簿林先生頤叔

林頤叔字正仲。瑞安人。與弟淵叔俱受業止齋。先生寬整有局量。登乾道第。任羅源簿。民俗火葬。先生導以冢。斃惡俗始革。有大辟坐刃殺者。辨其屍爲瘡且溺死也。釋之。遷建康戶部酒庫監。丁父憂。哀毀成疾。臨歿。誦夢中語曰。世衰道不淪。作者興起。因振手而逝。修

司戶林先生淵叔

林淵叔字懿仲。瑞安人。登淳熙十一年進士第。終於揚州司戶。先生從陳止齋學於城南書社。其後止齋所至。先生亦儻旁舍不去。永嘉崇重師友。前一輩盡。學緒幾墜。先生復修故事。後一輩趨和之。而後知有師弟子之禮。

沈先生昌

沈昌字叔阜。瑞安人。與蔡行之同門。年皆少。皆有俊聲。而先生早夭。

洪先生霖

洪霖。天台人。事止齋甚謹。

隱君朱先生黼

朱黼字文昭。平陽人也。學於止齋。不事舉業。嘗著紀年備遺一百卷。統論一卷。始堯舜。迄五代。若呂武莽。丕等。皆削其紀年。水心爲之序。且曰。此書一出。義理所會。寶藏充斥。人始知其能傳陳氏學也。躬耕南蕩山。以老修。

朱文昭詒

三代以上。不過曰天而止。春秋以來。一變而爲諸侯之盟詛。再變而爲燕秦之仙怪。三變而爲文景之貴老。四變而爲巫蠱。五變而爲災祥。六變而爲符讖。人心泛然。無所底止。而後西方異說。乘其虛而誘惑之。補

### 教授胡先生時

胡時字伯正。樂清人也。乾道進士。風姿粹美。初得第。權貴欲妻以女。且示以匱具之盛。辭曰。老姑家貧。曾許以女嫁我。不可負約。時人義之。師事止齋。官袁州教授。補

### 教授高先生松

高松字國楹。福寧人。少遊止齋之門。不專事科舉之學。黎明而起。夜丙而止。讀書益多。聞見益廣。華枝蔓葉。自然消落。以是不合於俗。同學多先達。而先生晚始得成進士。又泐了艱。益肆力於學。尋授台州教授。啓迪有方。一時州縉紳皆出其門。故例撰講章。據案抗聲讀。名曰讀書笑。曰。是何所發明邪。令更進迭問。疑難交發。滿意而退。士人歡服。學校大舉。而病卒矣。葉水心銘其墓。修

雲濠謹案。萬季野輯儒林宗派。朱子門人高松。字子合。龍溪人。是同時有兩高松也。故謝山於是傳初註。又從朱文公學六字。而旋抹之。

梓材謹案。止齋集有送長溪高國楹從學朱元晦詩云。洛學今無恙。東南屬此翁。從遊雖已晚。趣向竟誰同。一第收良易。遺經語未終。歸期定何日。我欲叩新功。據此。則謝山初注。又從朱文公學是也。

### 侍講倪先生千里

倪千里字起萬東陽人也學於止齋傳其春秋之學淳熙進士戶外之屨恆滿累官監察御史公饋不入門私書不出闕退食蕭然如山居遷右正言以論事忤大臣除起居舍人至侍講卒贈右文殿修撰補

梓材謹案東陽縣志載先生七歲能熟誦九經諸子又稱其受學於呂祖謙則先生亦東萊門人也金華府志載其入上庠月書龜列學者宗之

### 知州徐先生筠

徐筠字孟堅清江人進士知金州周禮微言十卷記其所聞於止齋者嘗述止齋之言曰周禮綱領有三養君德正紀綱均國勢鄭氏註誤有三以漢儒之書釋周禮以司馬法之兵制釋田制以漢官制之襲秦者比周官補

### 幹官黃先生章

黃章字觀復新昌人禮部尚書度中子也學於止齋嘗爲幹官檢身以正與人以恕講學以達於道德性命應事以通於變故倉猝其卒也師友皆痛惜之永心爲銘其墓

### 袁先生申儒

袁申儒者建陽人也學於止齋爲其詩傳序補

### 社令林先生子燕

林子燕字申甫樂清人也止齋之婿慶元進士官太社令有孝行補

### 兵部吳先生漢英

吳漢英字長卿江陰人也。乾道進士。累仕至湖南運幕。陳文節公止齋將漕時。率諸生與寮屬之好學者。講道嶽麓。一日叩先生所學。以毋自欺對。止齋歎曰。吾得友矣。而先生亦自是從止齋。日親光宗卽位。有旨減湖南月椿之太重者。止齋盡以委先生斟酌行之。喜曰。君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也。遂薦於朝。謂奮自儒科。期爲有用之學。見於吏事。本之不欺之心。知繁昌縣。通判滁州。皆有聲。詔與六院差遣。安豐。奏淮北流民四十萬。且叩淮政府以問先生。疑其爲妄。已而果然。除監都進奏院給事中。鄧友龍以邊議爲南淮宣諭使。問曰。何以助我。先生不答。退而以書止之。友龍不悅。竟潰而歸。除大理丞。韓侂胄之死也。堂吏三人下獄。先是朝臣多結此三人者。獄起洵洵。先生懼爲薦紳禍。得其所與往來書盡焚。但竄籍三人而已。嘉定元年。除大宗正丞。條上三事。曰。順祖宗之法。曰。清中書之終。曰。減四川之賦。除太常丞。中貴人營園亭於郊。邱前先生欲劾之。中貴人遽撤去之。遷權兵部郎。面陳三事。一論沿邊形勢。二論銅鑼漏泄。三論宗室有罪久閉非宜。上皆嘉納。施行。丞相錢象祖方倚先生爲助。史彌遠忌之。因其乞外。罷官。予祠。先生平居無媿語。無慢容。縑素之衣。十年不易。皆其毋自欺之學所得也。而於國朝典故考訂尤詳。是則止齋之瓣香歟。所著有歸休集十九卷。補

節度吳雲壑先生琚

吳琚字居父。一字雲壑。憲聖太后猶子也。止齋在太學。執弟子禮。惜名畏義。不以戚畹自驕。范石湖陸放翁輩引爲師友。項平甫輩則其客也。尤工翰墨。孝宗萬幾之餘。卽命中使召之。論詩作字。呼之爲哥。光宗呼之爲舅。滿朝之爭過宮也。先生密奏孝宗。謀所以安光宗者。因擬進諭旨曰。予與皇帝之情。初無疑間。

比以過宮稍希。臣寮勸請反涉形迹。殊不知三宮聲問絡繹。豈在一月四朝。方爲盡禮。今天氣尙暑。過宮常禮宜免。如欲相見。予當自招皇帝矣。會孝宗崩。不果。趙忠定公之定策也。先謀於先生。先生密奏憲聖曰。某官傳道聖語。敢不控謁。竊觀今日事體。莫如早決大策。以安人心。垂簾之事。止可行之旬浹。久則不可。願聖意察之。憲聖曰。是吾心也。於是大計遂定。忠定欲先生出入通宮禁廟堂之意。先生欲重體貌。求慈福宮使。否則提舉中祕書。忠定難之。乃以韓侂胄任之。侂胄佯爲曲謹。雖一秩必以請。忠定墮其計。遂爲所陷。垂歿。謂其從子崇猷曰。悔不用居父。以致今日。先生與侂胄爲密姻。黨事旣起。先生畏遠權勢。委曲遜之。然密爲諸君子地。言於憲聖。以不宜進究往事。外人多不知也。侂胄忌之。謂其弟曰。二哥祇喜引許多秀才上門。何也。然以憲聖故。不敢有加於先生。一日。招同賞花。極歡閒。問先生曰。肯爲成都之行否。先生對曰。更萬里亦不辭。侂胄笑曰。恐太母不肯放兄遠去耳。然終不欲其在朝。歷帥荆襄鄂三路。終於開府儀同三司。鎮安軍節度使。判建康府。江南東路安撫使兼行營留守。吳曦之復帥蜀。惟先生言其必反。後果驗。太常議諡。謂其功有人所不盡知者。朝廷後卹忠定。先生子綱亦以密奏進。其始末。史彌遠以吳韓本密姻。疑之不錄。時人以爲屈。補

沈先生體仁

沈體仁字仲一。瑞安人。石經先生彬老之後也。雲濠案慈湖集深明閣記。以彬老爲先生族曾王父。彬老自汴都搗石經春秋以歸。戒子孫世守之。不得以學官廢春秋轍其業。先生築深明閣以奉之。志意閎雅。鄙遠聲利。師事止齋。記其言。觀其行。老而益恭。其取友適館授粲死而不貳。歲或饑。卽發施。或有所建置。

及荒賑而不以爲德。役成而不以爲功。或偶汗漫敗事。亦無恨意。不追謂首諛者。雅愛水心之文。手鈔自甲至癸。將卒。戒其子曰。必得其文。以銘吾墓。補

胡季隨先生大時

直閣沈先生有開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少保趙先生希館別見徐陳諸儒學案

黃氏家學

幹官黃先生章見上止齋門人

黃氏門人

正字周山房先生南別見水心學案

戴氏門人

胡季隨先生大時

周斂齋先生奭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郡守宋先生之源別見清江學案

蔡氏家學袁徐四傳

侍郎蔡先生範

蔡範字尊甫。文懿第四子。編宋通志五百卷。守衢。化行山峒。終吏部侍郎。參溫州舊志。

蔡氏門人

忠文周先生端朝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博士李三江先生元白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倪氏門人

知州虞遠齋先生復

虞復字從道義烏人也。學於倪起萬。以進士爲楊村酒官。上四十八規。理宗大喜。累官。太宗正承知信州。史嵩之開督府。以御札盡收列郡利權。先生以上表進。愛養根本之說。忤旨。除都官郎。御史金淵因承望勅之奉祠。已而知興化軍不赴。鄭清之再相。亦惡之。退居東巖。十有五年。董文清公槐相。力薦於朝。改尙書郎官。輪對舉大學正心誠意爲綱領。分好樂忿懣爲節目。援漢文帝止造露臺以爲戒。上嘉納之。知瑞州。以疾辭。著有成己集。告蒙集。告忠集。遠齋集。共八十卷。補

止齋續傳

宗正木先生天駿別見南軒學案



宋元學案

卷五十四

水心學案表

葉適	陳耆卿	吳子良	舒嶽祥	戴表元 <small>別見深寧學案</small>
<small>鄭氏門人 徐氏再傳 安定四傳</small>			劉莊孫	林處恭
	王象祖	車若水 <small>別見南湖學案</small>		
	王汝			
	丁希亮			
	方來			
	周南			
	孫之宏	<small>從孫</small> 嶧叟		

林居安

趙汝鐸

王植

滕成

孟猷

孟導

邵持正

陳昂

祖堯英

趙汝謙

夏庭簡

王大受

鄧傳之

附師曾丰

宋駒

王度

厲仲方

戴栩

孔元忠

父道

袁聘儒

趙汝談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葉紹翁

毛當時

張垓

周端朝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陳埴 別爲木鐘學案

陳韓

戴許

蔡仍

吳子良

見下篋聽門人

陳亮

別爲龍川學案

劉景

余嶸

項安世

陳景思

並見晦翁學案

王綽

尤焞

並水心學侶

薛蒙

戴許

見上水心門人

蔡仍

見上水心門人

王汶

見上水心門人

水心學案上

祖望謹案水心較止齋又稍晚出。其學始同而終異。永嘉功利之說。至水心始一洗之。然水心天資

高放言。砭古人多過情。其自曾子子思而下皆不免。不僅如象山之詆伊川也。要亦有卓然不經人道者。未可以方隅之見棄之。乾淳諸老既歿。學術之會。總爲朱陸二派。而水心斷斷其間。遂稱鼎足。然水心工文。故弟子多流於辭章。述水心學案。梓材案。是卷原本併入永嘉學案。自謝山別爲水心學案。

鄭氏門人李節再傳

忠定葉水心先生適

葉適字正則。永嘉人。擢淳熙五年進士第二。授平江節度推官。召爲太學正。由秘書郎出知蘄州。入爲尙書左選郎官。贊趙忠定定內禪。遷國子司業。力求補外。趙公貶。先生亦降兩官奉祠。起爲湖南轉運判官。知泉州。召入權兵部侍郎。丁憂服除。權工部侍郎。以用兵除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兵罷。奪職奉祠。凡十三年而卒。年七十四。諡忠定。梓材案。以上係梨洲原本。以下則謝山所補也。今合爲一傳。開禧用兵之說起。以人望召入朝。先生當淳熙時。屢以大仇未復爲言。至是謂韓侂胄曰。是未可易言也。請先擇瀕淮沿漢數十州郡。牢作家計。州以萬家爲率。國家大捐緡錢二千萬。爲之立廬舍。具牛種。置器仗。耕織之外。課習戰射。計一州有二萬人勝兵。三數年間。家計完實。事藝精熟。二十萬人聲勢聯合。心力齊同。敵雖百萬。不敢輕撓。如其送死。則長弓勁矢。倚塹以待。當是時。我不渝約。挑彼先動。因其際會。河南可復。旣復之後。子已得之地。更作一重氣。壯志彊實力足恃。雖無大戰。敵自消縮。况謀因力運。雖大戰亦無難。此所謂先爲不可勝。以待可勝者也。侂胄意方銳。不聽。先生上劄子曰。我朝係積弱之後。宜和之際。以關陝驍

悍之卒。疑若可以分女真之功。而卒不能。自是以來。京城陷。中原失。渡江航海。莫有能與抗者。其後有大儀順昌。柘臯之捷。始得定和。完顏亮自殞。始得以敵國並立。則紹興隆興之際。疑若可盡用其力。以報女真之仇。而卒不敢。今欲改弱爲彊。作東南幸安之氣。爲問罪驟興之舉。此至大至重事也。誠宜深謀熟慮。百前而不懼。不宜一卻而不收。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或謂敵已衰弱。有天變。有外患。慌輕勇試進之計。用纘武直上之策。姑開先聲。不懼後艱。求宣和之所不能。爲紹興隆興之所不敢。此至險至危事也。願陛下先定其論。論定而後修實政。行實德。變弱爲彊。誠無難者。所謂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以修實政者。臣伏觀渡江之後。非不欲固守兩淮襄漢。而敵人衝突無常。勢不暇及。旣議和。則收兵撤戍。有定約。又不敢謀。故淮漢千餘里。常蕩然不自保。今雖分兵就邊。稍圖外向。然我旣能往。彼必能來。是時淮漢守備不全。倉猝不過移治。而專倚大軍迎敵。勝負不可知。要必扼江而後止。如此則往者未足以係西北之望。而來者已足以搖東南之心。萬一搖動。將何賴焉。故臣欲經營瀕淮沿漢諸郡。各做家計。牢實自守。敵雖擁衆而至。阻于堅城。彼此策應。首尾相接。藩牆禦捍。堂奧不動。然後進取之計可言。此所謂實政之一也。四處御前大兵。國家倚以爲命。歲費緡錢數千萬。米斛數百萬。東南事力盡矣。譬如亭子。所賴四楹。一楹有闕。累及三陴。無獨全者。其間統副將校。人馬器甲。營伍隊陳。進戰退守。必未能一一皆是。若所委付果得人。尤宜曉夕用心。事事理會。若其人未當。則利害甚多。伏惟陛下審之重之。此兵幾三十萬。未望一可當十。十可當百。但一人真有一人之用。淮漢能守。此兵能戰。數年之內。制敵有餘。此實政之二也。圖此大事。莫先人材。陛下比年首以大事倡率。而在廷之臣。和者極寡。此未必皆怯懦。首鼠不可任責也。積安之

久素所不習耳。聞目見茫然。生疏然。天下亦非無知意才力。願得自效者。若淮漢千里。果能固守。四處大軍。果能精練。四方之才。使之觀事。揆策自能習熟。易脆腐而爲堅彊。勁敵在前。行者思奮。此實政之三也。至于號令賞罰。黜虛崇實。條目甚煩。然總是三者。則其餘可次第舉矣。所謂行實德者。臣竊觀仁宗英宗。號極盛之世。而不能得志于西北二敵。蓋以增兵既多。經費困乏。寧自屈己。不敢病民也。王安石大挈利柄。封樁之錢。所在充滿。紹聖元符間。拓地進築。而斂不及民。熙寧舊人。矜伐其美。然陳瓘譏切。曾布以爲轉天下之積耗之西邊。邦本自此撥矣。于是蔡京變茶鹽法。括商賈所得千百萬。內窮奢侈。外熾兵革。宣和之後。方臘甫平。理傷殘之地。則七邑始立。燕雲乍復。急新邊之用。而免夫又興。自是以來。羽檄交警。增取東南之賦。遂至八千萬緡。多財本以富國。財既多而國愈貧。加賦本以就事。賦既加而事愈散。然則英主身濟非常之業。豈以財之多少爲拘。近者詔書期于名實不欺。用度有紀。式寬民力。永底阜康。兩浙鹽丁。既盡免矣。而國用置司。偶當警飭。武備之際。外人疑將復取。臣以爲必不至是。參考內外財賦所入。經費所出。一切會計。而總覈之。理固當然。然國家之體。當先論其所入。所入或悖。足以殃民。則所出非經。蠹國審矣。今經總制月輸青苗折估等錢。雖稍已減損。猶患太重。和買折帛之類。民間至用一半以上。輸納貪吏。展轉科折。民窮極矣。以此自保。尚無善後之計。况欲規恢。宜有大賚之澤。伏乞詔國用司詳議。何名之賦。害民最甚。何等橫費。裁節宜先。減所入。定所出。和氣融浹。小民自活。實政與實德交修。所以能累戰而不屈。必勝而無敗也。改弱以就疆。孰大于是。蓋先生之意。在修邊而不急于開邊。整兵而不急于用兵。而其要尤在節用減賦。以寬民力。時以爲迂緩。不用。但欲借先生之名。以草詔。先生力辭。已而皇甫斌李

爽郭倬之徒。出淮漢間。俱大敗。或不戰潰。先生歎曰。所謂用兵。乃如是乎。于是乃出先生安集兩淮。先生上狀樞府。言濠盱楚廬安豐和揚七郡之民。凍餓疾疫而死。被敵驅掠而去。或散爲盜賊者。不論其奔迸求活者。尙三十萬家。皇皇無所歸宿。無以處之。則地爲棄地。而國誰與守。設今歲邊報復急。此三十萬家者。且盡喪其生。春秋戰國之時。畫國而守。大爲城邑。小爲壁壘。百里之國。皆有邊面。南北六朝。人在戰地者。各有堡塢。得自爲家。未有如本朝之混然一區。無有捍蔽者。一旦胡塵猝起。星飛雲散。莫能自保。生聚蕩然。故某昨于營度規恢之初。謂未須便動。且當于邊淮先募弓弩手耕極邊三十里之地。西至襄漢。東盡楚泗。列屋而居。使邊面牢實。敵人不得踰越。今事已無及。長淮之險。與彼共之。唯有因民之欲。令其依山阻水。自相保聚。用其豪傑。借其聲勢。糜以小職。濟其急難。春夏散耕。秋冬入保。大將憑城郭。諸使總號令。敵雖大入。扣城不下。攻壁不入。然後設伏以誘其進。縱兵以擾其歸。此謀果定。行之有成。何畏乎敵。于是以先生兼江淮制置措置屯田。初先王之至建康也。討論防江事宜。諸將各呈故事。曰。葺治戰艦。曰。布列岸兵。曰。栽埋鹿角。曰。釘設暗椿。曰。開掘溝塹。皆數里而屯。計步而守。先生深憂之曰。恐皆不足賴也。夫此數者易耳。其如人心已搖。敵兵一至。皆棄之走。誰與力拒。已而復傳金人南下。淮民渡江億萬。所在震動。一日有兩騎僞效金裝。躍馬江岸。皆相傳曰。敵至矣。渡舟斫纜離岸。櫓楫失措。爭濟者攀舟至覆溺。吏持文書至。官皆手顫不能出語。先生歎曰。今竟何如。吾乃知建炎之徑渡。眞非難事。而逆亮之不得濟而殞者。幸也。及用門下士滕茂計。捐重賞。募勇士別渡江北。劫其營于石跋定山。上下之間。凡十數往返。俘馘踵至。士氣稍奮。人心稍安。金人乃解兵去。而舟師之在江中者。終無尺寸之功也。然渡江之兵。終苦無



所駐足。先生相度形勢。謂石跋足以蔽采石。定山足以蔽靖安。瓜步足以蔽東陽。下蜀西護。歷陽東連。儀真乃修其故塢。收聚居民。募兵共守。敵若窺江。則堡塢足制其後。舟師之在江中者。不至望風而走。雖登岸擊逐。亦有接應。若攻堡塢。則舟師之在江中者。以彊弩前救之。若舍堡塢而攻和滁等城。則堡塢分出。其前後以襲逐之。且曰。此近江第一層耳。由此而北。豪傑團結山水爲寨者。四十有七。此時官司之力。無緣周遍。事稍有緒。次第入保可矣。是役也。不用先生之言。以取敗事。急而出先生以救之。然斫營劫寨之策。宣司初不敢行。先生爲備陳。南人唯長于此技。且援北魏太武之言以證之。彊而後可。宣司猶深憂以爲生事。先生笑曰。敵實不能戰也。所以勝我。由于此間之自爲瓦解耳。及行之。而金人卒以此去。時中朝方急于求和。先生以爲不必。但請力修堡塢以自固。乃徐爲進取之漸。而韓侂胄死。朝事又一變。許及之雷孝友。本韓黨也。至是畏罪。乃反劾先生附會侂胄起兵端。并以此追削辛棄疾諸人官。而先生前此封事。具在廟堂。竟莫能明其本末。蓋大臣亦藉此以去君子。先生杜門家居。絕不自辯也。嘗歎息曰。女真崛起。暴彊據吾太平之土壤。已五六十年矣。使其復爲天祚盛極將亡。他人必出而有之。不可畏哉。蓋其先見如此。修○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先生著有習學記言五十卷。水心文集二十八卷。拾遺一卷。別集

十六卷。制科進卷。九卷。外稿。六卷。荀楊問答。

祖望謹案。許及之雷孝友之劾先生也。當時無以爲然者。自方回始據之以詆先生。其意特以先生論學有所異同于朱子。遂拾小人之說以毀之。宋史亦不復白其誣。予續修學案。始別爲立傳。而特詳具其事跡以明之。

總述講學大旨因范育序正蒙遂述此篇。

道始于堯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

易傳雖有包犧神農黃帝在堯之前而書不載稱若稽古帝堯而已。

命義和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呂刑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左氏載尤詳堯敬天至矣曆而象之使人事與天行不差若夫以術下神而欲窮天道之所難知則不許也。

次舜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舜之知天不過以器求之日月五星齊則天道合矣。

其微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人心至可見執中至易知至易行不言性命子思贊舜始有大知執兩端用中之論孟子尤多皆推稱所及非本文也。

次禹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洪範者武王問以天箕子亦對以天故曰不畀鯨洪範九疇乃錫禹洪範九疇明水有逆順也孔子因箕子周公之言故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歎治有興廢也前世以爲龍馬負圖自天而降洛書九疇亦自然之文其說怪誣甚至有先天後天之說今不取。

次皐陶訓人德以補天德觀天道以開人治能教天下之多材自皐陶始。

禹以才難得人難知爲憂。臯陶言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卿大夫諸侯皆有可任。翁受敷施。九德咸事。以人代天。典禮賞罰。本諸天意。禹相與共行之。夏商周一遵之。

次湯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其言性蓋如此。次伊尹言德惟一。又曰終始惟一。又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湯自言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伊尹。自言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故以伊尹次之。

嗚呼。堯舜禹臯陶湯伊尹。于道德性命。天人之交。君臣民庶。均有之矣。

祖望謹案。學統似不應遺傳說。

次文王肆戎疾不殄。烈假不遐。不聞亦式。不諫亦入。雖離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備道盡理如此。豈特文王爲然哉。固所以成天下之材。而使皆有以充乎性全乎命也。

案中庸言鸞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德輳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夫鳥至于高。魚趨于深。言文王作人之功也。德輳如毛。舉經以明重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言天不可卽而文王可象也。古人患夫道德之難知而難求也。故自允恭克讓。以至主善協一。皆盡己而無所察于物也。皆有倫而非無聲臭也。今顛倒文義。指其至妙以示人。後世冥惑于性命之理。蓋自是始。不可謂文王之道固然也。

次周公治教並行。禮刑兼舉。百官衆有司。雖名物卑瑣。而道德義理皆具。自堯舜以來。聖賢繼作。措于事物。其該括演暢。皆不得如周公。不惟周公。而召公與焉。遂成一代之治。道統歷然。如貫聯不可遠越。次孔子周道既壞。上世所存皆放失。諸子辯士。人各爲家。孔子蒐補遺文。墜典詩書禮樂春秋。有述無作。惟易著象象。

舊傳刪詩定書作春秋。予考詳始明其不然。

然後唐虞三代之道。賴以有傳。

案論語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而考孔子言仁。多于他語。豈有不獲聞者。故以爲罕邪。

孔子歿。或言傳之曾子。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

案孔子自言德行顏淵而下十人。無曾子。曰參也魯。若孔子晚歲。獨進曾子。或曾子于孔子歿後。德加尊。行加修。獨任孔子之道。然無明據。又案曾子之學。以身爲本。容色辭氣之外。不暇問于大道。多遺略。未可謂至。又案孔子嘗言中庸之德。民鮮能。而子思作中庸。若以爲遺言。則顏閔猶無是告。而獨闕其家。非是。若所自作。則高者極高。深者極深。非上世所傳也。然則言孔子傳曾子。曾子傳子思。必有謬誤。孟子亟稱堯舜禹湯伊尹文王周公。所願則孔子。聖賢統紀。既得之矣。養氣知言。外明內實。文獻禮樂。各審所從矣。夫謂之傳者。豈必曰授之親而受之的哉。世以孟子傳孔子。殆或庶幾。然開德廣。語治驟。處己過。涉世疏。學者趨新逐奇。忽亡本統。使道不完而有迹。

案孟子言性言命言仁言天。皆古人所未及。故曰開德廣。齊滕大小異。而言行王道。皆若建瓴。故曰語

治驟自謂庶人不見諸侯。然以彭更言考之。後車從者之盛。故曰處己過。孔子亦與梁邱據語。孟子不與王驩言。故曰涉世疏。學者不足以知其統。而襲其迹。則以道爲新說奇論矣。

自是而往。爭言千載絕學矣。易不知何人所作。雖曰伏羲畫卦。文王重之。案周太卜掌三易。經卦皆八。別皆六十四。則畫非伏羲。重非文王也。又周有司以先君所爲書爲筮占。而文王自言王用亨于岐山乎。亦非也。有易以來。筮之辭義。不勝多矣。周易者。知道者所爲。而有司所用也。孔子爲之著彖象。蓋惜其爲他異說所亂。故約之中正。以明卦爻之指。黜異說之妄。以示道德之歸。其餘文言上下繫說卦諸篇。所著之人。或在孔子前。或在孔子後。或與孔子同時。習易者彙爲一書。後世不深考。以爲皆孔子作。故彖象揜鬱未振。而十翼講誦獨多。魏晉而後。遂與老莊並行。號爲孔老。佛學後出。其變爲禪。喜其說者。以爲與孔子不異。亦援十翼以自况。故又號爲儒釋。本朝承平時。禪說尤熾。豪傑之士。有欲修明吾說以勝之者。而周張二程出焉。自謂出入于老佛甚久。已而曰吾道固有之矣。故無極太極。動靜男女。太和參兩。形氣聚散。網緼感通。有直內無方外。不足以入堯舜之道。皆本于十翼。以爲此吾所有之道。非彼之道也。及其啓教後學。于子思孟子之新說奇論。皆特發明之。大抵欲抑浮屠之鋒銳。而示吾所有之道。若此。然不悟十翼非孔子作。則道之本統尙晦。不知夷狄之學。本與中國異。

案佛在西南數萬里外。未嘗以其學求勝于中國。其俗無君臣父子。安得以人倫義理責之。特中國好異者。折而從彼。蓋禁令不立。而然。聖賢在上。猶反手。惡在。校是非角勝負哉。

而徒以新說奇論闢之。則子思孟子之失。遂彰。范育序正蒙。謂此書以六經所未載。聖人所不言者。與浮

屠老子辯豈非以病爲藥而與寇盜設郭助之捍禦乎嗚呼道果止于孟子而遂絕邪其果至是而復傳邪孔子曰學而時習之然則不習而已矣

案浮屠書言識心非曰識此心言見性非曰見此性其滅非斷滅其覺非覺知其所謂道固非吾所有而吾所謂道亦非彼所知也予每患自昔儒者與浮屠辯不越此四端不合之以自同則離之以自異然不知其所謂而彊言之則其失愈大其害愈深矣予欲析言則其詞類浮屠故略發之而已昔列禦寇自言忘其身而能御風又言至誠者入火不燔入水不溺以是爲道大妄矣若浮屠之妄則又何止此其言天地之表六合之外無際無極皆其身所親歷足所親履目習見而耳習聞也以爲世外瓌特廣博之論置之可矣今儒者乃援引大傳天地網緼通晝夜之道而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思誠之不可揜孟子大而化聖而不可知而曰吾所有之道蓋若是也譽之者以自同毀之者以自異嘻末矣

以上謝山補

水心習學記言

舜言精一而不詳伊尹言一德詳矣至孔子于道及學始皆言一以貫之夫行之于身必待施之于人措之于治是一將有時而隱孔子不必待其人與治也道者自古以爲微眇難見學者自古以爲纖悉難統今得其所謂一貫通上下萬變逢原故不必其人之可化不必其治之有立雖極亂大壞絕滅蠹朽之餘而道固常存學固常明不以身歿而遂隱也然予嘗疑孔子旣以一貫語曾子直唯而止無所問質若素知之者以其告孟敬子者考之乃有粗細之異貴賤之別未知于一貫之理果合否曾子又自轉爲忠恕

忠以盡己。恕以盡人。雖曰內外合一。而自古聖人經緯天地之妙用。固不止于是。疑此語未經孔子是正。恐亦不可便以爲準也。子貢雖分截文章性命。自絕于其大者而不敢近。孔子丁寧告之。使決知此道。雖未嘗離學。而不在于學。其所以識之者。一以貫之而已。是曾子之易聽。反不若子貢之難曉。至于退言之學。但夸大會子一貫之說。而子貢之所聞者。殆置而不言。此又子之所不能測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近世以曾子爲親傳孔子之道。死復傳之于人。在此一章。案曾子末後語。不及正于孔子。以爲曾子自傳其所得之道。則可以爲得孔子之道。而傳之則不可。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傳皆一道。孔子以教其徒。而所受各不同。以爲雖不同。而皆受之孔子。則可以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而曾子獨受而傳之人。大不可也。孔子嘗告曾子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旣唯之。而自以爲忠恕。案孔子告顏子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蓋己不必是人。不必非。克己以盡物可也。若動容貌而遠暴慢。正顏色而近信。出辭氣而遠鄙倍。則專以己爲是。以人爲非。而克與未克。歸與不歸。皆不可知。但以己形物而已。且其言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而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尊其所貴。忽其所賤。又與一貫之指不合。故曰。非得孔子之道而傳之也。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非特以身傳也。存之于書。所以考其德。得之于言。所以知其心。故孔子稱天之未喪斯文。爲己之責。獨顏淵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旣竭吾才。餘無見焉。夫託孤寄命。雖曰必全其節。任重道遠。可惜止于其身。然則繼周之損益爲難知。六藝之統紀爲難識。故曰非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受而傳之也。傳之有無道之大事也。世以曾子爲能傳。而子以爲不能。子豈與曾子辯哉。不本諸古人之源流。而以淺心狹志。

自爲窺測者。學者之患也。

案洪範耳目之官不思而爲聰明。自外入以成其內也。思曰睿。自內出以成其外也。故聰入作哲。明入作謀。睿出作聖。貌言亦自內出而成于外。古人未有不內外交相成而至于聖賢。故堯舜皆備諸德。而以聰明爲首。孔子告顏淵非禮勿視。非禮勿聽。學者事也。然亦不言思。故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又物之是非邪正。終非有定。詩云有物有則。子思稱不誠無物。而孟子亦自言萬物皆備于我矣。夫古人之耳目安得不官。而蔽于物。而思有是非邪正。心有人危道微。後人安能常官而得之。舍四從一。是謂不知天之所與。而非天之與此。而禁彼也。蓋以心爲官。出孔子之後。以性爲善。自孟子始。然後學者盡廢古人之條目。而專以心爲宗主。致虛意多。實力少。測知廣。凝聚狹。而堯舜以來內外相成之道廢矣。皇極言淫朋比德。則民有罪焉。下無好德。而上之福則不錫焉。王義王路以我爲正。而民之情不敢自任焉。蓋待于民者已狹。而出于君者。民已不可忤矣。猶曰未至于虐而已。然則夏商之季。俗壞民薄。而堯舜禹湯之道。已不可復反乎。臯陶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箕子之言無乃異是與。蓋亦有不得已者與。然則成康之後。遂爲雜霸。不復古人之萬一者。其兆見矣。九疇于古無見也。禹稱九功。或者幾近之。儒者爭言古稅法必出于十一。又有貢助徹之異。而其實不過十一。夫以司徒教養其民。起居飲食。待官而具。吉凶生死。無不與偕。則取之雖或不于十一。固非爲過也。後世芻狗百姓。不教不養。貧富憂樂。茫然不知。直因其自有而遂取之。則就能止于十一而已。不勝其過矣。亦豈得爲中正哉。况合天下以奉一



君地大稅廣。上無前代封建之煩。下無近世養兵之衆。則雖二十而一可也。三十而一可也。豈得以孟子  
絡道之言爲斷邪。

曲禮中三百餘條。人情物理的然不違。餘篇如此。要切言語。可併集爲上下篇。使初學者由之而入。豈惟  
初入。固當終身守而不畔。蓋一言一行。則有一事之益。如鑑觀像。不得相離也。古人治儀。因儀以知事。曾子  
所謂籩豆之事。今儀禮所遺。與周官戴氏雜記者是也。然孔子教顏淵。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  
禮勿動。蓋必欲此身常行于度數折旋之中。而曾子告孟敬子。乃以爲所貴者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三  
事而已。是則度數折旋。皆可忽略而不省。有司徒具其文。而禮因以廢矣。故予以爲一貫之語。雖唯而不  
悟也。今世度數折旋。旣已無復可考。則曾子之告孟敬子者。宜若可以遵用。然必有致于中。有格于外。使  
人情事理。不相踰越。而後其道庶幾可存。若他無所用力。而惟三者之求。則厚者以株守爲固。而薄者以  
捷出爲僞矣。

案經傳諸書。往往因事該理。多前後斷絕。或彼此不相顧。而大學自心意及身。發明功用。至于國家天下。  
貫穿通徹。本末全具。故程氏指爲學者趨詣簡捷之地。近世講習尤詳。其間極有當論者。堯典克明峻德。  
而此篇以爲自明其德。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條目。略皆依倣而云也。然此篇以致知格物爲大學  
之要在誠意正心之先。最合審辨。樂記言知誘于外。好惡無節于內。物至而人化。知與物皆天理之害也。  
予固以爲非。此篇言誠意必先致知。則知者心意之師。非害也。若是則物宜何從。以爲物欲而害道。宜格  
而絕之邪。以爲物備而助道。宜格而通之邪。然則物之是非。固未可定。而雖在大學之書者。亦不能明也。

程氏言格物者窮理也。案此篇。心未正當正。意未誠當誠。知未至當致。而君臣父子之道。各有所止。是亦入德之門耳。未至于能窮理也。若窮盡物理。矩矱不踰。天下國家之道。已自無復遺蘊。安得意未誠。心未正。知未至者。而先能之。詩曰。民之靡盬。誰夙知而莫成。疑程氏亦非也。若以爲未能窮理。而求窮理。則未正之心。未誠之意。未致之知。安能求之。又非也。然所以若是者。正謂爲大學之書者。自不能明。故疑誤後學爾。以此知趨詣簡捷之地。未易求而徒易惑也。案舜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孔子非禮勿視。聽言動皆不論。有物無物。喜怒哀樂之未發。非無物發而皆中節。非有物。三章眞學者趨詣簡捷之地也。其他未有繼者。今欲以大學之語繼之。當由致知爲始。更不論知以上有物無物。物爲是。物爲非。格爲絕。格爲通也。若是則所知靈悟。心意端一。雖未至于趨詣簡捷之地。而身與家國天下之理貫穿通徹。比于諸書之言。先後斷絕。彼此不相顧者。功用之相去遠矣。坐一物字。或絕或通。自知不審。意迷心誤。而身與家國天下之理窒滯而不闕。方爲學者之患。非予所敢從也。以上梨洲原本。

百家謹案。格物不言先。而言在。則大學頭腦。原始致知。格物卽知止之義。知止卽求至善之地。故至能慮而後能得也。

乾以自彊不息。坤以厚德載物。屯以經綸。家人以果行育德。需以飲食宴樂。訟以作事謀始。師以容民畜衆。小畜以懿文德。履以辨上下。定民志。否以儉德避難。同人以類族辨物。大有以遏惡揚善。謙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隨以嚮晦入宴息。蠱以振民育德。臨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賁以明庶政。無敢折獄。大畜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頤以慎言語。節飲食。大過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坎以常德行。習教事。咸以

虛受人恆以立不易方。遜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大壯以非禮勿履。晉以自昭明德。明夷以泣衆用晦而明。家人以言有物而行有恆。睽以同而異。蹇以反身修德。解以赦過宥罪。損以懲忿窒慾。益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夫以施祿及下。萃以除戎器。戒不虞。升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困以致命。遂志。井以勞民。勸相革。以治曆明時。鼎以正位。凝命。震以恐懼修省。艮以思不出其位。漸以居賢德善俗。歸妹以永終知敝。豐以折獄。致刑。旅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巽以申命行事。兌以朋友講習。節以制度。數議德行。中孚以議獄。緩死。小過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既濟以思患豫防。未濟以慎辨物居方。皆因是象用是德。修身應事。致治消患之正條目也。孔子與弟子分別君子小人甚詳。而正條目于易。乃著明之。又當于其間。擇其尤簡直切近者。

祖望謹案水心所引五十四條。而曰先王曰后曰大人者。皆不豫焉。

近世有求端用力之說。夫力則當用。而端無事于他求也。求諸此足矣。

祖望謹案水心又曰。顏曾而下。訖于思孟。所名義理。千端萬緒。然皆不若易象之示人簡而切確。而易行。

班固言孔子爲象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于論語無所見。然象象辭意勁厲。截然著明。正與論語相出入。其爲孔氏作無疑。至所謂上下繫。文言序卦。文義複重。淺深失中。與象象異。而亦附之孔氏者。妄也。大傳依于神以夸其表。耀于文以逞其流。于易道出入而已。

自堯舜至文武君臣相與造治成德。雖不爲疏以致敗。亦無依密以成功者。君臣不密。此論雜霸戰國之

事可也。去帝王遠矣。

祖望謹案。此論最是。

易以彖釋卦。皆卽其畫之剛柔逆順往來之情。以明其吉凶得失之故。無所謂无思无爲寂然不動不疾不行之說。予嘗患浮屠氏之學至中國。而中國之人皆以其意立言。非其學能與中國相亂。而中國之人實自亂之。今傳之言易如此。何以責夫異端。

天一地二一節。此言陰陽奇耦可也。以爲五行生成。非也。其曰天生而地成。是又傳之所無。而學者以異說佐之。

孔子象辭。無所謂太極者。不知傳何以稱之。自老聃爲虛無之祖。然猶不敢放言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已。莊列始妄爲名字。不勝其多。故有太始太素茫昧廣遠之說。傳易者將以本原聖人扶立世教。而亦爲太極以駭異後學。後學鼓而從之。失其會歸。而道日以離矣。

崇高莫大乎富貴。是以富貴爲主。至權與道德並稱。詩書何嘗有此義。從之則不足以成道德。而終至于滅道德。比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大有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然則崇高富貴。必如是而後可。不然其敝至于秦漢矣。

祖望謹案。車玉峯謂水心此言太過。予謂水心以富貴必由道德而成。其崇高亦自有義。

旣謂包犧始作八卦。神農堯舜續而成之。又謂易興于中古。當殷之末世。其衰世之意。是不能必其時。皆以意言之。

序卦最淺鄙。

書自典謨始。此古聖賢所擇。非孔氏加損。其間書序。舊史所述。非孔子作。

虞夏商書之言德。必自厚而民服。箕子敍三德。乃視世厚薄。而稱吾德以父之。非古人意也。古者戒人君。自作福威玉食。必也克己以惠下。敬身以敦俗。况于人臣。尙安有作福威玉食者。箕子之言。得非商之末世。權彊陵上之俗已成。紂雖肆其暴。而威柄已失。故其言如此。然而武周亦未嘗用也。秦漢乃卒用之。皇極雖多立善意。以待其臣。然黨偏已扇。虛僞已張。廉恥已喪。欲救于末流。甚難。非大刑弗治。非峻防必踰。君德日衰。臣節日壞。是時帝王之道。非降爲刑名法術不止。悲夫。

武王卽以商封武庚。不私其地。德過于湯矣。武庚弗從而滅。周公無所寄之。然後以次分封。而同姓多焉。後世謂犬牙相制。爲磐石宗。若自守其天下者。非本旨也。

商之貴家舊族。終頑不率。周公方爲之營洛。遷以自近。而化誨之。召公又戒成王。疾敬德。蓋與禹益同意。不隨世變而遷。惟聖賢能之。

君薨。世子不言。委政冢宰。免喪而後卽阼。古人之達禮也。成王當彌留之際。被冕憑几。以其子託諸臣。召公及羣公。渝恤致文。而奉之康王。又使康王報誥之。何忽以位爲重。而爲是衰末之舉與。嗚呼。紂武庚之時。變故煩矣。管蔡流言。成王疑慮。道將喪矣。周召恐懼。師保協心。卒能復成王于德。于是疾病矣。洮頽自力。大延羣臣。還以周召訓己者。而訓之。是可爲難矣。是故召畢變禮。傳命于康。儀物粲然。四方風動。爲斯道之所在也。位何足言哉。

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成王知所以命君陳矣。然而人材日陋。世變日下。皆依勢倚法之類也。成康再世。皆以商民爲畏。非畏其頑。畏吾不能化也。越三紀而後化。俟之以道。不以刑也。觀畢命而成康之道備矣。

詩三百。皆史官先所采定也。不因孔子而後刪。

詩不當以正變分。要以歸于正。

七月之詩。以家計通國服。以民力爲君奉。自後世言之。不過日用之麤事。非人紀之大倫也。而周公直以爲王業。此論治道者所當深體也。洪範曰。惟天陰騫下民。相協厥居。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古人未有不先知稼穡。而能君其民。以使協其居者。此詩乃無逸之義疏。協居之條目也。後世棄而不講。其講之者。亦自笑其迂淺而無用。乃以勢力威力爲君道。以刑政末作爲治體。漢之文宣。唐之太宗。雖號賢君。其實去桀紂尙無幾。可不懼哉。

祖望謹案。末句似已甚。然要異乎同甫矣。

厲王後。天下不復有號令。宣王詠歌。皆封建征伐蒐狩宮室之事。其一時作起。觀聽赫然。固臣子所喜。至于恩深澤厚。本根有託。敬保元子。綢繆室居。則未可謂知文武成康之意也。故不幸一傳而壞。讀詩者徒樂其辭。而不察其事。則治道失之遠矣。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言照物之遠。不在危地也。然而必也。死生禍福。不入其心。自班固以明哲少史遷。而後世相傳。轉爲自安之術。殆于誣德矣。

孔子之先。非無達人。六經大義。源深流遠。取舍予奪。要有所承。使皆蕪廢訛難。則仲尼將安取斯。今盡掄前聞。一歸孔氏。後世所以尊孔氏者。固已至矣。推孔子之所以承先聖者。則未爲得也。當孔子時。魯衛舊家。往往變壞。孔子子時。力足以正之。使復其舊而已。非謂盡取而紛更之也。後世賴孔子是正之力。得以垂于無窮。而謂凡孔子以前。皆其去取。蓋失之。故曰詩書不因孔子而後刪。

周官言道則兼藝。貴自國子弟。賤及民庶。皆教之。其言儒以道得民。至德以爲道本。最爲要切。而未嘗言其所以爲道者。雖書堯舜時。亦以言道。及孔子言道。尤著明。然終不的言明道是何物。豈古人所謂道者。上下皆通知之。但患所行不至邪。老聃本周史官。而其書盡遺萬事。而特言道。凡其形貌。朕兆。眇忽。微妙。無不悉具。予疑非聃所著。或隱者之辭也。而易傳及子思孟子。亦爭言道。皆定爲某物。故後世之于道。始有異說。而又益以莊列西方之學。愈乖離矣。今且當以周禮二言爲證。庶學者無畔援之患。而不失古人之統。

祖望謹案此永嘉以經制言學之大旨。

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而宗伯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是則民僞者。天之屬也。民情者。地之屬也。僞者。動作文爲辭讓度數之辨也。情者。耳目口鼻四肢之節也。子產言人生始化曰魄。陽曰魂。而儒者因謂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易傳又謂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故後世皆以魂知爲陽。體魄爲陰。然以宗伯之言考之。則魂知者。固陰德也。體魄固陽德也。僞不可見。而能匿情。故爲陰。情可見。而能滅僞。故爲陽。禮樂兼防。而中和兼德。則性正而身安。此

古人之微言篤論也。若後世之師者，教人抑情以徇僞，禮不能中，樂不能和，則性枉而身病矣。

祖望謹案：此節說得有病。

檀弓膚率于義禮，而審縮于文辭。

孔子時，聖人之力，尚能合一，以接唐虞夏商之統，故所述皆四代之舊。至孟子時，所欲行于當世，與孔子已稍異，不惟孟子，雖孔子復出，亦不得同矣。然則治後世之天下，而求無失于古人之意，蓋必有說，非區區陳迹所能干也。

以曾子問禮及雜記諸禮與儀禮考之，益知其所謂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者，蓋曾子之所厭而不講也。雖然，籩豆數也，數所以出義也。古稱孔子與其徒，未嘗不習禮，雖逆旅芟舍不忘，是時禮文猶班班然行于上下，智者將棄之矣，貫而爲一，孔子之所守也。執精略麤，得未失本，皆其所懼也。

大小行人司儀，所以親待諸侯邦國之禮。周衰，惟管仲知之，故其言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于諸侯，孔子謂管仲身不由禮，則禮不能行于天下，故謂之小器。孟子考之不詳，因亦并廢管仲。

諸侯之國，前代相因，周之特封者，齊晉魯衛陳蔡宋鄭，皆自五百里以下，謂必百里者，妄說也。

祖望謹案：水心欲主張周禮，以非孟子。

觀經解所言，當時讀書之人，其陋已如此，固難以責後人也。然自周召既亡，大道釐析，六藝之文，惟孔子能盡得其意，使上世聖賢之統可合，自子思孟子猶有所憾，則經解所言，亦其常情。但後學緣此墮處不



少。

禮非玉帛所云。而終不可以離玉帛。樂非鐘鼓所云。而終不可以舍鐘鼓。仲尼燕居。乃以几筵升降酌獻。酬酢。不必謂之禮。而以言而履之爲禮。以綴兆羽籥鐘鼓。不必謂之樂。而以行而樂之爲樂。是則離玉帛。舍鐘鼓。而寄之以禮樂之虛名。天下無復禮樂矣。

書稱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卽天命之謂性也。然可以言降衷。而不可以言天命。蓋物與人生于天地之間。同謂之命。若降衷。則人固獨得之矣。降命而人獨受。則遺物若與物同受命。則物何以不能率。而人能率之哉。書又稱若有恆性。卽率性之謂道也。然可以言若有恆性。而不可以言率性。蓋已受其衷矣。故能得其當然者。若人而有恆。則可以爲性。若止受于命。不可知其當然也。而以意之所謂當然者。率之則道離于性。而非率也。書又稱克綏厥猷。猷惟后。卽修道之謂教也。然可以言綏。而不可以言修。蓋民若其恆性。而君能綏之。無加損焉爾。修則有所損益。而道非其真。則教者彊民以從已矣。

祖望謹案。水心于中庸首章極稱之。而不滿于此三句。

慎獨爲入德之方。

書稱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之統紀。體用卓然。百聖所同。而中庸顯示開明。尤爲精的。蓋于未發之際。能見其未發。則道心可以常存而不微。于將發之際。能使其發而皆中節。則人心可以常行而不危。不微不危。則中和之道致于我。而天地萬物之理。遂于彼矣。自舜禹孔顏相授。最切。其後惟此言能繼之。

師之過。商之不及。皆知者賢者也。其有過不及者。質之偏。學之不能化也。若夫愚不肖。則安取道之不明。與不行。豈愚不肖致之哉。今將號于天下曰。知者過。愚者不及。是以道不行。賢者過。不肖者不及。是以道不明。然則欲道之行。與明。必處知愚賢不肖之間。邪。任道者。賢知之責也。安其質而流于偏。故道廢。盡其性而歸于中。故道興。愚不肖何爲哉。

祖望謹案。此說是。

飲食知味。自爲一章。猶足以教人。若繫之此下。是以賢知愚不肖同爲不知味者。害尤大矣。漢人雖稱中庸。子思所著。今以其書考之。疑不專出子思。

素貧賤行乎貧賤。可也。素富貴行乎富貴。不可也。在下位不援上。可也。在上位止于不陵下。未盡其義也。知致而意誠者。不期誠而誠也。意誠而心正者。不期正而正也。

祖望謹案。此說亦未盡。蓋開截分段固非。而此說則太直。

所謂大學者。以其學而大成。異于小學。處可以修身。出可以治國。平天下也。然其書開截箋解。彼此不相顧。而貫穿通徹之義。終不明。學者又章分句晰。名爲習大學。而實未離于小學。可惜也。

紀侯見滅。公羊以爲百世可以復讎。妄也。就如其言。哀公雖紀侯所譖。而周所誅。是并讎周也。春秋又從而賢之乎。

管仲仗信秉禮。然以成其利心。于是諸生又別爲陰謀之書。申商韓非之術。並與。

琴張宗魯事。知孔子所爲明道教人。非止性分上工夫。惟顏閔二冉爲所同。外此雖曾子知道。亦未能盡。

其義。子路之流不論也。

祖望謹案未必盡然。琴張事正從性分來。

齊桓管仲但爲情欲不制無正心誠意修身齊家之功。喜怒用師無不殄厥愠不隕厥問之德。至于貪土地自封殖行詐謀逞威虐如晉文者。蓋皆無之。宜孔子以爲正而不譎如其仁也。

驩兜等雖姦慝害政然其不肖何至如季文子所言。乃汗堯躬居大位而不能去。蓋傳習之誤。投袂而起履及于室。皇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遂圍宋。古今未有此比。是其國無一日不在兵。其兵無一日不可出也。民之窮于戰鬥可知矣。然不亡而卒以霸。蓋自是以後。世道當別論。前志不復可接續也。

喜怒以類者鮮。庶幾哉。不遷怒之學矣。

分謗。後世所稱以爲美。然以僞爲德。世道愈失。

赤烏几几。聖人之道也。臨深履薄。賢者之事也。

穆姜所稱四德。古人說易有此論。其義狹。不足以當乾。孔子推明其義。乃乾德也。

尹公佗事。考之左傳。知有友而不知有君。戰國所爲仁義多如此。孟子不暇辨也。

子罕扶築者。不受德。與卻克分謗。意同義異。蓋自君言之。則當先君後民。自民言之。則當先公後私。理各

有所正也。

世祿不在不朽之數。然古亦未有無功德而世其祿者。學者要當德義爲無挾而存耳。

晏子不亡不死不歸不從崔慶敵。從容去就之際。然要爲有走作處。而亦不足以阻折亂臣賊子之姦心。蘧伯玉不聞君出敢聞其入。二語。古人于事變之際。少干涉。不惟功名之心薄。誠恐雅道自此而壞。後世則不然。

子產相鄭。若止是施政于民。亦非難事。大要國體不立。如旣壞之室。扶東補西。欲加修治。使之完美自立。固非舊之可因。亦非新之可革。裁量張弛。不用一法。其曲折甚難。故有思始成終如農有畔之論。

鄭作邱賦。當由人多于地。若無故重斂。亦子產所不爲也。然君子以變古爲難。須更有商量。子產未免矜才一向做下。

鄭鑄刑書。子產于扶補傾壞之中。必欲翦裁比次。自令新美。做到變古處。先王之政。遂不可復。治道固不能不與時遷移。然亦有清靜寧民。可以坐消四國之患。使古意自存者。而爲是紛紛。此老聃所以有感于周之末造。且欲并廢其初也。

以晏子答齊侯問疾及梁邱據和同二義考之。古之聽言者。要是自己切近處。易有所覺。故進言者苟有動悟。則于政事反之不難。後世人主。本身去義理甚遠。人臣止能就事開說。至其身過。則不復敢嚮邇。就使于事有所正。而其效固已薄矣。晏子所陳。猶是援證始末。孔子但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簡淡無執。捉處。景公便深省解。然則非獨晏子能言之功也。蓋春秋以前。據君位利勢者。與戰國秦漢以後不同。君臣之間。差不甚遠。無隆尊絕卑之異。其身之喜怒哀樂。尙可反求故也。不然。則孟子非不教人以格君心之非。後世用之。其驗殊少。反被迂拙之誚。曾不如就事開說者。猶能得其一二也。嗚呼。君德不同若此。欲盡

爲臣之義。豈易言哉。

成。轉說文。王詩與馬鄭何遠。所謂經生陋儒。非獨秦火後有之也。

吳始用子胥之謀。孟子謂服上刑者。此之類也。

夫差虛內事外。輕用民力。亡形已成。子胥不知救正其本。而急于滅越以求霸。使越可滅。不二十年。要亦不免于亡。

宣王不藉千畝而料民。戰國之風氣已開。吉甫方召之徒。自相歌誦。得非新進驟起。以旦夕成功。舊人前輩所不與邪。故太子晉以與幽厲同稱。學者所當知。

齊語載管仲相齊。細考多不合。

四民未有不以世。至于烝進髦士。則古人蓋曰無類。雖工商不敢絕也。

諸侯之爲。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晉人所言春秋也。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懼其心。楚人所言春秋也。然則晉乘楚構杙。當時戰國妄立名字。

古之人君。不能從諫。其諫者不加怒也。

祖望謹案。洩治則以此死。亦未必盡然。水心特以之勉後之君耳。

左史倚相舉衛武公語。當是時。未有生老病死。入士大夫之心。不以聰明寄之佛老。爲善者有全力。故多成材。凡人壯不自定。老而自逸。是末世人材也。

孟子曰。仁則榮。又曰。仁者宜在高位。高榮。仁之報也。而不能必高與榮。必高是不可下也。必榮是不可枯。

也是以利誘人使爲仁也。仁始病矣。

祖望謹案。孟子特以誘人爲仁。然水心論卻極正。

國語非左氏所爲。

志學至從心所爲限節者。非所以爲進德之序。疑非孔子之言。由後世言之。祖習訓故淺陋相承者。學而不思之類也。穿穴性命空虛自喜者。思而不學之類也。士不越此二途。

體孔子之言仁。要須有用力處。克己復禮爲仁。由己其具體也。出門如賓。使民如祭。其操術也。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又術之降殺者。常以此用力。而一息一食無不在仁。庶可矣。

見其過而內自訟。足以入德矣。人能見其善而內自譽耳。

不遷怒。不貳過。以是爲顏子之所獨能。而凡孔氏之門。皆輕愠頻復之流。與是孔子誣天下以無人也。蓋置身于喜怒是非之外者。始可以言好學。而一世之人。常區區乎求免于喜怒是非之內。而不獲如摺泥而揚其波也。嗚呼。必若是。則惟顏子耳。

天下之事變雖無窮。天下之義理固有止。故後世患不能述而無所爲作也。信而好古。所以能述也。今之學者。不述乎孔子。而述其所述。不信乎孔子。而信其所信。則道終以不明。

徒義猶遷怒也。義則必徙以就之。怒則不遷以就之。其機一也。

儒者不考于德。而徇于學。則以其學爲道之病。

言勇至不懼而止。子路之勇。可以言無懼矣。然必兼仁與知。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雖伊呂不能易。不然。

則以獨勇爲子路之不得其死矣。  
疏水曲肱浮雲富貴之說。詩書所未有。蓋是時道德在上而不在下也。

祖望謹案。書則無之。詩則已有之矣。

百聖之歸。非心之同者不能會。衆言之長。非知之至者不能識。故孔子教人以多聞多見而識之。又著于大畜之象。

禮教至周而大備。道盛仁熟之士。固已揖讓周旋其中。初德偏善。亦皆有所依據。外不失人。內不失己。故孔子深惜禮之廢。而欲其復行也。恭慎勇直。得于天者。非不美。然有禮則以其質成。無禮則以其質壞。人非下愚。未有無可成之質。使皆一于禮。則病盡而材全。

克復爲仁。舉全體以告顏淵也。孔子未嘗以全體示人。非吝之也。未有能受之者也。顏淵曷爲能受之。能問其目故也。全體因目而後明。

世謂孔子語曾子一貫。曾子唯之。不復重問。以爲心悟神領。不在口耳。豈有是哉。一貫之指。因子貢而纒明。因曾子而大迷。

孟子出而說齊梁之君。幾得政于齊。問答十數章。大抵逆來順往。無問其所從。必得吾之所以言而後止。故孟子自謂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間。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夫指心術之公私于一二語之近。而能判王霸之是非。于千百世之遠。迷復得路。渙然昭蘇。宜若不待堯舜禹湯而可以致唐虞三代之治矣。當是時。去孔子雖止百餘年。然齊韓趙魏皆已改物。

魯衛舊俗淪壞不反。天下盡變。不啻如夷狄。孟子亦不暇顧。但言以齊王由反手也。若宣王果因孟子得警發。豈遂破長夜之幽昏哉。舜禹克艱。伊尹一德。周公無逸。聖賢常道。忱惕兢畏。不若是之易言也。自孟子一新機括。後之儒者。無不益加討論。而格心之功。既終不驗。反手之治。亦復難興。可爲永歎。堯舜君道也。孔子難言之。其推以與天下共。而以行之疾徐先後。喻之明非不可爲者。自孟子始也。

周衰。天下之風俗漸壞。齊晉以盟會相統帥。及田氏六卿吞滅。非復成周之舊。遂大壞而不可收。戎夷之橫猾。不是過也。當時往往以爲人性自應如此。告子謂性猶杞柳。義猶柷楹。猶是言其可以矯揉而善。尙不爲惡性者。而孟子并非之。直言人性無不善。不幸失其所養。使至于此。牧民者之罪。民非有罪也。以此接堯舜禹湯之統。雖論者或以爲有善有不善。或以爲無善無不善。或直以爲惡。而人性之至善。未嘗不隱然見于搏噬縻奪之中。此孟子之功。所以能使帝王之道。幾絕復續。不以毫釐秒忽之未備爲限斷也。予嘗疑湯若有恆性。伊尹習與性成。孔子性近習遠。乃言性之正。非僅善字所能宏通。後世學者。既不親履孟子之時。莫得其所言之要。小則無見善之效。大則無作聖之功。所謂性者。姑以備論習之一焉而已。

許行言。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雖非中道。比于刻薄之政。不有間乎。孟子力陳堯舜禹稷所以經營天下。至謂其南蠻馼舌之人。非先王之道。詞氣峻截。不可嬰拂。使見老子至治之俗。民各甘其食。美其服。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生老死不相往來之語。又當如何。

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疑



皆執德之偏。

孔子但言伯夷求仁得仁。餓死于首陽之下。而孟子乃言其不可與鄉人處。則無故而迫切已甚。伊尹果自任以天下之重。而無亂亡之擇。則曷爲不度其君。案書伊尹去亳適夏。武王觀政之比。而傳者以爲五就。孔子言柳下惠止于不枉道。不去父母之邦。而孟子遂以爲與鄉人處不忍去。則誣辱已甚。夫孟子之稱伊尹。不幾于所謂狂。伯夷不幾于所謂狷。而柳下惠疑若鄉原然者。疑亦未精也。

二戴記孔子從老聃事禮家。儒者所傳也。司馬遷記孔子見老聃。歎其猶龍。關尹彊之著書。與莊子合。是爲黃老者。借孔子以重其師之詞也。使聃果爲周藏史。嘗教孔子以故記。雖心所不然。而欲自明其說。則今所著者。豈無緒言一二。辨晰于其間。而故爲巖居川游。素隱特出之語。何邪。然則教孔子者。必非著書之老子。而爲此書者。必非禮家所謂老聃。妄人訛而合之耳。自伏羲以來。漸有文字。三墳五典。今不傳。大抵多言變化。恟恍。非世教所用。非人心所安。故堯舜禹臯。以至周孔。損削弗稱。雲濛案。智學記言。此下有管子尙權謀。子華子言仁義。其人老子並時。或相先後。亦皆與道德之意相首尾。數語應補入。老子之學。

固昔人之常。至其能盡去。謬悠不經之談。而精于事物之情僞。執其機要。以御時變。則他人之書。固莫能及。蓋老子雖爲虛無之宗。而皆有定理可驗。遠不過有無之變。近不過好惡之情。而其術備矣。其徒列禦寇。莊周祖述之。上推天地之初。下極人物之化。其言下里夷貊。如太始太素。青寧程馬。于其指歸。終不能識。上則瀆天下則欺人。

凡人心實而腹虛。骨弱而志彊。其有欲于物者。勢也。能使反之。則其無欲于物者。亦勢也。聖人知天下之

所欲而順道節文之使至于治而老氏以爲抑遏泯絕之使不至于亂。

予固謂老子之言有定理可驗至于私其道以自喜而于言天地則多失之古人言天地之道莫詳于易卽其運行交接之著明者自畫而推逆順取之其察至于能見天地之心而其蘊亦能通吉凶之變後世共由不可改也今老子徒以孤意妄爲窺測而其說輒累變不同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夫天地以大用付陰陽陰陽成四時殺此生彼豈天地有不仁哉曰玄牝之門是爲天地根則是不以乾統天而天之行非健也曰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天地尙不能久而况人乎夫飄風驟雨非天地之意也陵肆發達起于二氣之爭至于過甚亦有天地所不能止者矣然君子之象爲振民育德赦過宥罪而區區血氣之門何敢擬于其間蓋老子以人事言天而其不倫如此夫有天地與人而道行焉未知其孰先後也老子私其道以自喜故曰先天地生又曰天法道又曰天得一以清不稽于古聖賢以道言天而其慢侮如此及其以天道言人事則又忘之曰天道其猶張弓則是天常以機示物而未嘗法道之虛一無爲也然則從古聖賢者畏天敬天而從老子者疑天慢天其不可也必矣。

案易勞謙君子有終而萬民服蓋以功與人而已不居焉老子保此道者不欲盈自爲而已。

蓋老子之微言纔十數章其有見于道者以盈爲冲以有爲無以柔爲剛以弱爲彊而已然謂堯舜三代之聖人皆不知出此也遂欲盡廢之而以其說行天下嗚呼使其爲藏史之老聃則執異學以亂王道罪不勝誅矣使其非聃而處士山人乘王道衰闕之際妄作而不可述奇言而無所考學者放而絕之可也奈何俛首以聽或者又助之持矛焉然則學而不盡其統與不學同。

子華子太初實生三氣。曰始曰元曰玄。其言如此。異哉。蓋古之言道。三墳八索。舊所聞記。往往皆然。故問者有風輪誰轉。三三六六。誰究誰使之語。明其爲常所傳習也。案浮屠在異域。而風水諸輪。相與執持。上至有頂。其說尤怪。洪範九疇。箕子言天所錫。一爲五行。卽是書所謂上炎下注者。然易言坎離。未嘗如是。書所謂獨幹中氣。生生萬物。新新不窮者。經藉乖異。無所統一。轉相誕惑。而不能正。後世學者。幸六經已明。五行八卦。品列純備。道之會宗。可以日用而無疑矣。奈何反爲太極無極。動靜男女。清虛一大。轉相夸授。自貽蔽蒙。皆由于大傳文言諸雜說之亂易。是以學者紛紛至此。

祖望謹案。陳振孫深以水心之篤信子華子爲誚。水心亦自嘗云。子華子書甚古。而文與今人近。則固疑之矣。此乃其第一條。亦言其駁而終不以爲僞。則蔽也。

家語載季氏用田賦。詳于左氏。因歎唐人自天寶一時倉猝。不知以田養兵。而以稅養兵。流害相承。至今日。

國策忠臣令誹在下。譽在上。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君臣相忌之勢。至是始成。古今固無人臣自賢以貶其君。而可以致治。然亦無自毀以成其君。而可以不亂者。夏禹有訓。君臣克艱而已。談客妄論。能使人心術下移。

范臺舉觴魯君。擇言四事。自伯禽以來。惟僖公稱賢。猶未能及此言也。魯方百里者五。其君之賢如此。而不能興其國。豈流傳之誤邪。抑偏側于暴彊之間。而不足自立邪。

唐睢言人有德于我。不可忘。吾有德于人。不可不忘。此固人之常心。當然進而至于不矜不伐。德之成者。

也。

論世有三。三代以上。道德仁義。人心之所止也。春秋以來。人心漸失。然猶有義理之餘。至于戰國。人心無復存矣。先物而流。造勢爲傾。繇絕以出。知巧架漏以成。事機皆背心離性而行者也。故其禍至于使天下盡亡而後已。自漢及今。學者復求于人心之所止。則有道矣。然其實者不能論。世觀變。則常患于不知。其浮者不能順德軌行。則撓而從之矣。故有以戰國策爲奇書者。義黃爲文字之始。而孔子斷自堯舜。蓋亦不起自孔子也。禹臯共明治道。祖述舊聞。其時去黃顛不遠。所稱道德廣大。皆獨曰堯舜。未有上及其先者。豈夸禰而忘祖哉。以爲神靈不常。非人道之始。闕不敢論。非掩之也。故稽古而陳之。君止堯舜。臣止禹臯陶。而義黃后牧之倫不與焉。史遷未造聖人之深旨。特于百家雜亂之中。取其雅馴者而著之。然旣數千年。所言不可信。審矣。

項籍學書不成。學劍又不成。學兵法。上世教法盡廢。而亡命草野之人。出爲雄彊。

明于道者。有是非而無古今。至學之則不然。不深于古。無以見後。不監于後。無以明前。古今並策。道可復興。聖人之志也。卓然謂王政可行者。孟子也。曉然見後世可爲者。荀卿也。然言之易者行之難。不可不審也。

天宮書。星文占驗家所存。方術所眩。晏子子產之所不道。

書懋遷有無化居。周譏而不征。春秋通商惠工。皆以國家之力。扶持商賈。流通貨幣。故子產拒韓宣子一環不與。漢高帝始行困辱商人之策。至武帝始有算船告緡之令。極于平準。取天下百貨自居之。夫四民

交致其用而後治化興。抑末厚本，非正論也。果出于厚本，而抑末雖偏，尚有義。若奪之以自利，何名爲抑？周人崇尚報應，史遷所稱唐虞之際，有功德臣十一人，而陳氏篡盜，亦曰舜所致，則是不復論天德也。孔孟之論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則雖勢位消歇，而道德自存，遷所未知。

王莽時，通知鐘律者，所言聲數度量權衡，無不傅合于易。又傳伶倫定律本，物皆由律起，妄矣。自司馬遷言六律爲萬事根本，漢人之論，因之。書言同律度量衡，古亦以律度數同爲一物，未嘗言皆由律起。而孔子贊易，無以八卦合度量權衡之文，義和之法，不可見。司馬遷造律，始以律之龠起。劉歆又推春秋與易參合爲一書案。堯舜時，易道未備，三代以前，未有春秋古曆法，蓋不起于律。易亦不兼曆數。以今逆古，皆無用之虛詞。

人主以有德王，無德亡。至騶衍妄造五德勝克，孔孟之徒，未嘗言也。

陰陽之精本在地，而上發于天。後世天文術家，固未有能言此者。然聖人敬天而不責，畏天而不求。天自有天道，人自有人道。曆象璇璣，順天行以授人，使不異而已。若不盡人道，而求備于天，以齊之，必如影之象形，響之應聲，求天甚詳，責天愈急，而人道盡廢矣。

經星之傳，遠自堯舜，其時諸侯尤多，而星吉凶所不主。占驗家固無其文也。左氏載禍福，其後始爭以意推之。天文地理，人道本皆人之所以自命，其是非得失吉凶禍福，要當反之于身。若夫星文之多，氣候之雜，天不以命于人，而人皆以自命者，求天曰：天有是命，則人有是事。此古聖賢所不道。劉向爲五行傳，歸于剗切當世，然洪範之說，由此墮裂。

箕子陳洪範曰。天所以錫禹。今尋典謨。不載被錫之由。若禹不自言所得于先。而箕子獨明其所傳于後。以是爲三代之祕文。此後世學者之虛論也。禹以六府三事爲九功。戒之董之。六府卽五行。三事則庶政羣事也。戒之董之。福極之分也。九功九疇。名異而實同也。禹言略。箕言詳。天之所錫。非有甚異不可知。蓋勸武王修禹舊法。乃學者以爲祕傳。迷妄臆測。相與申習。以吾一身視聽言貌之正否。而驗之于外物。則雨暘寒燠。皆爲之應。任人之責。而當天之心。出治之效。無大于此。今必一一配合牽引。已事往證。分別附著。而使洪範經世之成法。降爲災異陰陽之書。可爲痛哭。

漢武欲開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仲舒前以災異禁之。後以勉強開之。所禁者爲難信無用之迂說。所開者爲可喜旋至之立效。則堯舜禹湯之所爲兢惕畏慎者。終于不存。而唐虞商周之所以敬羨矜侈者。四面而至矣。是于武帝之病。方將象而深之。豈能治哉。

以樂論治。可也。求治而以樂爲先。鐘鼓管絃之存。何救于德之敗乎。而仲舒亦以樂爲先。躬行之實廢矣。又終于祥瑞。尤躬行者之諱也。

漢武動民于干戈。習俗于姦詐。仲舒雖能泛然諷導其外。未能戚然救止其內。

居君子位。爲庶人行。誠後世通患。然師友議論。以此自責。則可以此教人。主責士大夫。則不可。蓋人主當化小人。以有恥。不當疑君子。以無恥也。疑君子。以無恥。則人才掃地。不可振矣。

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初看極好。細看全疏闊。古人以利與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義光明。旣無功利。則道義乃無用之虛語耳。

凡正言之理無不具。而隱顯上下交相明者。古人所以爲經也。旁言之必酌于理。使是非得失有所考者。後人所以爲文也。若夫窮慮殫詞。以無爲有。自處于妄。而後反之正。此違于經而謬于文。上林大人諸賦是也。

漢世以術數操縱爲吏。趙廣漢尤爲民所稱。強家巨姓。盜奪縱橫。自古皆有。必待有以勝之。而後能使小民得職。則周公教康叔。成王命君陳。皆無用矣。若後世吏術不明。妄以廉明自許。但欲其下重足斂跡。而善惡顛倒者。又廣漢之徒所不爲。

王嘉有云。慎己之所獨向。察衆人之所共疑。可謂名言。

光武明帝以儒學飾吏事。心誠好之。而本質克治不盡。其臣佐才有所止。未能迪德。過不專在人主也。鄭玄雖曰。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蕪。刊改漏失。然不過能折衷衆俗。儒之是非耳。何曾望見聖賢藩牆。

鍾離意疏。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鹿鳴之詩。必言燕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有味哉。其言之也。推其所行。措之三代不難。

古之人才。必在分限之內。上自禹稷。下至方召。能成天地不及之功。然未有踰分越限者。雖春秋時尙然。及蘇張資揣摩之學。韓彭起飄揚之思。張騫陳湯繫空外國。乃有分外人材。而班超以三十六人開西域。其後愈降。分內者枯竭不繼。如濟水之絕。分外者誕漫不辭。如幻人之奏。俱無用矣。

樂恢諂杜安。干人主以窺踰。孟子所謂龍斷穿窬者也。孟子以後。至西漢。未有達此理者。西漢末節。士始

漸知之。王良之友所謂屑屑不憚煩。所以成東漢之俗。

仲長統二詩。放棄規檢。以適己情。自是風雅壞。而建安黃初之體出。

崔實政論絕無義。其大意不過病季世寬弛。欲以威刑肅之。不知亂亡之證不在此。

黃叔度爲後世顏子。觀孔子所以許顏子者。皆言其學不專以質。漢人不知學。而叔度以質爲道。遂使老莊之說。與孔顏並行。以善形惡。自是義理中偏側之累。故孟子謂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東漢儒者。欲以不平之意。加于敵法之上。以勝天下之不肖。宜其累發而累挫也。

吳祐延篤。進不求名。自行其志。凡人所願于世者。能淡薄而以厚自處。則寡怨而遠罪矣。如祐與篤。未嘗不正其言行。而卒免于亂世。率是道也。

黨錮之禍。實由太學。蓋是時諸生三萬餘矣。唐虞三代之爲學。其君皆聖賢。以身所行。與士相長。取材任官。又與相治。後世不然。如賈董之流。尙不知人主當自化。而徒欲立學以化人。如明帝始終。以學爲重。然編察無宏裕之益。其意謂不遷怒不貳過。惟用之諸生而已。此知勸學而不知明義之過也。况翟醜左雄。止要蓋千百間好屋。使四方遊士自來自去。于人主好尙。國家教養。了無干涉。師門徒者。踵陋習。希辟召者。養虛聲。賢否相蒙。名實相冒。激成大難。皆太學爲之。至鴻都。以詞賦小技。掩蓋經術。不逞趨利者。爭從之士。心益蠹。而漢亡矣。羣聚天下學者。使之極盛。而人主庸駘。視爲贅疣。身外之物。其勢固必至此。故子以爲羣萃州處。非管仲語。若人主不自爲學。徒設學以教之。欣厭不同。忿心歛起。小則爲然明之毀。大則爲東漢之禁。



彭城王據璽書。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古人垂誥。乃至于此。常慮所以累德者而去之。則德明矣。開心所以爲塞者而通之。則心夷矣。慎行所以爲尤者而修之。則行全矣。此作詔者。非能解釋義理。而言與之合。

和洽言古之大教在通人情。所謂不以格物者也。又言勉而行之。必有疲瘁。疲瘁二字。深得其要。故古人以利和義。不以義抑利。

末世所謂度內者。皆愚儒。所謂度外者。皆羣不逞。安得度內而非愚。度外而非不逞者。

魏明帝不能從楊阜高堂隆之諫。節減宮室。而欲傳蘇林秦靜之業。課試學者。緩其實而急其華。漢武帝誤之也。

享國久近。在其人之心量廣狹。孫權殘民以逞。故身死而不振。司馬德操謂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自末世揣時變者。負算略。語世事者。極縱橫。而儒生稽古。以俗士廢焉。德操所謂俊傑。幸有亮在。然猶未免于縱橫。法正之流。勿數可也。

諸葛亮龐統以詐取劉璋。所謂識時務者歟。如此俊傑。比之古人。更當吉蠲。以薦明德。諸葛亮曰。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此所以能服一世也。然以上當更有事。

司馬徽采桑樹上。坐龐統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微行懿筐之間。乃有王霸之略。足以樂而忘憂。貧賤誠不能爲士累也。

晉永寧元年自正月至閏月五星互經天當是時天下之亂固大然左傳叔興既占齊魯宋事無不驗又言君失問吉凶由人蓋先王舊學天不勝人叔興尙有聞也然自此占驗終勝而人道不立故予以爲五星互經天雖變異最大苟人道有以消復猶不當豫占也

上古君臣之職君之所得爲必以命于相相之所得爲必以歸于君此古今通義也舜以股肱耳目命禹禹復戒舜而終以明良之歌考其大意似舜盡欲以其職委禹禹戒以亦自聽覽無專畀臣下安于縱逸也然臯陶以爲元首叢脞肱股惰萬事墮則是君終不當自爲也靖郭君勸齊宣王五官之政日聽數覽既而厭之靖郭君由是得專齊權夫六卿各自以職倡九牧相猶無所司而况于君收五官而自任已不能久又以與人君相之職兼失矣始皇程書決事蓋不足論漢高惠事盡出蕭曹文景雖稍自親然陳平猶謂有主者則是時公卿各自分職丞相至欲斬鄧通量錯尙循古義也孝武初年更用一項文士中外相應以分外朝之勢及趙禹張湯更進宰相束手自是君相之職渙然離異君所欲爲不復以命相相一切聽其君所爲矣其後尙書權益重領錄出宰相上魏初別置祕書仍典尙書所奏尋改中書劉放孫資傾動中外侍中給事黃門通掌門下最爲禁密則尙書更是外朝而中書門下乃天子之私人其後又有內尙書由外達尙轉尙入中所行可否皆自內決人主之職十倍宰相已增者不可損已成者不可改也六卿天官事最繁而公孤職任甚簡故學者多云冢宰卽宰相或云公孤兼行非也冢宰乃有司之長職治其事以佐上者有司明其道以弼上者宰相

皇甫謐能道自分界中言語非耀文華者所能至

銷兵本欲休息百姓。而學者尤其弛備。然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裨冕搢笏。明堂耕藉。此成周銷兵節次也。則銷兵未必非。視其君思治進德何如耳。不然。後世忘戰者豈少邪。

李昂言經史道德。如采菽中原。勤之者則功多。此語當記。然所謂勤者。非漁獵搜取課勞計獲而後能也。晉有正始微言。勝會韻士。至于江左。雖安民之道不足。而扶世之志未衰。學者未宜略也。

伊尹謂肇修人紀。後世雖不足議此。然周之諸侯。大者秦楚。小者魯衛。傳世數十。蓋其爲國。尚皆有本末。更僕迭起。而維持制服之具。與之並行。所以久而猶存。不止富貴自身也。李斯首破壞此事。君臣俱得富貴。然亦相隨而亡。西漢雖皆李斯餘本。但時作一二有所憑藉。故享國麤久。此後無有知者。諸葛亮以管樂自比。恐未必能及其餘。君臣上下。自富貴娛樂。一身之外。更無他說。以致國祚短促。皆其自取。沈約敍祓除事約。固非知經。然近世學者。以浴沂舞雩爲知道一大節目。意料浮想。遂爲師傳。執虛承誤。無與進德。則其陋有甚于昔之傳註者。

欲者。性之煩濁。氣之薰蒸。雖生必有之。而生之德。猶火含煙。桂懷蠹。故性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昏。文士中顏延之頗存義理。

西南夷訶羅陀阿羅單婆達師子天竺迦毗黎。所通表文。皆與佛書之行于中國者不異。然則今釋氏諸書。是其國俗之常文。中國人不曉。相崇尚以爲經耳。微言妙義。與夫鬼神之貫通。誠無間于夷夏。然彼可以施之于我。而我不得以革之于彼。其淺深之不同。雅俗之不合。孟子所謂未聞變于夷者。也。

玄之陋。非有益于道也。然當時貴之。預在此學者。不爲凡流。則是猶能以人守學。後世以性命之學爲至。

貴而其人不足以守學百餘年間視玄愈下矣。

張融自序言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言誠太狂然人具一性性具一源求盡人職必以聖人爲師師聖人必知其所自得以見己之所當得者若隨世見聞轉相師習枝纏葉繞不能自脫錮人之才窒人之德者也。

王褒戒諸子以儒家道家釋氏雖爲教等差而義歸汲引自南北分裂學者以周孔與佛並行其言乖異不自知其可笑六家要指司馬父子之故意也使佛學已出于漢則太史公亦更增入一家譬若區種草木不知天地正性竟復何在然則如韓愈知識乃是數百年而一有豪傑之士何其難也中國之學自不當變于夷旣變而從之而又以其道貶之顛倒流轉不復自知。

祖望謹案此蓋指當時之染于禪而又排之者。

徐遵明指其心謂眞師正在于此古者師無誤師卽心也心卽師也非師無心非心無師以左氏考之周衰設學而教者師已有誤故其義理漸差及至後世積衆師之誤以成一家之學學者惟師之信而心不復求遵明此語殆千載所未發雖然師誤猶可改心誤不可爲此旣遵明所不及而以心爲陷穽者方滔滔矣。

高洋敬禮陸法和蓋畏冥禍予嘗論世人舍仁義忠信常道而趨于神怪必謂亡可爲存敗可爲成然神怪終坐視成敗存亡而不能加一毫知巧于其間而亡果能存敗果能成必仁義忠信常道而後可蓋人力之所能爲決非神怪之所能知而天數所不可免又非神怪所能豫也。

士不先定其所存。正使探極原本。追配雅頌。只是馳騁于末流。無益。

三代既衰。佐命之才不世出。惟管仲樂毅蕭何諸葛亮王猛蘇綽亮地勢不足自立。猛無堅凝之功。而綽由晉以後。南北判離。棄華從戎。至是自北而南。變夷爲夏。使孔子復出。微管之歎。不付餘人矣。六條平實無華。自董仲舒蕭望之劉向崔實王符仲長統之流。皆論治道。而無一言之幾。然則如綽者。亦未易也。樂遜陳時宜五條。其言有非俗儒所能道者。宇文父子雖大要不過強兵。亦其國是所定。立論常向上一著。故遜輩能言之。

候氣之術。氣應有早晚。灰飛有多少。或初入月氣卽應。或中下旬氣始應。或灰飛出三五夜而盡。或終一月纔飛少許。夫氣之必應。灰之必飛。陰陽之情。天地之理當然也。早晚多少。差忒而不能盡齊者。人道之厚薄。時政之寬猛使之也。古人所以貴于和陰陽合天地也。隋文徒出旁議。而不知身爲人道之主。牛宏志在規諷。而未極理事之精。彼技術者。焉能測之。叩之愈急。其說愈謬。

天地陰陽之密理。最患于以空言窺測。

昔之言月者。謂其形圓。其實清。日光照之。則見其明。日光不所照。則謂之魄。後人相承。遂謂月無光。因日有光。月果無光。安能與日並明。萬物無不因日而成色。惟月星不然。近日則光奪。爲日所臨。則奄而不明。數術之士。昧理而迷源。遂至乖異。

自戰國秦漢。已言天子氣。唐虞三代。言其德。不言其氣。有氣而無德。將爲不祥。以禍天下。而何述焉。隋天文五行志。五代事皆具。寶誌陶宏景號達者。陸法和已下矣。然皆驗。予謂人主自修不至。遂以形跡。

象數之未竟。墮術士之口。若聖人御世。彼惡得而識之。

由唐及今。皆本隋律。隋本于齊。子產鑄刑書。叔向非之曰。吾以救世信矣。然自秦漢以後。稍號平時者。法無不寬。其君之薄德者。無不苛。則叔向所云。不爲刑辟。固非高遠不切之論也。世道之衰。雖緣人材日下。然其病根。正以做下樣子。不敢回轉。如子產者是也。

河出圖。洛出書。孔子之前。已有此論。而其後遂有讖緯之說。起于畏天。而成于誣天。學者之陋。一至于此。故隋文雖焚讖。而妄稱祥瑞。又甚于讖。

立言非專爲文言之支流。派別散而爲文。則言已亡。言亡而大義息矣。歐陽公乃通以後世文字爲言。而以立言爲不如。有德之默。不知文之不可以爲言也。

祖望謹案。此說與溫公語異而同。

爲國不患無材。若人主失道。自致滅亡。材雖多。不能救。

儒林稱南北所治章句。或得英華。或窮枝葉。此甚不然。英華卽枝葉也。使其是。則溯枝葉。卽可以得本根矣。

知道然後知言。知言則無章句。近世雖無章句之陋。其所以爲患者。不知道。又不知言。與昔日章句無異也。

唐高祖。隋甥也。位遇不卑。隋之罪。雖足以亡。而自高祖父子。分義言之。只謂之反。今乃美其名曰義兵。唐人義之可也。後世亦從而義之可乎。范氏謂太宗有濟世之志。撥亂之才。獨創業不正。無以示後。夫濟世

撥亂必不志于利。今朝爲匹夫。暮爲帝王。利之而已。

高祖受禪。不受九錫。范氏謂其雖不能如三代。而優于魏晉。此亦後世大議論也。夫天命不可知。必視其德。天下雖共起。而亡隋。高祖敢自謂其德可代隋乎。隋得罪于天下。不得罪于李氏。羣盜可以取隋。高祖父子不可以取隋。尊煬立代。君臣再定矣。高祖明奪而不慚。是又在魏晉下。

堯舜三代之統。旣絕。不得不推漢唐。然其德固難論。而功亦未易言也。湯武不忍桀紂之亂。起而滅之。猶以不免用兵。有慚德。謂之功則可矣。光武宗室子。志復舊物。猶是一理。漢高祖。唐太宗。與羣盜爭攘。競殺勝者得之。皆爲己富貴。何嘗有志于民。以人命相乘除。而我收其利。猶可以爲功乎。今但當論其得志後。不至于淫荒暴虐。可與爲百姓之主。刑賞足矣。若便說向湯武。大義一差。無所準程。萬世之大患也。

長孫無忌。褚遂良。輔導無法。方武氏從感業寺。再入。不能引禮廷諍。以絕其萌。至于奪嫡。然後言其託體先帝。將何及也。

李德裕論韋宏景事。尤不近理。重令自非管子本說。其言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不從令者死。令之嚴如此。然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又卻不以爲證據。若不順民心。遽從而殺之。可乎。制置職業。雖曰人主之柄。非人所得干議。然須制置得是。若悖于道。乖于事。而禁人不議。豈不危亡。德裕以宰相之才。自許後人。亦以其自許者許之。夫宰相者。秉德以服人。明義以率下。若恣其偏私。自作胸臆。又可許乎。忠知者。畢世而不足。姦昏者。一日而有餘。世之賢者不自量。而欲以歲月售功。其君與一時之人。亦皆以歲月責之。所以有謗而無名。事不集而弊常在也。士誠知此。惟不求用。爲庶幾耳。

宰相世系言唐臣以門族相高案孟子稱故國世臣人材之用必常與其國其民之命相關治亂興亡所從出故叔向以欒卻降在阜隸憂公室之卑若夫志不必慮國行不必及民但自修飾進取爲門戶計如漢韋平之流此叔孫豹所謂世祿非不朽也俛而就下遂爲李德裕祗校臺閣儀範班行準則而已孔子繫易辭不及數惟大傳稱大衍之數其下文有五行生成之數五行之物徧滿天下觸之卽應求之卽得而謂其生成之數必有次第蓋曆家立其所起以象天地之行不得不然大傳以易之分揲象之蓋易亦有起法也大傳本以易象曆而一行反以爲曆本于易夫論易及數非孔氏本旨而謂曆由易起摠道以從數執數以害道最當先論

道家澹泊主于治人其說以要省勝支離漢初嘗用之雖化中國爲夷未至于亡也浮屠本以壞滅爲旨行其道必亡雖亡不悔蓋本說然也梁武不曉用之當身而失唐憲懿又出其下直謂崇事可增福利悲哉

訶陵國治太子與商鞅事同古人勤心苦力爲民除患致利遷之善而遠其罪所以成民也堯舜文武所爲治也苟操一致而已又何難焉故申商之術命堯禹曰桎梏至秦旣以大敗而後世更爲霸王雜用之說哀哉

議論定而利害明要自士大夫之心術始

孔子講道無內外學則內外交相明荀子言學數有終義則須臾不可離全是于陋儒專門上立見識又隆禮而貶詩書此最爲入道之害揚雄言學行之上言之次教人又其次亦是與專門者校淺深耳古人



固無以教人爲下者。雄習見後世陋儒專門。莫知所以學。而徒守其師傅之妄。以爲能勝此而兼行者。則上矣。近世又偏墮太甚。謂獨自內出。不由外入。往往以爲一念之功。聖賢可招而致。不知此心之稂莠。未可遽以嘉禾自名也。

荀卿所言諸子。苟操無類之說。其是非不足計。乃列攻羣辯。至于子思孟軻。并遭詆斥。謬戾甚矣。又好言子弓與仲尼並稱。安有與仲尼齊聖。獨爲荀卿所私。而他書無見者。非妄則姑假立名字。以自况耳。謂無便嬖。左右足信者之謂闇。案穆王命太僕左右侍御僕從。無以便嬖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嬖者不吉。吉者不嬖也。

強本而節用。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貳。天不能禍。夫古人備是三者矣。其不貧不病不禍。則曰是天也。非我也。今偃然曰是我也。非天也。奉天者聖人之事。今日我自致之。是以人滅天也。全其天功。則天地官而萬物役。又曰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古聖人曰則天。曰順帝之則。未嘗敢曰吾能官使天地物畜而制之也。

孟子言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而荀卿謂天子如天帝。如大神。蓋與秦皇自稱曰朕意同。禮者養也。芻豢五味以養口等語。則禮者欲而已矣。

古之聖賢。無獨指心者。舜言人心道心。不止于治心。孟子始有盡心知性心官賤耳目之說。蓋辯士索隱之流。多論心。而孟荀爲甚。

孔子未嘗以辭明道內之所安則爲仁。外之所明則爲學。學卽六經也。至于內外不得異稱者。于道其庶

幾矣。子思之流，始以辭明道，辭之所之道亦之焉，非其辭也。則道不可以明。中庸未必專子思作，其徒所共言也。孟子不止于辭，而辯勝矣。荀卿本起稷下，所言皆欲挫辯士之鋒，怒目裂眦，極口切齒。先王大道至此散薄，無復淳完。或者反謂其才高力強，易于有行。學者苟知辭辯之未足以盡道，而能推見孔氏之學，以上接賢聖之統，散可復完，薄可復淳矣。不然，斷港絕潢，爭于波靡，于道何有哉。

兵農已分，法久而壞。齊民雲布，孰可徵發，以畏動之意，求願從之名。雖至百萬，無不用募。且井田邱乘，所以人人爲兵者，天子不過千里，諸侯不過百里，其勢無獨免也。若以天下奉一君，而人人不免爲兵，不復任養兵之責，則聖人固所不爲。若以天下奉一君，而養兵至于百萬，獨任其責而不能供，則庸人知其不可。今自守其州縣者，兵須地著，給田力耕。是一說千里之內，番上宿衛，已有諸御前兵，不可輕改。因其地分募樂耕者，以漸歸本。是一說邊關捍禦，盡須耕作，人自爲戰。是一說三說參用，由募還農，大費旣省，守可以固，戰可以克，不必慨慕府兵屯田，徇空談而忘實用矣。

竭天下以養兵，此受病本根，所以末世之橫斂有加不已。立節而不辨義，下者爲利，高者爲名，而世道愈降矣。

崔蠡疏論國忌日設僧齋，百官行香事，無經據，詔以近代皈依釋老，有異皇王之術，習俗因循，並宜停罷。此開成四年也。唐世禮文不爲知禮者所許，然如此等事，猶能釐正，不若後世定著不刊，以爲臣子恭順報效之節，無踰于此也。

授田之制蕩盡，奈何猶用授田時法稅之。後世謂楊炎兩稅變古，全不究始末。

桑宏羊與劉晏無異。所可恕者。晏以用兵。故興利。不得已耳。史家無識。妄立論。孔父仇牧死。晏嬰不死。以恕揚雄。卽非矣。

以位當卦。以卦當日。出于漢人。若夫節候晷刻。推其五行所寄。而吉凶禍福。死生至玄。而益詳。蓋農工小人。所教以避就趨舍者。揚雄爲孔氏之學。將經緯大道。奈何俛首效之。十翼非孔子一人之書。司馬遷不能辨。而劉向父子與雄尤篤信之。

漢人皆由賦入。揚雄方知以上更有事。故謂孔氏之門用賦。則賈誼升堂。司馬相如入室。如其不用何。乃雄回轉關捩處。所以于道有功。

祖望謹案。董仲舒。劉向。亦不由賦入。

雄所謂遐言。爲太玄發也。以言爲學。孔子沒後事。

君子避礙。則通諸理。不知何所指。人有礙而我通之。未嘗自礙。而又自通也。

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以其言毛嬙西施。吳王推之。當是春秋末年。山林處士。妄意窺測。借以自名。而後世信之。爲申韓之先驅。鞅斯之初覺。

秦漢時。孔孟之論未行。學士以管子之書爲教。視六經無有也。賈誼短世。量錯殺死。是書不極其用。留令罪死之論。處士無故創奇語。後人遂倚爲口實。

古人之于命令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夫上之所欲。未必是逆。而行之不可也。民之所欲。未必是順。而行之不可也。理必有行而行之。先之以開其所知。後之以熟其所信。申重諄悉。終于無

不知斯行矣。命令之設，所以爲民，非爲君也。焉有未能生之而已殺之者乎？數術家闕于先王之大義，私其國以自興，以爲命令特爲我發，而操制之術先焉。始于欲尊君，而甚至無所不用。孔子贊易，巽曰：君子申命行事，姤曰：后施命誥四方，皆非巽莫行。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又曰：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是數術家以令爲令，而孔子以不令爲令也。數術家以言而不違爲興國，而孔子以言而不違爲亡國也。不以易論語之言出令，而皆欲以管子之言出令，是刑名常爲主，而申商之禍無時可息也。

赦者奔馬之委轡，毋赦者痤隍之藥石。又曰：惠者多赦，民之仇讎；法者毋赦，民之父母。當時論不可赦如此。豈如司馬遷所記陶朱公之類，或者君臣之間，售私以長惡邪？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而魯肆大眚，無貶詞。此有國舊典也。處士發語偏陂，遂與帝王之道離絕。劉備謂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言治道未嘗及赦。漢以後爲此等見識，不爲無助。

堂上遠于百里，堂下遠于千里，君門遠于萬里，然矣。古之聖賢，所以昭明大德，盪滌疑阻，周官一書，通達壅塞之理，居半。凡欲去此患也，如數術家猜慮積心，忿忮形色，左右前後，無非蔽欺，鉤鉅設而告密用，羣情惴惴，所以來讒賊而長作僞。

所以爲管子者，在三匡二卷，雜亂重複，敘事頗與左氏不異，而國語又削除其雜複，以就簡。知此書之出，在左氏後，國語成，在此書後。

耳目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與乎視聽之事，則官得守其分。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

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心術者無爲而制竅者也。案孟子稱耳目之官，心之官，予論之已詳。然則執心既甚，形質塊然，視聽廢而不行，蓋辯士之言心也。其爲心之害大矣。洪範思曰：睿睿作聖，各守身之一職。與視聽同謂之聖者，以其經緯乎道德仁義之理，流通于事物變化之用，蠲暢淪浹，卷舒不窮而已。惡有守獨失類，超忽恟恍，狂通妄解，自矜鬼神也哉。

桓公封杞，邢事管子之語，不如左氏所言。予嘗謂左氏中管仲語，已降古人數十等。蓋不復見葛伯仇餉，朕哉自毫，有罪無罪，惟我在之風矣。然侯伯救災討罪，所引文王之詩，正合禮體，亦未可遽引湯武責之。今辯士之詞，又降左氏數十等，使人君任法爲道，要始于管子。其說以爲佚樂馳騁，宮中之歡，無所禁圉，利身便形，口養壽命，垂拱而天下治，而堯及黃帝皆然。淺鄙無稽，遂成戰國亡秦之禍。

爲管氏書者，變詐百出不窮。其盛在于鹽鐵，其用著于寶龜，蓄泄廢居，豪奪商賈，至于決瓊洛之水，沐路旁之樹，傾魯梁之綈，搜荆楚之鹿，戲詞誤論，今不舉者衆矣。獨鹽鐵爲後人所遵，言其利者無不祖管仲，使之蒙垢萬世。案其書計食鹽之人，月爲錢三十，中歲之穀糶不十錢，而月食穀四石，是糶穀市鹽，其費略不甚遠。雖今之貴鹽，不至若是。左氏晏子言魚鹽蜃蛤，弗加于海，海之鹽蜃，祈望守之，是時衰微苛斂，始有禁權。晏子憂之，而齊卒以此亡。然則豈管仲所行，而齊所以霸乎？孔子以小器卑管仲，責其大者，可也。使其果猥瑣爲市人不爲之術，孔子亦不暇責矣。故管子之尤謬者，無甚于輕重諸篇。

左氏無孫武，同時伍員宰嚭，一一詮次，乃獨不及武邪？詳味孫子與管子六韜，越語相出入，春秋末戰國初山林處士所爲，其言得用于吳者，其徒夸大之說也。

穰苴孫武皆辯士。妄相標指。無事實。穰苴斬寵臣。孫武戮愛姬。所謂知兵者何用此。天下有道。征伐自上出。而行陳部伍。皆有定法。以教天下。天下無道。匹夫賤人。以意言兵。行陳部伍。無復常經。其流及上。而爲國者。顧聽命焉。豈小故邪。

兵詭道也。案子罕言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兵者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今詭道二字。于兵外立義。遂爲千古不刊之說。古人之言兵者。盡廢矣。禹湯文武之兵。正道也。非詭道也。孫子不學所知者詭而已。

孫子盡用兵之害。而于守與不戰。持之最堅。學者未之詳。

祖望謹案。此可以見水心非浪用兵者也。

揚雄不喜孫吳。而曰不有司馬法乎。不知所指何司馬也。

吳起較孫子卻近。

祖望謹案。水心又曰。未知李靖何以謂吳不如孫。

司馬法多不成語。夏賞而不罰。殷罰而不賞。尤不成語。

司馬遷謂司馬兵法闕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卽此法邪。抑別有指也。穰苴事。予固言其非。夫非知德者。不足以知兵。遷之所云闕廓深遠。纔如此。悲夫。

六韜陰譎狹陋。

龍韜以後四十三篇。似爲孫子義疏。其書言避殿。乃戰國後事。固當後于孫子。其勵軍所言。又本于吳起。

然莊周亦稱九徵。則真以爲太公所言。豈足據哉。

周官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所貴于禮者。謂能有所別異。而軍禮獨言同。三略所云。將禮不可謂不得古人之意。晉侯登有莘之墟。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不知當時所言禮。指何事。後世不言禮而言威。故子玉治兵。終朝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蔣賈以爲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其有能吊死哀喪。同士卒甘苦。則又以爲恩。而不復言禮矣。夫禮者。將之本。威者。將之末。恩者。威之餘也。

祖望謹案。以恩爲威之餘。尙未圓然。大意甚佳。

尉繚子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而孫子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視尉繚此論。何其狹也。李靖謂陳法必黃帝所制。太公繕之。管仲復修之。諸葛亮八陳。卽握奇法。此皆山林隱約。夸望相承。周官司馬蒐苗獮狩。其陳卽戰陳。當時上自王公。下至卒伍。皆知之。楚之乘廣。晉之毀車。雖臨時或亂常制。終不能變大法。乃後世以爲奇術。握奇遂爲祕文。前人未嘗學周官。自不足怪。今之學者。已學周官。乃相與別畫陳法。無休時。可歎矣。

自戰國以來。能教其人而用之。惟諸葛亮。非驅市人之比。所以其國不勞。其兵不困。雖敗而可戰。夫教者。豈八陳六花之謂。特其色別耳。撫循安集。上下相應。使皆曉然。旅泊不悲。死亡不痛。猶在其家室也。然則孫子之術。李靖與太宗所講。正亮所棄也。莊列諸書。向前多少。聰明豪傑之士。向渠齋甕裏淹殺。可憐可憐。



文中子說經史。前代儒者所未有。理雖不背馳。而模榻形似。無卓特見識。此爲大病。至于房魏禮樂。或信或疑。要是淺者。未足論也。

古詩作者。無不以一物立義。物之所在。道則在焉。非知道者。不能該物。非知物者。不能至道。道雖廣大。理備事足。而終歸之于物。不使散流。此聖賢經世之業。非習文辭者所能知也。詩既亡。後世存其體可也。韓愈便謂古人未肯多讓。或者不知量乎。

粹材謹案謝山所補以下有四條。移入廬陵學案一條。移入百源學案三條。

克己治己也。成己也。立己也。己克而仁至。言己之重也。己不能克。非禮害之也。

粹材謹案以下有五條。移入泰山學案一條。移入伊川學案一條。移入范呂諸儒一條。移入華陽學案一條。移入呂范諸儒一條。

古者賦祿制田。其權在上。貧賤富貴。無大踰越。而爲之宗以維之。故長者不傲。幼者不侮。而和親雍睦之教可行。後世崛起。自致貧賤富貴。各極其欲。榮悴異門。交相爲病。于是賢者謝宗。以自遠。不肖者挾長以行私。蓋門閥之不暇。而安能善其俗哉。夫宗者。貴而賢者也。富而義者也。非是二者。而擁虛器以臨之。教令之所不行也。故貴而賢富而義。則上禮異之。命爲其宗。爵不必親。而疏者可畀也。田不必子。而貧者可共也。施舍賙惠。族人依倚。特爲宗主。無犯義。無干刑。相趨于實。而不惟其名之徇。此今日立宗之要也。

粹材謹案以下一條。移入蜀學略。

使知義理者。常爲主司。學者不得以悖理之文。希合于一時。雖因今之時文不改。亦自足以得士。不然。雖



累變其法而學者之趨向亦終不能一。王會中第以爲平生之志不在溫飽。歐陽修執政以爲惟不求而得與既得而不患失。然予病其侵尋于官職矣。而東萊呂氏嫌予此論太高。自天下治體大變。雖君子無策以振起之。賢愚同軌。邪正並轍。苟免其身而復以其弊遺後人。則雖不思得不患失而卒與庸衆同歸于溫飽者無異。嗚呼。此有志者之所當深思也。以上謝山補。

祖望謹案。論果太高。然有益於學者。

梓材謹案。以下七條。移入廬陵學案四條。移入百源學案一條。移入明道學案一條。移入東萊學案一條。

宗義案。黃潛言。葉正則推鄭景望。周恭叔以達于程氏。若與呂氏同所自出。至其根柢六經。折衷諸子。凡所論述。無一合于呂氏。其傳之久。且不廢者。直文而已。學固勿與焉。蓋直目水心爲文士。以余論之水心。異識超曠。不假梯級。謂洙泗所講。前世帝王之典籍。賴以存。開物成務之倫紀。賴以著。易象象。夫子親筆也。十翼則訛矣。詩書義理所聚也。中庸大學則後矣。曾子不在四科之目。曰參也魯。以孟子能嗣孔子。未爲過也。舍孔子而宗孟子。則于本統離矣。其意欲廢後儒之浮論。所言不無過高。以言乎疵。則有之。若云其概無所聞。則亦墮于浮論矣。

百家謹案。習學記言存于今者。序目而已。內說經共十四卷。易四卷。書一卷。詩一卷。周禮儀禮合一卷。禮記一卷。春秋一卷。左氏傳二卷。國語一卷。孟子一卷。若記言原本不知若干卷。惜乎不得見矣。

是書前有山陰孫之宏序葉氏門人梓材案此條錄自朱氏經義考蓋係學案原本而竹垞錄之者竹垞嘗寓吾郡二老閣與鄭南溪稱後二老故得見學案原藁又案是書凡經十四卷諸子七卷史二十五卷文鑑四卷合爲五十卷名習學記言序目非別有全書也

雲濠謹案陳直齋書錄解題謂習學記言五十卷大抵務爲新奇無所蹈襲其文刻削精工而義理未得爲純明正大然如梨洲及謝山所錄又何嘗不純明正大邪

卷五十五

水心學案下

水心文集補

所謂覺者道德仁義天命人事之理是已夫是理豈不素具而常存然而無形無色人必穎然獨悟眇然獨見耳目之聰明心志之思慮有出於見聞之外者不如是不足以得之養是覺也何道將一趨於問學而不變責難於師友而不息先義而後利篤於自爲而不苟於爲人於是死生禍福齊焉是非邪正定焉人之大倫天下國家之經紀咸取極焉三代之後世遠俗壞士以利害得喪爲準的雜糅其思慮紛汨其聰明喜相玩怒相寇障固其公共者使之狹小闡關其專私者而更自以爲廣大於是獨悟特見之士覺於道而違於世昏然爲天下大逆夫以一人而覺一世之所迷合一世以咻一人之所覺方交鬪而未已而異端之說至於中國上不盡乎性命下不達乎世俗遂以聰明爲障思慮爲賊顛倒漫汗而謂之破巢

窟頽弛放散而謂之得本心以愚求真以麤合妙而卒歸之於無有是大異矣然其覺是也亦必穎然獨悟眇然特見聰明思慮有出於見聞而後可士徒厭夫雜糅紛汨之爲累遂舍而求之者十九嗚呼道德仁義天命人事之理不可以有易也夷夏之學不可以有亂也以世俗之覺蔽其中而又以異端之覺奪其外則理之素具者闕而常存者隱矣范東叔覺齋記

祖望謹案東叔學佛者也

佛之學入中原其始固爲異教而已久而遂與聖人之道相亂有志者常欲致精索微以勝之卒不能有所別異而又自同於佛者知不足以兩明而又失之略也李之翰中洲記

程氏誨學者必以敬爲始予謂學必始於復禮禮復而後能敬敬亭後記

祖望謹案此是水心宗旨然非敬何以復禮敬乃所以復禮也水心言之倒矣宜乎東發非之箋傳衰歇而士之聰明益以放恣夷夏同指科舉冒沒淺識而深守正說而僞受交背於一室之內以是心爲殘賊夷佛疾疢也科舉痒癢也朱先生祠堂記

世之論嘗曰吏必設學而教且養人最急不知吏當先自教且自養急有甚於人者燭物之知淺察己之功不深意則以教且養者厚民實則以教且養者病民且自一令長以上所關於民殺活成敗不可豫測若但豎數十屋而官羣數十士而飯而曰教養盡是矣何其易也故明恕而多通吏之所以自教節廉而少欲吏之所以自養少欲則民有餘力多通則民有餘情然後推其所以自養者亦養人廉推其所以自教者亦教人恕此忠信禮義之俗所由起學之道所由明也瑞安縣學記

浴沂風雩。近時語道之大端也。學者懸料浮相。其樂鮮矣。風雩堂記。

學不自身始。而曰推之天下。可乎。推之天下而不足。以反其身。可乎。妄想融會者。零落而不存。外爲馳驟者。麤鄙而不近。未至於聖人。未有不滯於所先得。而偏受者。孔子進參與賜。皆示之一貫。今觀曾子最後之傳。終以籩豆有司之事爲可略。是則唯而不悟者。自若也。子貢平日之媿。終以性道爲不可得聞。是則疑而未達者。猶在也。且道無貴而苟欲忽其所賤。學無淺而方自病其不能深乎。溫州學記。

周衰不復取士。凍餓甚者。幾不活矣。孔孟不以其不取而不教也。孔孟之徒。不以其不取而不學也。道在焉。故也。後世取士矣。師視其取而後教之。士視其取而後學之。夫道不以取而後存也。信州學記。

梓材謹案。謝山所節王氏困學紀聞。有一條引水心葉氏云。周衰不復取士。孔孟至道在焉。故也。與此復出。刪之。

三代遠矣。令有政而不知學。孔孟遠矣。師有道而不知統。長溪學記。

翹材穎質。將進於道。必約以性。通以心。肝脾胃腎。無恣其情。念慮思索。無撓其靈。則偏氣不勝。而中和全。其學必測之古。證之今。上該千世。旁括百家。異流殊方。如出一貫。則枝葉輕。而根本重。宜興縣學記。

學之高深無窮。子貢爲衛將軍。語弟子行。而孔子笑曰。汝爲知人矣。爲言夷齊趙武士。會老萊子羊舌大夫等。皆洙泗以前人也。士不景行。古人積習彌長。而夸近以足己難哉。劉東溪集序。

梓材謹案。下有陰陽精義序一條。移入晦翁學案。

力學莫如求師。無師莫如師心。易蒙之義曰。山下出泉。泉之在山。雖險難蔽塞。然而或激或止。不已其行。

終爲江海者。蓋物莫能禦。而非俟夫有以導之也。故君子以果行育德。人必知其所當行。不知而師告之。師不吾告。則反求於心。心不能告。非其心也。得其所當行。決而不疑。故謂之果行人。必知其所自有。不知而師告之。師不吾告。則反求於心。心不能告。非其心也。信其所自有。養而不喪。故謂之育德。然則求其心而已。無師非所患也。送戴許蔡仍王汝序。

不徒善其身者。以人治身。不以身治人。送林子柄序。

文者言之衍也。古人約義禮以言。言所未究。稍曲而伸之爾。其後俗益下。用益淺。小爲科舉。大爲典冊。雖刻禮損華。往往在義理之外。力且盡。而言不立。周南仲集序。

浮屠以身爲旅泊。而嚴其宮室。不已。以言爲贅疣。而傳於文字愈多。予所不解。法明寺教藏序。

佛學入中國。其書具在。學之者固病其難。而弗省也。有胡僧教以盡棄舊書。卽己爲佛而已。嗚呼。佛之果非己己之果。爲佛。予不得而知也。予所知者。中國之人。畔佛之學。而自爲學。倒佛之言。而自爲言。皆自以爲己。卽佛。而甚者。至以爲過於佛也。是中國人之罪。非佛過也。今夫儒者不然。於佛之學。不敢言曰。異國之學也。於佛之書。不敢觀曰。異國之書也。夷術狄技。絕之易耳。不幸吾中國之人。以中國文字。爲其學。爲其書。草野倨侮。廣博茫昧。蕩逸縱恣。終於不返。宗紀序。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廬陵學案。

仁必有方。道必有等。未有一造而盡獲者。此莊佛氏之妄也。魏益之獨守其悟。百聖之戶庭虛矣。陳叔向志。

龐蘊夫婦破家從禪。至賣渡籬自給。男女不婚嫁。爭相爲死。浮屠世世記之。以爲超異奇特。使皆若蘊。則人空而道廢。釋氏之徒亦不立矣。鮑清卿夫人志。

粹材謹案。此下二條。一移入兼山學案。一移入象山學案。

諸儒以觀心空寂名學。默視危拱。不能有論詰。猥曰道已存矣。宋廡父志。

粹材謹案。此下一條。移入象山學案。

聞足下欲行天下。求世外之道。舊讀柳子厚文。愛其送婁圖南序。使世之君子。畔其道以從異學。勞而無成者。可以自鏡。正使不勞而成。固與龜蛇木石無異。願足下深惟之。與戴少望。

粹材謹案。此下一條。移附丁少詹傳後。

垂諭道學名實真僞之說。古人以學致道。不以道致學。道學之名。起於近世儒者。其意曰。舉天下之學。不足以致道。獨我能致之。云爾。其本少差。其末大弊。與周明輔。

老子之徒。矜大者。老氏可耳。將以示爲士者。可乎。天地定位也。人物定形也。壽夭貴賤。可約而推也。愛惡苦樂。可狎而齊也。人之爲天地。天地之爲人。統氣御形。而謂之道者。非也。老子說。

四十二章質略淺俗。是時天竺未測漢事。採摛大意。頗用華言。以復命。非浮屠氏本書也。夫西戎僻阻。無有禮義忠信之教。彼浮屠者。直以人身喜怒哀樂之間。披析解剝。別其真妄。究其終始。爲聖狂賢不肖之分。蓋世外之論也。與中國之學。豈可同哉。世之儒者。不知其淺深。猥欲強爲攘斥。然反以中國之學。左右異端。而曰吾能自信不惑者。其於道鮮矣。題張君所注佛書。

粹材謹案此條鮮矣。下有蜀人范東叔至其所知止於此乎八十九字移入止齋學案。

六經語孟舉世共習其魁偉俊特者乃或去而從老佛之說怪神虛霍相與眩亂甚至山棲絕俗木食澗飲以守其言異哉老子支離說序。

古人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近世以心通性達爲學而見聞幾廢狹而不充爲德之病。題周子實所錄讀書不知接統緒雖多無益也。爲文不能關教事雖工無益也。篤行而不合於大義雖高無益也。立志而不存於憂世雖仁無益也。贈薛子長。

欲折衷天下之義理必盡攷詳天下之事物而後不謬。題西溪集。

水心外集

今天下之士惟嗜材傑行者乃或叩關言邊而明見利害之人則皆深念根本。治勢篇。

慈谿黃氏曰此陰不滿於同甫諸人。

理財與聚斂異。今言理財者聚斂而已。故君子避其名而小人執理財之權。自古聖賢無不理財必也如父共子之財而權天下之有餘不足奈何君子不理而諉之小人財計。

古者養士而後取今不養而取之當因今之學以取士而務養其心。士學。

用兵必用詐自孫武始武入楚暴師不返既越伐吳敗於檣李無救於國今其氣燄興起若將與聖賢並稱而右科學生誦其書是以不仁之心相授況今淮以北皆吾民方當流涕以對之尙安用武之術數十年來天下士好奇而言兵者尤奇皆中一時之欲而不顧天下之利害必也實言乎不多殺人邦本不搖。

無暴征橫斂而將得人則兵可用兵權。

王政之壞始於管仲而成於商鞅李斯若桑宏羊又管商所不屑至唐之衰取民無所不盡又宏羊所不屑爲壞之也非一人之力則復之也非一人之功聖人不千歲而一起不繼世而皆遇故與陋俗言王政終不合管子。

莊周知聖人最深而玩聖人最甚不得志於當世而放意狂言其怨憤最切然而人道之倫顛錯而不敘事物之情遺落而不理以養生送死飢食渴飲之大節而付之儻蕩不羈之人小足以亡身大足以亡天下流患蓋未已也莊子。

唐虞三代上之治爲皇極下之教爲大學行之天下爲中庸漢以來無能明之者今世之學始於心而三者始明然唐虞三代內外無不合故心不勞而道自存今之爲道者務出內以治外故常不合皇極大學中庸三論總述。

王安石理財法桑宏羊劉晏所不道蔡京之法又王安石所不道及經總制錢等法蔡京亦羞爲之經總制錢論。

慈溪黃氏曰水心論恢復在先寬民力寬民力在省養兵之費其言哀痛激切然後總一篇卒歸宿於買官田則恐非必效之方也世降俗漓法密文弊民之不可一日與官接猶羊之不可與虎羣也豈獨官民爲然衣食稍裕之家以其田使人佃之所經由不過一二顏情稔熟之奴隸而已不勝其田主之苛取奴隸之奸欺矣至於富貴之家以其田使人佃其苛取其奸欺甚至虐不可支有舉室而逃捐命



以相嚮者矣。願欲官買田而民佃之耶。水心先以温州爲準。欲繞城三十里內。買其田一半。計穀九萬八千一百二十五扛。以養兵二千七百二十二。人。監官吏卒掌之者七十六人。鄉官保甲催之者七十人。作米者百二十人。出納期會。下至塗箕茗帚之費。無不會計。曲盡。謂可永免擾民。然必監官鄉官吏卒甲頭人人水心。世世水心其人。則量租可無斛面。納租可無費錢。催租可無權剝。不然。則今世官取斛面。往往倍正斛。將盡三十里所出。不足以供租之半。納官租之費。一石不下數貫。既盡三十里所出。又須別營錢以納之。吏卒催租。雞犬爲盡。徒虧官額。以飽私囊。倍納之外。又將不勝其橫擾。而且立法之細。亦多難久。如監官廳子月支錢二貫。果足以瞻其養乎。催租甲頭歲支穀一扛。果足以償其勞乎。脚子三十名無給。則家食而官作乎。大抵人情之於剝民。如蚊吮血。有隙胥會。監官一員。必增監門。必增斗面。必置機察。江湖乞丐之靡。必於勢要挾書求爲司門。爲敖口。爲催租官。況于吏卒。何可豫防。官租之贏。既倍。吏卒之擾。又煩。佃戶逃而追業主。業主逃而追親鄰。地荒民散。能保四境之不蕭然乎。

### 水心語

三江謂吳淞江。青龍江。揚子江。吳人習於水事者云。補

### 附錄

先生嘗言於孝宗曰。今天下非不知請和之非義。然而不敢自言於上者。畏用兵之害也。以爲一絕使罷賂。則必至於戰。而吾未有以待之也。其敢自言於上者。非可用以當敵也。直媒以自進也。以臣計之。和親之決。不可爲審也。而戰亦未易言。然雖絕使罷賂。而猶未至於遽戰者。蓋戰在敵。使之不得戰在我。所當

施行者有次第焉。補

陳同甫與吳益恭書曰。四海相知。惟伯恭一人。其次莫如君舉。自餘惟天民道甫正則耳。伯恭規模宏闊。非復往時之比。欽夫元晦已朗在下風矣。未可以尋常論也。君舉亦甚別。皆應刮目相待。正則俊明穎悟。視天下事有迎刃而解之意。但力量不及耳。此君更過六七年。誠難爲敵。獨未知於伯恭如何。徐居厚卓然自要立脚。亦與其他士人不同。補

水心學侶

文毅陳龍川先生亮別爲龍川學案。

靖君劉先生愚

劉愚字必明。龍游人。太學釋褐第一。教授江陵府。外遷安鄉令。乞致仕。先生行己恭。與人敬。節堅而志厲。學必是古。尤邃講說。能自淺入深。荆人聞者。欣朗開達。年八十三卒。觀文殿學士何公率嘗同舍。故學徒共諡曰靖君。參水心文集。

雲濠謹案。萬姓統譜載先生與葉水心項平甫講論不倦。以隱居學道爲樂云。

龍圖項平庵先生安世

侍郎陳先生景思。並見晦翁學案

徵君王誠叟先生綽

王綽字誠叟。永嘉人也。有氣節於書無所不讀。其年輩與水心相等。折節從之。而水心以爲畏友。趙汝談

嘗薦之不就。其門人有戴許蔡仍王汝亦皆嘗學于水心。而端明尤煇祕書薛蒙尤著。所著有春秋傳記及王徽君集。雲濠案謝山劄記作王誠叟集。先生卒于水心之後。永嘉諸老至是盡矣。補

水心門人季節三傳  
梓材謹案先生折節從水心。而水心以爲畏友。是未以及門。蓋之也。故列徵君於葉氏門人之前。

### 司業陳篔簹先生耆卿

陳耆卿字壽老。號篔簹。臨海人。嘉定七年進士。官至國子監司業。吳子良稱其文遠參洙泗。近探伊洛。周旋賈馬韓柳歐蘇閒。疆場甚寬。而步武甚的。葉水心見之。驚詫起立。爲序其所作。以爲學游揚而文張晁也。水心旣歿。先生之文遂歸然爲世所宗。著有論孟紀蒙。篔簹集。又修赤城志。雲濠案讀書附志載篔簹初集三十卷。續集三十八卷。亦無傳本。今所存者。十之一二。四庫釐爲十卷。與赤城志收入集部。今祀鄉賢祠。

### 王大田先生象祖

王象祖字德甫。臨海人。學於水心。水心所謂塵垢拭杯案者也。其文簡古老健。雖陳篔簹亦畏之。非有所見不下筆。吳荆溪而下。蔑如也。和厚嚴重。學遂行高。守令欲見不可得。真文忠公德秀極重之。有故人作相。先生已寢疾。猶橐數千言。規正之。其憫時憂世之心如此。時論比之蘇明允。龐德公。魯仲連云。先生頗不喜同時論學者。嘗有詩云。泉夔周召佐中古。蕭曹房杜興漢唐。因事因時修治效。不談道學又何妨。是則頗近同甫一派。議論不盡本於水心也。修

王東谷先生汝

王汝字希道黃巖人警敏刻勵常師事水心又師王誠叟取周易蒙卦之義以名其齋因購古今載籍枕藉讀之己而豁然有悟援筆爲文日數千百言伯仲陳耆卿吳子良之間所著有東谷集

丁少詹先生希亮

丁希亮字少詹黃巖人也負奇氣拊躬誓志自以爲不至於所至不止三十一歲從葉水心學於樂清同門之士以其議論夸大相與背笑之而水心亦以其讀書有數年己長微矻厲之然先生雖俯視一切而頗自悔少學不力竭晝夜讀書爲文不啻如嚴父師在旁程督之又明年變名字從陳同甫於永康同甫驚曰是人目犖犖神諤諤非妥帖爲學徒者且吾鄉里不素識得非巖穴挺出之士耶又未幾從東萊於明招則一時碩師良友名言奧義貫穿殆盡嘗服補褐而食蔬薄手鈔成屋於是縱筆所就詞雅意確論事深眇皆有方幅水心亦歎曰不圖少詹學條博文條工淹識練智粗細並入非人力所及也率以歲日二三留治其家餘輒屨山航海一夕竟去僧坊民舍隨所棲止雖在千里外事伸縮不失尺寸不幸四十七歲遽卒有丁少詹集修

附錄

水心與書曰少詹自負太過慕爲豪傑非常之行輕鄙中正平易之論而多爲驚世駭俗絕高之語未嘗不太息也世間祇常理君臣父子夫婦朋友賓主之大倫也慈孝恭敬友悌廉遜忠信之大節也所謂豪傑卓然興起者不待教詔而自能不待勉強而自盡耳至於以機變爲經常以不遜爲坦蕩以窺測隱度

爲義理以見人隱伏爲新奇以跌蕩不可羈束爲通透以多所疑忌爲先覺此道德之棄材也讀書之博祇以長傲見理之明祇以遂非故不願少詹如此補

侍郎方先生來

方來字齊英永嘉人從水心學登開禧第教授安豐軍時黃榦爲通守又師事焉知吳江縣以薦除監察御史遷左司諫面對乞早建儲及他事皆剴切除起居郎擢權兵部侍郎知漳州朱晦庵昔守是郡北溪陳淳從之學前守建龍江書院乃於側建道源堂祀晦庵以淳配奉祠歸里景定中推恩特除寶章閣待制

粹材謹案先生本永嘉吳子量高弟詳見周許諸儒學案

正字周山房先生南

周南字南仲吳縣人十五六時視吳下問學止科舉心陋之一往旬日輒棄去凡五易師而後登水心之門初若無所論質已而耳改目化氣竦神涌古今事物錯落高下不以涯量頓悟捷得常以世道廢興爲己重憂時傷國老校小史引坐深語其治身端行拱立尺寸程準廉節整飭水心於吳下弟子以先生爲第一成紹熙元年進士對策自宮掖以至塵肆無不及也而最切於時論者曰陛下聰明爲小人蒙蔽有三一曰道學二曰朋黨三曰皇極夫仁義禮樂是爲道問辯講習是爲學人不知學學不聞道皆棄材也古人同天下而爲善故以道學爲名之至美者小夫譖人不能爲善而惡其異己於是反而攻之曰此天下之惡名也陛下入其說而抱學負才之士棄矣小夫譖人猶不已又取其不應和少罵譏者亦例嫌之

曰我則彼毀爾奚默焉。是與道學爲黨耳。陛下又入其說而中立不倚之士以朋黨不用矣。舉國中之士不陷於道學則困於朋黨。唯其不能可否而自爲智無所執守而自爲賢。然後竊箕子平康正直之說爲庸人自便之地而建皇極之論起。夫箕子所謂有爲有猷有守是有材有道有操執之人也。汝則念之。斯須不可忘也。不協於極而亦受之。謂其雖有偏而終有用亦當收拾而成就之也。今所謂道學朋黨正皇極所用之人也。奈何棄之而取其庸人外若無過中實奸罔者而用之。而謂之建皇極哉。其故無他。鬪冗適尊異。凡庸當奮興天下之大禍始於道學而終於皇極矣。考官擬第一不用釋褐池州教授時天下益攻道學。新昌黃文叔者其魁也。而先生其婿。罷教授爲常州推官。已而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開禧二年北伐。以先生掌樞密院機速房。大恐辭曰。吾方以先事造兵爲發狂必死之藥。敢嚮邇乎得免。因求補外。水心惜之。薦以館職。時王師已敗。先生言善爲國者不執理以強勢之所難。常順勢以申理之所易。今日之急復和而已。寧使力尙有餘而惜和之早。無使力已不足而恨和之遲。天下繁委當付俊傑。今廟堂無能盡出胥吏使頭廬兒干政。接踵漿酒藿肉。瀾翻其家。根本大壞矣。政府怒。悔召之。然尙除正字。將逐之。會以憂去。服除還朝。御史誣其盡以田賂蘇師旦。罷嘉定中議起之力。辭不赴。尋卒。所著有山房集。水心嘗以文字之任當寄之先生。其卒也。哭之慟。予從永樂大典中見先生集。果絕工云。修

祖望謹案。南仲少任俠。旣從水心。始折節讀書。時吳中道人何蓑衣者。頗能道人禍福。光宗賜以宸翰。先生非之。廷對有云。雲漢昭回。至施之閭閻。乞丐之夫。已擬第一。光宗見而不懌。時鄭文肅公混言事未報。先生策中又微及之。光宗乃曰。鄭湜纔入六月。周南何以知之。湜固無愛君削藁之心。南

亦顯非恬退之士。遂被降。又嘗爭過宮事。

謝山跋南仲開禧敕後曰。右周正字山房藁中擬開禧奪秦檜官諡敕也。案建炎雜記曰。秦檜之死。其館客曹宗臣爲博士。定諡曰忠獻。議狀有道德高天地。勛業冠古今之語。開禧初。李季章爲禮官。請易以惡諡。奉常定曰。繆很。議上。侂冑謂同列曰。且休且休。遂止。然忠獻之告已拘取矣。侂冑死。乃復還之。今宋史寧宗本紀大書奪秦檜爵諡以繆醜。以李氏之言核之。非其實矣。予最愛敕中序鄂王冤狀淋漓悲壯。事雖不果行。要足以吐重泉之氣。所當勒之鄂王墓道。使百世共讀之者也。

進士孫先生之宏

林先生居安合傳

趙先生汝鐸合傳

孫之宏字偉夫。餘姚人也。水心習學記言之作。傳之者三人。其一曰林居安。瑞安人也。其一曰趙汝鐸。樂清人也。而先生序其指曰。學失其統久矣。本朝關洛驟興。近世張呂朱氏二三鉅公。益加探討。名人秀士。鮮不從風。先生後出。異識超曠。不假梯級。謂洙泗所講。前世帝王之典籍。賴以存。開物成務之倫紀。賴以著。易象象。仲尼親筆也。十翼則訛矣。詩書義理所聚也。中庸大學則後矣。曾子不在四科之目。曰參也魯。孟子能嗣孔子。然舍孔宗孟。則本統離。故根柢六經。折衷諸子。剖析秦漢。訖於五季。以文鑑終焉。其致道成德之要。如渴飲飢食之切於日用也。指治摘亂之幾。如刺膺中盲之速於起疾也。推迹世道之升降。品目人才之短長。皆若繩準而銖稱之前聖之緒業。可續。後儒之浮論盡廢。稽合於孔子之本統者也。先生

之論如此。其於記言大旨。蓋發明殆盡。又稱水心以舊敵垂亡。邊方數警。別有後總祕而未傳。則先生乃葉氏晚年入室弟子也。鶴山先生嘗銘其母墓。居安字德叟。汝鐸字振文。先生成進士。不詳其官。禮部侍郎諡忠敏。嶸叟。其從孫也。修

王先生植

王植字立之。金華人。文定公准之從子也。慶元中。學禁正嚴。先生以宰相家子。匿姓名。舍輜重。從水心於窮絕處。水村夜寂。蟹舍一漁火隱約。先生執書循厓。且誦且思。聲甚悲苦。其中表有仕永嘉者。月朔設集。先生獨後至。中表戲曰。上學來耶。自是每歲必一至水心講席。叩以所得。蓋力學之士也。修

廉靖滕先生戔

滕戔。雲濠人。一作戔通。字季度。吳縣人。知樞密院康之孫。學於水心。水心異其沈敏。無不洞達。舉直言極諫。孝宗問知世家。甚悅。已而召試。考官謂其輕己。罷之。其後累薦。韓侂胄又忌之。先生知其意。曰。吾焉用溟滓風波。閒哉。遂不出。水心奏賜廉靖處士之號。晚居吳之齊門窮僻處。官於吳者。知其賢。多就見之。清語終日。不及私修。

侍郎孟先生猷

孟猷字良甫。隆祐太后曾姪孫。而信安郡王孫也。居吳。水心入吳。先生兄弟最先至。恭謹退避。不異寒士。其學以觀省密察為主。外所涉歷。皆切於身心。所覺知。皆反於性。凡情僞錯陳。橫逆忽來。幾若無所嬰拂。而筋骸之束。肌膚之會。常得由於順正。其專悟獨了。動用不窮。有非簡策所載者。其立朝無黨。與中立不



倚士大夫敬愛之。累官至籍田令。時學禁正興。建安長沙金華永嘉象山諸弟子多入銅籍且盡。獨先生超然不豫。然以是不欲官中朝。請外補。累遷至知信州。及學禁漸弛。諸君子稍賜環。先生亦入爲都官郎。累遷至尙右郎。兵議起。永嘉弟子與之者多。先生亦被使出淮東。及事罷。貶斥者多。獨先生無及之者。蓋其平心無競。不立岸限。故能立於禍患之表。其後入爲軍器監。累遷至刑部侍郎。然亦終不爲當國者所容。出知婺州。已而以直龍圖閣將漕江東。尋奉祠卒。先生喜爲詩。有孟侍郎集。尤愛汲引後進。戶外之屨恆滿。水心於先生之學。惜其尙未能盡究古今之變。博達倫類。然以先生所得觀之。蓋有用功於內者。雖源流出於水心。而其實自得爲多。水心之言不足爲先生惜也。修

### 知軍孟先生導

孟導字達甫。侍郎良甫之弟也。水心嘗曰。予講學葑門。紅藥被野如菜。俊流數十。論難捷至。良甫最簡。時然後言。而達甫尤簡。或終席不一語。衆莫測其所至。間與言時事。無一不精切。累官大理正。知嚴州。先生所至皆有聲。性介甚。一絲之餽。一縷之謁。無逮門者。而敏甚。弊山訟海。皆得其情。以聚財爲諱。以察寃爲急。出之以和平中正。故自淳熙以後。議擇理繁劇之臣。先生未嘗不在選中。然執政者曰。此大儒。先生所爲才。非吾所爲才也。卒不果用。再知臨江軍。復爲忌者所論罷。而先生亦無意於當世矣。閒居靜坐。隱几噓嗒。驗學講德。戒其子曰。先后遭家多難。再興家室。俯仰百年。而隆祐之澤遠矣。若等衣食其力。毋得與戚畹齒。仕必由平進。學必依癯儒。麤糲適口。則膏梁疏。毳褐附身。則綺羅贅矣。時以爲名言。修

### 監當邵先生持正

邵持正字子文平陽人以父致仕恩爲監當水心初講學先生卽在學舍中其後所至皆從之神暇語簡不輕變聲色工於歌詩駢體沉淪下吏不永其年水心深痛惜之修

陳先生昂祖堯英

陳昂平陽人其大父堯英嘗三上書闕下論恢復事斥和議高宗令宰相召問長揖直指宰相奏罷之又三上書政府詆其誤國者也先生從水心三十年修

知州趙嬾庵先生汝謙

趙汝謙雲濠寒謙一作謙字蹈中大梁人爲水心文集序少儻有智略水心嘗過其家勸之曰名門子安可不學先生自是折節讀書與兄汝談齊名以恩補承務郎歷監行右藏西庫疏訟趙忠定寃侂冑使胡紘攻之坐廢十年登嘉定進士後知温州居官有政績嘗言宗子不忘君孝子不辱身臨難則功業當如朱虛立身當如子政云修

監倉夏先生庭簡

夏庭簡字迪卿黃巖人也以進士授長溪簿少喜讀書林叔和趙幾道皆愛之往來長溪遂受業水心之門語不安發問則博辯在官有能聲調監臨安鹽倉卒補

鹽官王拙齋先生大受

王大受字宗可一字拙齋饒州人也居吳水心弟子工詩水心稱之爲人豪邁頗以經濟自負吳開府珺客之以異姓恩澤奏爲紹興鹽官初過宮之諫浮言盈市先生因開府密奏孝宗陛下惟一子不審處利

害。恣國人騰口取名於家計大不便。且羣臣以父子禮故諍不敢止。陛下何不出手詔曰：皇帝體不安，朕所深知也。卿且勿言，須秋涼朕自擇日與皇帝相見也。孝宗喜其策，卽令琚擬進手詔，會宴駕不果。黨錮之禍作，胡紘等欲一網盡之。先生令開府密言於憲聖，調劑其中事，祕無人知者。徐忠文公徙南安，蔡璉言其謀爲不軌。先生力調護之一日。侂胄女歸寧，忽致忠文書，侂胄發函黯然，卽移袁州尋歸故郡。皆先生所爲也。開禧議和，侂胄欲用先生，先生謂金以首謀爲言，通軍前書宜勿用平章銜，姑以陳自強主之。金問則答以今已避位，侂胄疑其建明漸廣，不從。史彌遠之誅韓也，水心門下士豫之者三人，其二爲趙蹈中兄弟，其一卽先生也。於是吳綱白上其父開府調劑二宮之功，且言先生實與密謀。先生故負氣，嘗得罪於樓宣獻公之兄，又誚宣獻之文，宣獻頗短之於彌遠，而嗣秀王師揆言於朝曰：王大受一布衣，凡國之大謀，皆欲討分，彌遠亦畏先生之才氣，命去袍笏，編置邵武。吳綱不敢復言，先生遂放浪於詩，以終其身。水心爲之序。補

祖望謹案：水心之門，有爲性命之學者，有爲經制之學者，有爲文字之學者。先生欲以事功見其門庭，蓋又別爲一家，惜乎未竟其用也。又案：先生亦預誅韓之謀。

鄧求齋先生傳之附師曾事。

鄧傳之，字師孟，永豐人也。年十三能作賦，十七從前輩曾丰幼度遊，所稱擢齋先生者也。以族父約禮官永嘉，因登水心之門，歸作求齋記，欲自求於內，收放心於外。又曰：博約卽顏子之所樂也。二十一歲而卒。周益公痛惜之，所著有求齋稟易繫辭說一卷。補

縣令宋先生駒

宋駒字廐父。宣獻公之後也。南渡後居紹興。乾淳之間。諸儒有以觀心空寂之學起。默視危拱。無所論詰。忽見道體者。先生未信。學於水心。乃從事於古今倫貫。物變終始。所當究極。用功甚銳。家居或踰月不出。野宿或兼旬不返。以讀書爲樂。由進士知壽春縣卒。補

學博王先生度

王度字君玉。會稽人也。學於水心。以太學上舍入對。問同舍時事所宜言。則皆搖首曰。草茅諸生。何預時事乎。曰不然。罷賢良策進士。當世要務。無不畢陳。自熙寧行之矣。且更待何日。於是暢所欲言。而竟以此失上第。教授舒州。戶外之屢恆滿。侍從薦之用。爲太社令。遷太學博士。將召對。益欲發舒。以疾卒。補

領衛厲先生仲方

厲仲方字約甫。原名仲詳。東陽人也。從水心學。不遠千里同行。獨閉一室。未嘗窺戶。以武學諸生舉第一。任領衛官。召試閣門舍人。而先生非所好也。尋出知安豐軍。時韓侂胄謀開邊。諜妄言金衰亂。而先生適奏淮北飢民多叩關求接應者。然非如諜者之導以用兵也。侂胄遽從。夜半下其議。據以起事。於是論者以咎先生。召還閣門。出知和州。權知廬州。時方北伐。先生以能被選。俄召授左領衛中郎將。金人內犯。朝議憂在江北。以先生防守建康。先生有將才。其在安豐。種桑數十萬株。墾田數千頃。置歷陽軍實甚衆。後人卒用其所造九牛弩。射殺金饒將於城下。又用其所製戰車。敗之清水。水心帥建康。訪士於先生。曰。田琳可。乃以之戍合肥。而金不敢犯。然先生未嘗識琳也。金人屯定山十餘萬。先生募石斌賢。夏侯成。再破

走之。金人留六合。水心令先生往解圍。則曰。鹵且退矣。不數日而果然。已而復還領衛臺。巨劾其附會開邊罷官奉祠。尋徙邵州。先生慷慨自喜。少爲陳同甫壻。又從水心。素留意於事功之學。故所至有稱。自侂胄死。凡豫於開邊之役者。不原其人之本末。皆擊去之。雖水心有所不免。而先生竟以此死於邵州。君子惜之。修。

常博戴先生栩

戴栩。字文子。永嘉人。岷隱先生族子也。學於水心。得其旨要。故明經之外。亦高於文。嘗云。詩壞於衛宏之序。春秋誤於公羊之傳。易淆於三聖繫爻象象之互入。書失於孔壁序傳簡編之相亂。周禮特周公大約之書。當時有未必盡行者。所著有五經說諸子辯論。東都要略。戴博士集。成嘉定進士。累官祕書郎。湖南安撫司參議官。太常博士。補。

知州孔靜樂先生元忠父道

孔元忠。字復君。商河人也。父道。遷居長洲。靖康末。以知兵干何灌。不見用。南渡。復從張俊有功。煬王南下。能以孤軍守鹽城。嘗歎士大夫鮮盡忠者。故名子皆以忠。先生少讀論語。謂其父曰。率而行之。可不媿教忠之訓矣。水心先生官吳門。見先生所著論語說而奇之。遂從受業。其見賞亞於周南仲。以世勛入仕。累調含山尉。水心將漕。欲挽以自助。先生謂巡尉法不出差。監司宜守法。不宜任意。水心是之。不強也。已而鎖廳登進士第。先生初不欲以右班官自見。將應詞科。至是乃止。知金壇縣。有善政。不久爲忌者所中。罷。改授淮西總領所藥局通判。常州已而通判臨安府。皆有聲。遷太常寺主簿。大饗閱樂。疏言本寺鐘磬于。

十二律之外。有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四清聲。而他律無之。清聲者。子聲也。商角之不可勝宮。猶臣民之不可勝君。當黃鍾之林鍾八律爲宮之時。宮律俱長。商角促短。於理爲順。惟夷則南呂爲宮。則黃鍾大呂爲角。角長於宮。而民勝君。無射應鍾爲宮。則黃鍾大呂爲商。太簇夾鍾爲角。商角並長於宮。而臣民俱勝君。故作樂當此四律爲宮。則殺其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四正聲。而用其四子聲。仁宗皇帝嘗行之。詔旨近世頗失此意。非所以尊君。乞行整正。從之。除太府寺丞。歷知徽州處州。皆以寬厚勤慎得民。以疾奉祠。先生和平無所矯亢。而臨事以果。嘗曰。譽極而毀生。利形而害起。又曰。溺名則違道。爲利則忘義。旣致其事。題其燕居之室曰靜樂。其所著書曰豫齋集二十卷。論語鈔十卷。祭編五卷。編年通考七十三卷。書纂二卷。考古類編四卷。緯書類聚二卷。補

進士袁先生聘儒

袁聘儒。建安人。紹熙進士。水心之徒。嘗述水心易說。補

梓材謹案。先生字席之。紹熙癸丑進士。陳直齋書錄解題述釋葉氏易說一卷。謂正則爲習學記言。易乃席之述釋。

文懿趙南塘先生汝談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葉靖逸先生紹翁

葉紹翁號靖逸。龍泉人。雲濠案。厲鶚宋詩紀事稱先生字嗣宋。建安人。攷甲錄所載高宗航海一條。自稱本生祖曰李穎士。建之浦城人。則建安其祖籍。旣嗣於葉。始居龍泉。其學出於水心。而西山真氏與之最

厚嘗著四朝聞見錄補

縣令毛先生當時

毛當時知同安縣祠朱子嘗學於水心補

張先生垓

張垓字伯廣金華人也師事水心所以資給之者甚至水心帥建康辟爲司屬先是大愚得罪先生棄官追至信安爲之謀其行李同甫之被誣罪且不測先生奔走經營卒脫之補

忠文周先生端朝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通直陳潛室先生埴別爲木鐘學案

忠肅陳先生韓

陳韓字子華侯官人朱呂門人孔碩之子也嘗從水心學登開禧進士賈涉開淮閩辟爲司幹官淮西告捷先生策金人必專向安豐而分兵綴諸郡使卞整張惠李汝舟范成進各以其兵屯廬州以待諭曰金將盧鼓搥新勝於潼關乘銳急戰當持久困之不過十日必遁設伏邀擊之必可勝又使時青夏全候金人深入以輕兵擣其巢穴第一策也其後金人果犯安豐先生再如盱眙見劉瑄調諸軍擣虛應援皆行先生之策遂有堂門之捷差知眞州提點淮東刑獄遷至倉部郎中入對言臣所陳夏周漢唐數君之事如布德兆謀任賢使能信賞必罰區處藩鎮不事姑息規摹莫大於此盜起閩中帥王居安屬其提舉四隅保甲先生有親喪辭之轉運使陳汝提舉常平史彌忠告急於朝謂非先生莫可平起知南劍提舉汀

州邵武兵甲公事。詔兼福建路招捕使。賊急攻汀州。淮西帥曾式中調兵由泉漳開道入汀。擊賊於順昌。勝之。兵大合。先生親提兵至沙縣。順昌將樂清流宣化督捕所至克捷。分兵進攻五賊營。皆平之。破潭瓦礫。賊起之地。夷其巢穴。誅汀州叛卒。諭降連城七十二砦。汀境皆平。兼知建寧。衢州寇汪徐來二破常山。開化勢張甚。先生命淮將李大聲提兵七百出賊不意。夜薄其砦。賊出迎戰。見算子旗。驚曰。此陳招捕軍也。皆大哭。急擊之。衢寇悉平。知隆興。贛寇陳三槍據松梓山砦。出沒江廣所至屠殘。詔節制江西廣東福建三路捕寇軍馬。先生奏遣將劉師直扼梅州。齊敏扼循州。自提淮西兵及親兵擣賊巢穴。兼知贛州。斬將士之張皇賊勢及掠子女貨財者。齊敏李大聲所至克捷。分兵守大石堡。斷賊糧道。遂破松梓山三槍。遁至興寧。就禽斬隆興市初賊跨三路。數州六十砦。至是悉平。詔獎以忠勤體國計慮精密。進權工部侍郎。仍知隆興。未幾。改知建康。遷權工部刑部尚書。沿江制置大使。知潭州。召爲兵部禮部尚書兼侍讀。累拜參知政事。知樞密院事。湖南安撫大使兼知潭州。以觀文殿學士知福州。召赴闕落致仕。充體泉觀使。授福建安撫大使兼知福州。久之。提舉沖佑觀。力請致仕。景定二年卒。年八十三。贈少師諡忠肅。參史傳。

戴先生許

蔡先生仍合傳

戴許蔡仍與王汝皆水心之徒也。水心嘗送之序云。戴許蔡仍王汝。來自黃巖。從王誠叟學。參水心文集。

少卿吳荆溪先生子良。見下貧臆門人。

劉氏門人



學士余先生嶸

余嶸字景瞻。龍游人。左相忠肅公端禮之幼子也。幼學於劉靖君。淳熙十四年擢第。官至寶謨閣學士。卒。贈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忠肅在慶元。保全定策國老。平停僞學禁錮。號南渡名宰。先生接緒言而傳心。印克爲名卿。真西山陳復齋尤敬重焉。參劉後村集。

附錄

劉漫堂通侍郎書曰。與人之誦。在閩惟希元。在浙惟侍郎。然謂希元與人太寬。而決擇或有未精。侍郎持已太嚴。而聽受或有未廣。未精則施行或誤。未廣則聽受或偏。某莫知其言之中否。若必待知其中而後言。則已晚矣。故姑言之。惟姑聽而姑容之。補

梓材謹案謝山錄漫堂集。此條作通徐侍郎嶸。以時地考之。蓋卽先生。而誤余爲徐也。

王氏門人

尙書尤木石先生焞

尤焞字伯晦。無錫人。文簡公表之孫也。先生端平初。徵爲將作監主簿。後爲淮西帥。以儒者守邊。威惠兼濟。累進工部尙書。入爲翰林學士。卒年八十三。自號木石。參姓譜。

祕書薛先生蒙

薛蒙官祕書。與尤焞並王誠叟門人。誠叟春秋傳紀。二子守建與括。皆爲刊於學。參溫州府志。

戴先生許

蔡先生仍

王東谷先生汶並見水心門人

質牕門人季節四傳

少卿吳荆溪先生子良

吳子良字明輔號荆溪臨海人寶慶進士官至湖南運使太府少卿忤史嵩之幼從質牕學亦曾登水心之門質牕之統傳於先生所著有荆溪集其作隆興府學三賢堂記有曰道公溥不可以專門私學深遠不可以方冊既貫羣聖賢之旨可以會一身心之妙充一身心之妙可以補羣聖賢之遺孰爲異孰爲同哉合朱張呂陸之說溯而約之於周張二程合周張二程之說溯而約之于顏曾思孟合顏曾思孟之說於孔子則孔子之道卽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孔子之學卽皋益伊仲傅箕周召之學百聖而一人萬世而一時尙何彼此戶庭之別哉修

謝山跋木筆雜鈔後曰木筆雜鈔二卷諸書目皆云不知作者愚讀其書乃水心先生弟子故於永嘉諸公行事爲詳而所嚴事者則陳質牕書中有云予少時好爲譏切之文質牕袖以示水心水心曰雋甚吾鄉薛象先端明當吳之時未有吳之筆也吳似王逢原惜其好罵亦如之愚考之水心集中有答吳明輔書乃質牕表弟當卽斯人也案明輔名子良後村集中有其挽詩曰水心文印雖傳嫡青出於藍自一家尙意祥麟來秦時安知怪鵬賦長沙忤因宮妾頭無髮去爲將軍手汗鞞他日史官如立傳先書氣節後辭華其爲當時直節侍臣如此而宋史不作傳可怪也

聘君車玉峯先生若水別見南湖學案

孫氏家學

忠敏孫先生嶸叟

孫嶸叟字仁則餘姚人第進士復中博學宏辭科官至禮部侍郎兼太子賓客卒諡忠敏著有讀易管見參紹興府志

吳氏門人季節五傳

承直舒闓風先生嶽祥

舒嶽祥字舜侯一字景薛寧海人也寶祐進士仕終承直郎受文法於吳荆溪荆溪序其集以異稟靈識稱之宋亡避地四明之奉化與戴表元相友善所著有史述漢砭補史家錄蓀墅臺避地臺篆哇臺蝶軒臺梧竹里臺三史纂言談叢又有叢續叢殘叢隸雲濠案叢隸當是叢肆之誤昔遊錄深衣圖說共二百二十卷通曰闓風集雲濠案永樂大典本闓風集十二卷收入四庫今多不傳然自水心傳於質牕以至荆溪文勝於學闓風則但以文著矣修

祖望謹案荆溪序闓風集以所傳屬之築闓風臺讀書其上人稱闓風先生亦有宋之遺民也

隱君劉樗園先生莊孫

劉莊孫字正仲寧海人也其文學與舒闓風齊名亦荆溪弟子所著有劉黃陂集雲濠案清容居士稱先生有易志十卷詩傳音旨補二十卷書傳上下篇二十卷周官集傳二十卷春秋本義二十卷復著論語

章旨老子發微楚辭補注音釋深衣考所爲詩文曰芳潤稟凡五十卷又和陶詩一卷與閩風同避地於奉化今但存姓氏於剡源集而已補

梓材謹案戴剡源集清容齋記云清容從遊之賢者天台劉君正仲父以夷惠清和之說爲齋銘又有和劉正仲詩自註云劉號樛園則先生又與戴戶部相友善者也又案謝山修補學案以先生爲名悛字正仲攷任松鄉集謹齋記云上虞劉悛養明故侍御史忠公之猶子也蓋名悛者別一人今據清容等集以正之

舒氏門人季節六傳

戶部戴剡源先生表元別見深寧學案

林先生處恭

林處恭臨海人也性行醇篤受業於舒閩風所著有四書指掌圖弟子極盛水心之學至閩風師弟後無復存矣補

卷五十六

龍川學案表

陳亮

喻民獻

鄭氏芮氏門人

喻偁

徐氏再傳  
安定四傳

喻南強

吳深

子遂

孫思齊

附從父天澤

黃景昌

方鳳

子樗

黃潛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吳萊

宋濂

胡翰並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柳貫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黃景昌見上全歸門人

吳貴

謝翱

父鑰  
並全歸講友

黃景昌見上全歸門人

林慥

陳頤

錢廓

郎景明

父鵬舉

方坦

陳檜

陳猛

金瀟

凌堅

何大猷

劉範

徐碩

孫貫

章湜

章濤

章渭

章海

樓應元

父民範

胡括

章椿

章與

章允

周擴

呂約

盧任

周作

何凝

厲仲方別見水心學案

丁希亮別見水心學案

陳剛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呂祖謙別爲東萊學案

薛季宣別爲良齋學案

葉適別爲水心學案

並龍川講友

倪樸

龍川學侶

王自中

彭仲剛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龍川同調

龍川學案

祖望謹案永嘉以經制言事功皆推原以爲得統于程氏永康則專言事功而無所承其學更粗莽



掄魁晚節尤有慚德。述龍川學案。梓材案。是卷本稱永康學案。謝山定序錄改稱龍川。又案。龍川在太學。嘗與陳止齋等爲芮祭酒門人。又先生祭鄭景望龍圖文稱之曰吾鄭先生。則先生亦在鄭氏之門矣。

鄭芮門人季節再傳

文毅陳龍川先生亮

陳亮字同甫。永康人。學者稱爲龍川先生。生而目光有芒。爲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欣然。幸得蘇息。獨先生以爲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因上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已而退修于家。學者多歸之。益力學。著書者十年。先是先生嘗圓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爾。蓋以地下于西湖也。至是。孝宗卽位。蓋十七年矣。亮更名同。詣闕上書。其略云。請爲陛下陳國家立政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爲之機。書奏。孝宗赫然震動。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大臣交沮之。乃有都堂審察之命。待命十日。復上書言三事。欲官之。先生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醉時戲爲大言。一士欲中之。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澹卽繳狀。事下大理。笞掠誣服。爲不軌事。聞。孝宗知之。陰遣左右廉知其事。遂得免。居無何。家僮殺人于境。適被殺者嘗辱先生父。其家疑之。聞于官。復下大理。時辛幼安棄疾。羅春伯點。素高先生才。援之尤力。復得免。又與鄉人宴會。同坐者暴死。復下大理。又得出。先生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勵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于秒忽。較理于

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主。睥面盎背。則于諸儒誠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與朱文公熹論皇帝王霸之學。文公雖不與。而亦不能奪也。先生感孝宗之知。復上疏。時將內禪。不報。由是在廷交怒。以爲狂怪。光宗策進士。先生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之于壽皇。莅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詞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爲京邑之美觀也哉。時上不朝重華宮。羣臣迭諫。皆不聽。喜先生策。謂善處父子之間。擢第一。旣知爲亮。又喜曰。朕擢果不謬。孝宗在南內。寧宗在東宮。聞之皆喜。授簽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上一夕卒。吏部侍郎葉水心請於朝。官其子。非故典也。端平初。諡文毅。修

百家謹案。永嘉之學。薛鄭俱出自程子。是時陳同甫亮又崛起于永康。無所承接。然其爲學。俱以讀書經濟爲事。嗤黜空疏。隨人牙後。談性命者。以爲灰埃。亦遂爲世所忌。以爲此近于功利。俱目之爲浙學。

陳同甫集

自孟荀論義利。王霸漢唐諸儒未能深明其說。本朝伊洛諸公。辨析天理人欲。而王霸義利之說。于是大明。然謂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說固已使人不能心服。而近世諸儒。遂謂三代專以天理行。漢唐專以人欲行。其間有與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長。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亦是架漏過時。而人心亦是牽補度日。萬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故亮以爲漢唐之君。本領非不洪大開

廓故能以其國與天地並立。而人物賴以生息。惟其時有轉移。故其間不無滲漏。曹孟德本領一有蹊畝。便把天地不定。成敗相尋。更無著手處。此卻是專以人欲行。而其間或能有成者。有分毫天理行乎其間也。諸儒之論。爲曹孟德以下諸人設可也。以斷漢唐。豈不冤哉。高祖太宗。豈能心服于冥冥乎。天地鬼神亦不肯受此架漏。謂之雜霸者。其道固本于王也。諸儒自處者曰義。曰王。漢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頭自如此說。一頭自如彼做。說得雖甚好。做得亦不惡。如此卻是義利雙行。王霸並用。如亮之說。卻是直上直下。只有一箇頭顱。做得成耳。卽如太宗亦只是發他英雄之心。誤處本杪忽。而後斷之以大義。豈右其爲霸哉。發出三綱五常之大本。截斷英雄差誤之幾微。而來論乃謂非三綱五常之正。是殆以人觀之。而不察其言也。孟子終日言仁義。而與公孫丑論勇如此之詳。蓋擔當開廓不去。則亦何有于仁義。氣不足以充其所知。才不足以發其所能。守規矩準繩而不敢有一毫走作。傳先民之說。而後學有所持循。此子夏所以分出一門。而謂之儒也。成人之道。宜未盡于此。故後世所謂有才而無德。有知勇而無仁義者。皆出於儒者之口。亮以爲學者學爲成人。而儒者亦一門戶中之大者耳。祕書不教以成人之道。而教以醇儒自律。豈揣其分量止于此乎。不然。亮猶有遺恨也。卽如以下全氏補。

張采謹案。龍川于王霸二字未究端委。故于諸儒之論不肯降服。且如三代而下。漢文宋仁最近仁義。然謂其能治人欲否。龍川必欲以曹操一輩爲人欲。則其說人欲淺矣。

昔者三皇五帝與一世共安于無事。至堯而法度始定。爲萬世法程。禹啓始以天下爲家而自爲之。有扈氏不以爲是也。啓大戰而後勝之。湯放桀于南巢而爲商。武王伐紂取之而爲周。武庚挾管蔡之隙。求復

故業。諸嘗與武王共事者。欲修德以待其自定。而周公違衆議。舉兵而後勝之。夏商周之制度定爲三家。雖相因而。不盡同也。五霸之紛紛。豈無所因而然哉。老莊氏思天下之亂。無有已時。而歸其罪于三王。而堯舜僅免耳。使若三皇五帝相與共安于無事。則安得有是紛紛乎。其思非不審。而孔子獨以爲不然。三皇之化。不可復行。而祖述止于堯舜。而三王之禮。古今之所不可易。萬古之所當憲章也。芟夷史籍之煩辭。刊削流傳之訛謬。參酌事體之輕重。明白是非之疑似。而後三代之文。燦然大明。三王之心迹。皎然不可誣矣。後世徒知尊慕之。而學者徒知誦習之。而不知孔氏之勞。蓋如此也。當其是非未大明之時。老莊氏之至心。豈能遽廢而不用哉。亮深恐儒者之視漢唐。不免如老莊當時之視三代也。儒者之說。未可廢者。漢唐之心迹。未明也。故亮常有區區之意焉。而非其任耳。夫心之用。有不盡。而無常。泯法之文。有不備。而無常。廢人之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爲三者。非天地常獨運。而人爲有息也。人不立。則天地不能以獨運。舍天地。則無以爲道矣。夫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者。非謂其舍人而爲道也。若謂道之存亡。非人之所能與。則舍人可以爲道。而釋氏之言。不誣矣。使人人可以爲堯。萬世皆堯。則道豈不光明盛大于天下。使人人無異于桀。則人紀不可修。天地不可立。而道之廢。亦已久矣。天地而可架漏過時。則塊然一物也。人心而可牽補度日。則半死半活之蟲也。道于何處。而常不息哉。惟聖人爲能盡倫。自餘于倫。有不盡。而非盡。欺人以爲倫也。惟王爲能盡制。自餘于制。有不盡。而非盡。罔人者。人常欺之。罔人者。人常罔之。烏有欺罔。而可以得人。長世者乎。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君子不必于得禽也。而非惡于得禽也。範我馳驅。而能發必命中者。君子之射也。豈有持弓矢。審固而甘心于空返者乎。御者以正。而射者以手。親眼便

爲能。則兩不相值。而終日不獲一矣。射者以手親眼。便爲能。而御者委曲馳驟。以從之。則一朝而獲十矣。非正御之不獲一。而射者之不正也。以正御逢正射。則不失其馳。而舍矢如破。何往而不中哉。孟子之論。不明久矣。往往反用爲迂闊不切事情者之地。亮非喜漢唐獲禽之多也。正欲論當時御者之有罪耳。高祖太宗本君子之射也。惟御之者不純乎正。故其射一出一入。而終歸于禁暴戢亂。愛人利物。而不可掩者。其本領宏大開廓故也。故亮嘗有言三章之約。非蕭曹之所能教。而定天下之亂。又豈劉文靖之所能發哉。此儒者之所謂見赤子入井之心也。其本領開廓。故其發處。便可以震動一世。不止如見赤子入井時。微眇不易擴耳。至於以位爲樂。其情猶可以察者。不得其位。則此心何所從發于仁政哉。以天下爲己任。其情猶可察者。不總之于一家。則人心何所底止。自三代聖人。固已不諱其爲家天下矣。天下大物也。不是本領宏大。如何擔當開廓得去。惟是事變萬狀。而真心易以汨沒。到得失枝落節處。其皎然者。終不可誣耳。高祖太宗及皇家太祖。蓋天地賴以常運而不息。人紀賴以接續而不墜。而謂道之存亡。非人之所能預。則過矣。漢唐之賢君。果無一毫氣力。則所謂卓然不泯滅者。果何物邪。道非賴人以存。則釋氏所謂千劫萬劫者。是真有之矣。此論正在于毫釐分寸處。較得失。而心之本體。實非鬪釘。轉合以成。此大聖人所以獨運天下者。非小夫學者之所能知。使兩程而在。猶當正色明辯。比見祕書與叔昌子約書。乃言諸賢死後。議論蜂起。有獨力不能支之意。伯恭曉人也。自其在時。固已知之矣。天地人爲三才。人生只是要做箇人。聖人之極則也。如聖人方是成人。故告子路者。則曰亦可以爲成人。來論謂非成人之至誠是也。謂之聖人者。于人中爲聖。謂之大人者。于人中爲大。纔立箇儒者名字。固有該不盡之處矣。學者所

以學爲人也。而豈必其儒哉。子夏子張子游。皆所謂儒者也。學之不至。則荀卿有某氏賤儒之說。而不及其他。論語一書。只告子夏以汝爲君子儒。其他亦未之聞也。則亮之說。亦不爲無據矣。管仲儘合有商量處。其見笑于儒家亦多。畢竟總其大體。卻是箇人。當得世界輕重。有無。故孔子曰。人也。亮之不肖。于今世儒者。無能爲役。其不足論甚矣。然亦自要做箇人。非專徇管蕭以下規摹也。正欲攪金銀銅鐵。鎔作一器。要以適用爲主耳。亦非專爲漢唐分疏也。正欲明天地常運。而人爲常不息。要不可以架漏牽補度時日耳。夫說話之重輕。亦係其人。以祕書重德。爲一世所尊仰。一言之出。人誰敢非。以亮之不肖。雖孔子親授。以其說纔過亮口。則弱者疑之。強者斥之。已願祕書平心以聽。惟理之從。盡洗天下之橫豎。高下清濁。白黑一歸之正道。無使天地有棄物。四時有剩運。人心或可欺。而千四五百年之君子。皆可蓋也。故亮嘗以爲得不傳之絕學者。皆耳目不洪。見聞不慣之辭也。人只是這箇人氣。只是這箇氣。才只是這箇才。譬之金銀銅鐵。鍊有多少。則器有精粗。豈其于本質之外。換出一般。以爲絕世之美器哉。故浩然之氣。百鍊之血氣也。使世人爭鶩高遠。以求之。東扶西倒。而卒不著實而適用。則諸儒之所以引之者。亦過矣。某大槩以爲三代做得盡者也。漢唐做不到盡者也。故曰心之用有不盡。而無常泯。法之文有不備。而無常廢。惟其做得盡。故當其盛時。三光全而寒暑平。無一物之不得其生。無一人之不遂其性。惟其做不到。盡。故雖其盛時。三光明矣。而不保其常全。寒暑運矣。而不保其常平。物得其生。而亦有時。而天闕者。人遂其性。而亦有時。而乖戾者。本未感應。只是一理。使其田地根本。無有是處。安得有來諭之所謂小康者乎。只曰獲禽之多。而不曰隨種而收。恐未免于偏矣。孔子之稱管仲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

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說者以爲孔氏之門五尺童子皆羞稱五霸。孟子歷論霸者以力假仁，而夫子稱之如此。所謂如其仁者，蓋曰似之而非也。觀其語脈決不如說者所云。故伊川所謂如其仁者，稱其有仁之功用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夫子亦計人之功乎？若如伊川所云，則亦近于來諭所謂喜獲禽之多矣。功用與心不相應，則伊川所謂心迹元不曾判者，今亦有時而判乎？聖人之于天下，大其眼以觀之，平其心以參酌之，不使當道有棄物，而道旁有不厭于心者。九轉丹砂點鐵成金，不應學力到後，反以銀爲鐵也。前書所謂攪金銀銅鐵，鎔作一器者，蓋措辭之失耳。王通有言：皇墳帝典，吾不得而識矣。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亂也已。仲淹取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而祕書必謂其假仁借義以行之。心有時而泯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泯可乎？法有時而廢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廢可乎？至于全體只在利欲上之語，竊恐待漢唐之君太淺狹，而世之君子有不厭于心者矣。匡章通國皆稱不孝，而孟子獨禮貌之者，眼目旣高于駁雜中，有以得其真心故也。波流奔迸，利欲萬端，宛轉于其中，而能察其真心之所在者，此君子之道所以爲可貴耳。若于萬慮不作，全體潔白，而曰真心在焉者，此始學之事耳。一生辛勤于堯舜相傳之心法，不能點鐵成金，而不免以銀爲鐵，使千五百年之間成一大空闕，人道泯息而不害天地之常運，而我獨卓然而有見，無乃甚高而孤乎？宜亮之不能心服也。來書所謂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又謂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法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不常廢，此名言也。而謂指其須臾之間，偶未泯滅底道理，以爲只此便可與堯舜三代並隆。

而不察其所以爲之田地根本無有是處者。不知高祖太宗何以自別于魏宋二武哉。來書又謂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爲法。不當以不盡者爲法。此亦名言也。而謂漢唐不無愧于三代之盛時。便以爲欺罔。不知千五百年之間。以何爲真心乎。

亮大意以爲本領闊工夫至到。便做得三代。有本領無工夫。只做得漢唐。而祕書必謂漢唐並無些子本領。只是頭出頭沒。偶有暗合處。便得功業成就。其實則是利欲場中走。使二千年之英雄豪傑。不得近聖人之光。猶是小事。而向來儒者所謂只這些子殄滅不得。祕書便以爲好說話。無病痛乎。來書所謂自家光明寶藏者。語雖出于釋氏。然亦異于這些子之論矣。天地之間何物非道。赫日當空。處處光明。閉眼之人。開眼卽是。豈舉世皆盲。便不可與共此光明乎。眼盲者摸索得著。故謂之暗合。不應二千年之間。有眼皆盲也。亮以爲後世英雄豪傑之尤者。眼光如黑漆。有時閉眼胡做。遂爲聖門之罪人。及其開眼運用。無往而非赫日之光明。天地賴以撐拄。人物賴以生育。今指其閉眼胡做時。便以爲盲。無一分眼光。指其開眼運用時。只以爲偶合。其實不離于盲。嗟乎。冤哉。彼直閉眼耳。眼光未嘗不如黑漆也。一念足以周天下者。豈非其眼光固如黑漆乎。天下之盲者。能幾赫日光明。未嘗不與有眼者共之。利欲汨之。則閉心平氣定。雖平平眼光。亦會開得。况夫光如黑漆者。開則其正也。閉則霎時浮翳耳。仰首信眉。何處不是光明。使孔子在時。必持出其光明。以附于長長開眼者之後。則其利欲一時澆世界者。如浮翳盡洗而去之。天地清明。赫日長在。不亦恢廓灑落。闊大而端正乎。今不欲天地清明。赫日長在。只是這些子殄滅不得者。便以爲古今祕寶。因吾眼之偶開。便以爲得不傳之絕學。三三兩兩附耳而語。有同告密。畫界而立。一似



結壇盡絕。一世之人于門外。而謂二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點洗。二千年之天地日月。若有若無。世界皆是利欲。斯道之不絕者。僅如縷耳。此英雄豪傑。所以自絕于門外。以爲立功建業。別是法門。這些好說話。且與留著妝景足矣。若知開眼。只是箇中人。安得撰到此地位。乎祕書以爲三代以前。都無利欲。都無要富貴底人。今詩書載得如此潔淨。只此是正大本子。亮以爲纔有人心。便有許多不潔淨。革道止于革面。亦有不盡概聖人之心者。聖賢建立于前。後嗣承庇于後。又經孔子一洗。故得如此潔淨。祕書亦何忍見二千年間世界塗澆。而光明寶藏。獨數儒者自得之。更待其有時。而若合符節乎。遷善改過。聖人必欲其到底而後止。若隨分點化。是不以人待之也。點鐵成金。正欲祕書諸人相與洗淨。二千年世界。使光明寶藏。長長發見。不是只靠這些子。以幸其不絕。又誣其如縷也。最可惜許多眼光。抹漆者。盡指之爲盲人。而一世之自號開眼者。正使眼無翳。眼光亦三平二滿。元靠不得。亦何力使天地清明。赫日長在乎。以上復朱元晦書。

宗義案。止齋謂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此同甫之說也。如此則三代聖賢。枉作工夫。功有適成。何必有德。事有偶濟。何必有理。此晦庵之說也。如此則漢祖唐宗。賢于僕區不遠。蓋謂二家之說。皆未得當。然止齋之意。畢竟主張龍川一邊過多。夫朱子以事功卑龍川。龍川正不諱言事功。所以終不能服龍川之心。不知三代以上之事功。與漢唐之事功。迥乎不同。當漢唐極盛之時。海內兵刑之氣。必不能免。卽免兵刑。而禮樂之風。不能渾同。勝殘去殺。三代之事功也。漢唐而有此乎。其所謂功有適成。事有偶濟者。亦只漢祖唐宗一身一家之事功耳。統天下而言之。固未見其成且濟也。以是而

論則言漢祖唐宗不遠于僕區亦未始不可。

二十年之間道德性命之說一興迭相唱和不知其所從來後生小子讀書未成句讀者已能拾其遺說高自譽道非議前輩以爲不足學世之爲高者得其機而乘之以聖人之道爲盡在我以天下之事爲無所不能麾其後生惟己之向欲盡天下之說取而教之頑然以人師自命吾深惑夫治世之安有此事而懼其流之未易禁也送王仲德序○以下全氏補。

梓材謹案謝山又補錄同甫文集十二條今移入晦翁學案三條移入南軒學案一條移入止齋學案一條移入水心學案一條。

爲士以文章行義自名居官以政事書判自顯各務其實而極其所至各有能有不能卒亦不敢強也道德性命之說一興而尋常爛熟無所能解之人自託于其間以端慤靜深爲體以徐行緩語爲用務爲不可窮測以蓋其所無一藝一能皆以爲不足自通于聖人之道于是天下之士始喪其所有而不知適從爲士者恥言文章行義而曰盡心知性居官者恥言政事書判而曰學道愛人相蒙相欺以盡廢天下之實終于百事不理而已及其徒既衰熟視不平者合力共攻之無鬚之禍濫及平人出反之慘乃至此而予于其中受無鬚之禍尤慘送吳允成序。

亮以狂豪馳驟諸公間諸公既教以道德性命非不屈折求合然終不近與韓元咎

世之學者玩心于無形之表以爲卓然而有見此其得之淺者不過如枯木死灰得之深者亦安知所謂文理密察之道泛乎中流無所底止猶自謂其有得豈不可哀故格物致知之學聖人所以惓惓于天下

後世也。夫天下何物非道。千途萬轍。因事作則。苟能潛心玩省。于所已發處體認。則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非設辭也。

儒釋之道。判然兩塗。此是而彼非。而溺于佛者。直曰其道有吾儒所未及者。否亦曰其精微處。胎合無間。高明之士。猶曰儒釋深處。所差秒忽耳。此如猩猩知酒之將殺已。且罵而且飲之也。夫使賊假募士之名。得入帳下。一旦起而縛之。此李元平所以孺弄于李希烈也。以上與應仲實。

陳平王陵之事。使王陵發心不欲王諸呂。皎然若日月之在上。不幸而以此國破身亡。其心皎然如日月之不可誣也。若祇欲得直聲。以爲在朝諸臣皆無我若。此則濟不濟皆有遺恨耳。使陳平心欲劉氏之安。且委曲彌縫。以爲後日計。卽不幸或事未濟而死。此心皎然不可誣也。若半私半公。則進退皆罪耳。夫子所謂仁者。獨論其心之所主。若泛然外馳。雖爲善。猶君子之所棄也。復呂子陽。

附錄

公天資異常。俯視一世。常以經綸天下自任。壯歲應鄉舉。推爲襃然之選。繼而補太學博士弟子員。其生平議論。以敵仇未雪爲國大恥。六詣天闕上書。皆主于恢復。故及第後。謝恩詩有云。復讐自是平生志。勿謂儒臣鬢髮蒼。

公少以文名于天下。至老方第。常抱不平之恨。故及第後。謝宰執。其啓云。數十年窮居畎畝。未諧豹變之懷。五千言上徹冕旒。誤中龍頭之選。又云。如某材不逮于中人。學未臻于上達。十年壁水。一几明牕。六達帝廷。上恢復中原之策。兩譏宰相。無輔佐上聖之能。荷壽皇之兼容。恢漢光之大度。留張齊賢以貽主上。

俾宋廣平而冠羣儒。靜言叨冒之多。知自吹噓之力。

王淮曰。朱爲程學。陳爲蘇學。復

朱晦翁曰。同甫才高氣粗。故文字不明瑩。要之自是心地不清和也。

又曰。同甫在利欲膠漆盆中。

呂東萊與朱侍講書曰。陳同甫近一二年來。卻翻然盡知向來之非。有意爲學。其心甚虛。補

危驪塘曰。陳同甫上書氣振。對策氣索。蓋要做狀元也。補

謝山陳同甫論曰。自陳同甫有義利雙行。王霸雜用之論。世之爲建安之徒者。無不大聲排之。吾以

爲是尙未足以貶同甫。蓋如同甫所云。是其學有未醇。而尙不失爲漢以後人物。孔明有王佐之才。

而學墮于刑名家。要之固漢時一人豪也。若同甫則當其壯時。原不過爲大言以動衆。苟用之。亦未

必有成。迨一擲不中。而嗒焉以喪。遂有不克自持之勢。嗟夫。同甫當上書時。敝屣一官。且有踰垣以

拒。曾觀之勇。而其暮年對策。遂阿光宗嫌忌重華之旨。謂不徒以一月四朝爲京邑之美觀。何其謬

也。蓋當其累困之餘。急求一售。遂不惜詭遇而得之。吾友長興王敬所嘗語予。以同甫之才氣。何至

以一大魁爲驚喜。至于對弟感泣。相約以命服共見先人于地下。是蓋其暮氣已見之證。豈有淺衷

如此。而力能成事者。予應之曰。同甫之將死。自其對策已徵之矣。不特此數語也。故卽令同甫不死。

天子赫然用之。必不能揜其言。同甫論李贊皇之才。以爲尙是積穀做米把纜放船之人。蓋尙有所

未滿。同甫之失。正坐亟于求春而不需穀。亟于求涉而不需纜。卒之米固不得。并其船而失之。水心

于同甫。惜其初之疾呼納說。以爲其自處者有憾。而又謂使其終不一遇。不免有佞疾之歎。可謂微而婉者也。永嘉經制之學。其出入于唐漢之間。大略與同甫等。然止齋進退出處之節。則渺渺不可及矣。卽以爭過宮言之。同甫不能無愧心。可謂一龍而一蛇者矣。吾故曰論學之疏。不足以貶同甫也。至若反面事二姓之方回。亦深文以詆同甫。謂其登第後。以漁色死非命。是則不可信者。同甫雖可貶。然未許出方回之口。况撫流俗人之傳聞以周內之哉。

### 龍川講友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別爲東萊學案

文憲薛良齋先生季宣別爲良齋學案

忠定葉水心先生適別爲水心學案

### 龍川學侶

倪石陵先生樸

倪樸字文卿。浦江人也。學者稱爲石陵先生。其學大略近陳同甫。談兵說劍。恥爲无用之學。紹興末。金人有南牧之信。喜曰。依日月乘風雲。以佐天誅。此其時矣。草書萬言。欲以征討自效。謂金可以必滅者有五。不可以不滅者亦有五。而滅之之策有三。其事勢相關不可緩者有七。所謂三策者。謂兵法先發制人。今金雖有意犯我。而事未舉。則謀未定。屯戍未備。宜令諸將出其不意。水陸並進。襲其屯戍。奪其要害。使中原之民。知所向慕。然後車駕進駐江表。以壯聲援。以慰中原歸附之心。則黃河以南。可傳檄而定。所謂疾

雷不及揜耳者也。若大軍已舉，警備已嚴，當令江淮之師，堂堂之衆，出壽春，盱眙，漣水，以迎其前。然後一軍出荆襄，一軍出陳蔡，以潰河洛，一軍出隴蜀，入散關，以據陝關，洛震動，賊勢分，而我專，何有不濟？若其鋒未可當，宜斂江淮之兵，列江而守，虛西淮之地，以待之。金所恃者騎耳，舟楫非其所長，深入吾境，臨江不敢輒渡。吾據江不與之戰，曠日持久，糧運不繼，則士心危，不自亂，且自潰，不戰而屈人之策也。鄭先生伯熊見之，歎曰：「男子，男子，當是時，道德性命之學盛行，先生獨與同甫講明其學，凡所著述，但以示同甫。其知先生者，亦惟同甫。然皆不能諧于鄉。同甫既累陷罪戾，先生亦廢徙筠陽，久乃得赦歸。同甫晚得一第，終不得有發舒，而先生亦以寒窶老死。其所著有輿地會元四十卷，備列天下山川險夷，戶口虛實，以證其兵戰之所出，又繪之爲圖，張之屋壁。時時豫籌其策，手指而心計，冀萬一得當以用之。晚雖坐廢，猶著鑿轍錄五卷，以痛國家禦侮用策之失。聞者悲之。先生卒後，其所著輿地會元不傳。謝臯羽嘗論定其文之可存者，而吳淵穎及見其圖，以爲先生足蹤所未至，蓋亦未免有參差矛盾，未爲盡善者。但其博而有用，以視黃茅白葦之徒，直如曹蜍輩矣。向使先生之學，本之以伊洛之義理，所就且將不止于此。然要非今之學者所可及。固未易以王霸並行而遽少之也。可謂平允之論。然予又嘗考東萊之卒，先生貽書同甫，謂宜力學以紹其後，而同甫拂然不說。是則同甫之護前，莫能洗其膏肓之痼，而先生晚年所見平實，有不謬于伊洛者矣。是不可不表而出之也。卒之同甫附會光宗之不孝，以取一第，盡喪其生平，而先生固窮不失其所守，卽此一書，可以見之。水心爲同甫道甫作合志，以爲道甫之才，等于同甫，而身後之名有殊，故欲同甫以身後之力，引而齊之。先生直過于同甫，而未有文如水心者。淵穎又言之而不詳，是

以六百年來。幾泯泯焉。予爲撫拾于聲塵消歇之餘。登之學錄。先生或可以少紓其沈屈也。夫補

雲濠謹案。主一宋元儒傳私記云。先生以用兵制勝。必須先審知地勢。乃遍考羣書。以當時州縣爲準。由漢以來。其間郡縣離合廢置。變名易實。不可按辨者。皆會而歸之于一。凡古今帝王之所都。禹貢山川之所經。春秋列國之所在。與夫古今關防津要。戰守會盟之地。故基遺迹。搜括無遺。其有乖謬。爲之援據引證。以相參考。名曰輿地會元志。又推古今華夷內外境土。微塞之遠近。繪爲一圖。縱橫各丈餘。張之屋壁。手指心計。何地可戰。何城可守。常思一效其能。而時無知者。獨陳同甫心敬之。又云。謝皋羽嘗取其所著書。選爲一編。號曰石陵倪氏雜著。蓋服其學博而有用也。

### 龍川同調

#### 知州王厚軒先生自中

王自中字道甫。平陽人也。學者稱厚軒先生。其所學大略類陳同甫。傲岸自喜。目無世人。嘗赴丞相坐。有餽鹿至。請賦之。分韻得方字。先生搖膝朗唱曰。世閒此物多爲馬。寶匣還宜出上方。丞相慍。座客多恐。先生飲啖自若。乾道四年。議遣歸正人。先生伏闕三上書。言今內空無賢。外虛無兵。當網羅英俊。廣募忠力。爲中原率。今之所遣。是絕中原之望也。時相以內空語怒。因奏靖康士子伏闕。幾召亂。嘗著令伏闕者。斬。陛下卽欲恕自中。宜當遠竄。上曰不可。曰亦須編管。曰不可。曰送之遠郡聽讀。上曰送近處。乃斥之徽州。上殊念先生忠。諭臨安尹遣曉事人護之行。是冬。時相去位。先生以書自通于尙書周操。操奇之。白其事。以郊恩得自便。成淳熙五年。進士孝宗猶記其姓名。累官分水令。十年。以中書舍人王蘭薦。召赴都堂。未

至上數以問近臣。及見上曰：望卿甚久。對曰：昨宰執已傳聖旨，草茅微賤，何自得此。因反覆陳數百言，徐出二疏。其一曰：臣嘗讀唐兵志，有言蓄兵所以止亂也。及其弊也，反以爲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未嘗不爲寒心。今去古既遠，井田之賦不可得而論矣。所可論者，惟唐初國無供軍之費，而軍足以待事。故自貞觀至開元百三十年之間，戰勝攻取，伸縮如意，自其法之廢，天下大亂。太祖皇帝有意于更革，而當時議者未能遠謀，故爲今日之計。莫若取唐之意，推而行之。唐初民田皆從官給，今兩淮荆襄西蜀三邊之地，田之在官者，往往散而爲民田。民田正數之外，包占尙多。朝廷務寬邊民，終不敢致詰。臣請言之。曰：營田曰力田，曰屯田，曰官莊，曰荒田，曰逃絕戶田。此邊田之在官者也。曰：元請佃田，曰承佃田，曰買佃田。曰：自陳贖佃田。此邊田之在民者也。曰：義勇，曰神勁軍，曰弓弩手，曰山水砦。此邊軍之在民者也。州曰廂，禁軍縣曰弓手，鎮砦曰土軍。其重地皆有戍軍。此邊軍之在官者也。有官軍有民軍，有戍軍之地，又皆有城池。若可以爲固矣。然有城而不能守，不如無城。今戍軍往來，僅同逆旅。人之多寡，不與城稱。號爲義勇者，又爲生生之具。一旦有警，則民必先逃，而軍亦不能守矣。守且不能，奚暇議攻。臣愚謂宜盡以並邊州縣鎮砦，分緩急爲三等，以精卒配之。多者至三五百人，少者不下數百人。然後以田之在民者，家出一夫爲卒，得免其田稅六七十畝。家無常人人，無常數，取其強力武藝之堪充軍者，而精其選。使勇者知貴，怯者知恥。其民之田多者，聽以田募客爲卒，卒五人以其主戶爲伍長，而免田稅二百畝。十人則爲什長。田愈多者，軍愈衆，稅愈輕，而階級又愈進。入則有主客之恩，出則有部曲之分。租課悉循其初，官無所與。而新募流民，官更量給之。如此則主戶樂出其田募民而爲卒矣。于是因民田之近于州者三十里內，皆



使家于州。近于縣者二十里內。皆使家于縣。及新種之時。乃以古制。卽田爲廬。田事畢而後反。使與所配之卒。犬牙而居。不爲營而爲坊。爲民者因農隙以事武。爲卒者皆分爲三番。每季一上。以給官司之役。蓋一年之間。番上者僅四月。而餘月得自治生。如是則軍民合一。通饋問。結婚姻。皆有安居樂業之念。而吾事集矣。下至鎮砦。亦莫不然。去州縣鎮砦遠。則聚而居之。爲之府。如唐法。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立都尉將校之官。爲保障戰守之具。依險負阻。相度經營。務合事宜。名其軍曰衛府。此民田也。官田則官募軍。或民分屯之。悉從府衛之法。每屯上至千二百人。下至八百人。名其軍曰屯府。此官田也。如是則並邊之地。無一夫非卒。皆思所以保家。并全骨肉。卒然有戎。莫不協心畢力。以死敵。其與旅寓之軍。聞風先潰者。功相萬矣。積以數年。屯衛軍益強。官軍缺者勿補。費益省。恢復之後。卽推其法于西北。而屯衛之軍滿天下矣。然又當選天下忠良勤幹之賢。不問文武。爲之守令將帥。授以方略。責以事功。賢焉則久其任。且使其子若孫之賢者。得世其爵。盡罷諸司。而專以總領者統治之。通融有無。品節勞逸。增鼓鑄以給其資。置平糶以收其利。遷移招集。適于便宜者。輒行。于是練沿江之屯。以壯邊軍之心。練三衛之軍。以爲順動之備。又練內地州縣軍。以待不時之需。令天下皆設武學。立子弟所招效士。以收翹楚之才。文武並用。軍民雜居。化民爲卒。化卒爲民。使其聲勢足以相接。密疏足以相維。四頭八尾。觸處俱應。敵若猖狂來寇。則清野入守。敵攻一處。必虞諸處之師。不免立營置柵。分兵抄掠。則所在府兵。依其鄉井。設伏出奇。以破之。若長驅深入。則我表裏之軍。夾而蹙之。欲全師而出。則我之諸軍。隨而躡之。持重徐行。見可則止。于是六飛親督侍衛之兵。出臨江上。氣勢旣合。斟酌號令。明信賞罰。務盡衆善。無一毫舛差。則北方豪

傑舍二百年父母之國將安之乎。孝宗頷之。其一則言守令也。次日除籍田令。上語大臣曰。朕急欲用自中。可與超遷。又謂大臣曰。自中必有所知。可令薦舉。于是監察御史適闕。上欲即用先生。而宰相甚不喜。右正言蔣繼周誣劾先生。罷之。然孝宗念之不衰。知邵州蔡必勝陞辭。上以其爲先生鄉人也。謂曰。人才難得。王自中本無事。等閒去之。明年通判郢州道。改知光化軍。上所親擢也。任滿入見。光宗謂曰。壽皇言卿可用。以屬朕。可留爲郎。先生對曰。朝列多不喜臣。臣已累壽皇。不敢復累陛下。上終欲留之。辭以母老。乃知信州。復召以御史。王恬疏罷知邠州。以中書謝原明之言罷。知興化軍。以高文虎封駁罷。而先生亦遂病矣。尋卒。所著有王政紀原三卷。列代年紀十二卷。孫子新略注二卷。厚軒集五卷。雲濠案。謝山劄記。作厚軒文集。孫子新略。前後序。歷代紀年。水心葉忠定公與同甫合志之。鶴山魏文靖公又別志之。止齋之言曰。道甫晚年。抑才爲學。去智爲恬。假之以年。何造不深。則又非同甫所可並語矣。補

龍川門人季節三傳

太學喻先生民獻

喻民獻。原名汝方。烏義人。與從子偁入太學爲諸生。同甫爲其母夫人王氏志云。夫人最愛幼子汝方。勉使爲學。又謂汝方能以學問自見于鄉里云。參龍川文集。

簽判蘆隱先生偁

喻偁。字伯經。原名宏。義烏人。其從父民獻。首從同甫。羣從數十人偕焉。登慶元己未進士第。累遷隆興觀。察推官。簽書鎮南節度判官。請祠而歸。築室夫人峯下。曰蘆隱。著有蘆隱類彙五十卷。隨見類錄二百卷。

當乾道淳熙間。朱張呂陸四君子。皆談性命而闢功利。學者各守其師說。截然不可犯。陳同甫崛起其旁。獨以爲不然。且謂性命之微。子貢不得而聞。吾夫子所罕言。後生小子與之談之。不置。殆多乎哉。禹無功。何以成六府。乾無利。何以具四德。如之何其可廢也。于是推尋孔孟之志。六經之旨。諸子百家分析聚散之故。然後知聖賢經理世故。與三才並立而不廢者。皆皇帝王霸之大略。明白簡大。坦然易行。人多疑其說而未信。先生獨出爲諸生倡。布磔網紀。發爲詞章。扶持而左右之。使同甫之門。惡聲不入于耳。皆其功也。同甫再下詔獄。先生與同志極力營解。卒得出之。修

### 縣丞喻梅隱先生南強

喻南強。字伯強。侷之從弟也。其父直方。以先生與陳同甫類。俾從之遊。時著錄牒者。歲數千百人。先生周旋其閒。獨能探深索隱。語移日。精銳鋒起。同甫曰。伯強凜然可畏也。慶元中。入太學。爲富陽尉。轉縉雲丞。卒年七十一。同甫之得罪也。先生義形于色。罵其同門。言先生無辜受禍。吾曹爲弟子。當怒髮衝冠。乃影響味。是得爲士類邪。走東甌。見葉水心。訴冤。水心曰。子真義士也。卽秉筆爲作書數通。先生又持走越。袖見諸臺官。誦言無忌。卒直同甫之冤。其爲文善馳騁。下筆數千言。不煩繩削而自合。大篇短章。恣人取去。不甚愛惜。惟存梅隱筆談十四卷。修

梓材謹案。萬氏儒林宗派。陳氏學派。有喻侷。喻南強。今據學案原表。侷與南強之外。又有喻宏。喻寬。案侷傳原名宏。是一人也。中庸。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則寬卽南強無疑。同甫誌喻夏卿墓云。孫男九人。有侷。有寬。而无南強。可證也。

吳先生深

吳深全歸子思齊祖其先居處之麗水先生有奇才同甫以子妻之遂家永康

林先生慥

林慥永康人補

陳先生頤

陳頤永康人嘗從同甫遊

錢先生廓

錢廓字叔因浦江人沈靜和雅語如不能出諸口同甫甚嘉之初先生之兄抑任家事督先生以學而一錢不以假之或言汝兄私自爲計則怒曰汝離開我友昆邪兄愛我者也其于貨幣不以嬰心科舉之事亦不甚習也獨求有得于學其卒也棄水心甚惜之修

郎先生景明父鵬舉

郎景明永康人其父鵬舉與鄭文肅公善修

梓材謹案先生之父名翥鵬舉其字也遺先生從同甫遊卒年四十七同甫爲志其墓

方先生坦

方坦浦江人同甫嘗云坦從予遊一日其父來視坦每進見予亦若諸生然其恭而篤于教子如此修

陳先生檜

陳先生猛合傳

陳檜縉雲人。章侍郎服之甥。與其弟猛同學于龍川者也。修

金先生瀟

金瀟字伯清。金華人。從同甫遊。

凌先生堅

凌堅。浦江人。孤童力學。其母何氏督之曰。吾之不死以待汝者。欲持以見汝父于地下也。先生感奮。卒能以學行自見。同甫患難。先生每關切相奔走云。修

何先生大猷

何大猷。字少嘉。義烏人。同甫之婦弟也。同甫在獄。營救不愛其力。浙江風濤之險。一日往返兩涉之。幾至覆溺。嘗曰。吾未知前輩所謂不傳之學安在。而敢自棄乎。同甫又稱其事。母孝。事兄敬。而行甚醇謹云。修

太學劉先生範

劉範。金華人。太學諸生。原名淵。雲濠。案龍川誌。先生父和。卿墓云。金華劉範。十年前名淵。嘗與二三子從予學。有聲三舍間。同甫稱其頃刻不輟于學。修

徐先生碩

徐碩。永康人。務學不輟。其文日進。修

孫先生貫

孫貫字冲季永康人從事于王霸之學甚銳年二十三而卒同甫率門人盧任徐碩周擴呂約周作喻宏喻寬何凝胡括錢廓方坦臨其葬而銘之修

章先生湜

章先生濤合傳

章先生涓合傳

章先生海合傳

章湜永康人侍郎服之子也與其兄濤涓海俱從學于龍川初同甫微時聲名未立侍郎首識之即令諸子從學而先生爲叔父後補

樓先生應元父民範

樓應元東陽人也父民範工詩文與同甫善先生亦工詩文補

胡先生括

胡括永康人同甫謂其可與共學修

章先生椿

章先生與合傳

章先生允合傳

章椿永康人龍川誌其母田氏墓云始余于送往事居之禮缺然未知所圖託于講授以自衣食而章氏

之子椿寔左右之明年其弟與允相繼至參龍川文集

周先生擴

周擴永康人龍川嘗銘其母黃氏墓同上

呂先生約

呂約永康人龍川誌其母夫人夏氏墓云又贊呂君教其前母之子約必使自見于士林同上

盧先生任

周先生作合傳

何先生凝合傳

梓材謹案三先生並龍川門人見上孫先生貫傳

領衛厲先生仲方

丁少詹先生希亮並見水心學案

教授陳先生剛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王氏門人

提舉彭先生仲剛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吳氏家學季節四傳

知軍吳松淵先生邃

吳邃永康人全歸子思齊父累官知廣德軍學者稱爲松淵先生

松淵家學季節五傳

縣丞吳全歸先生思齊附從父天澤

吳思齊字子善永康人松淵先生子先生少穎悟傲父爲古文即可誦季父國子監丞天澤器之悉授以所學由任子入官監臨安府新城稅後調爲嘉興丞數以書與用事者言賈似道母喪不宜用鹵簿又言御史俞浙以論謝堂去職宰相附貴戚塞言路如朝廷何凡所爲要以直遂其志第知有是非不知有毀譽禍福也宋亡隱浦陽家無儋石之儲有勸之仕者輒謝曰譬猶處子業已嫁矣雖凍餓不能更二夫也所善惟方鳳謝翱相與放遊山水間登嚴陵山慟哭西臺自號全歸子學者尊其行爭師之年六十四手編聖賢順正考終之事曰俟命錄錄成賦詩別諸友遂卒

全歸講友

文學方存雅先生鳳附子樛

方鳳一名景山字韶父浦陽人生有異材常出遊杭都盡交海內知名士將作監丞方洪奇其文以族子任試國子監舉上禮部不中第主閣門舍人王斌家教其二子大小登後以特恩授容州文學未幾宋亡先生自是無仕志益肆爲汗漫遊一日復遊杭大登爲暹國臣奉使上國相持泣下先生欲與俱行人勸止之先生善詩通毛鄭二家言晚遂一發于詠歌音調淒涼深于古今之感臨沒屬其子樛題其旌曰容州示不忘也嘗謂學者曰文章必真實中正方可傳他則腐爛漫漶當與東華塵土俱盡性不喜佛老讀



唐傅奕傳。壯其爲人。撫奕後。闢異教者數十事。題之曰正人心。書尙未完。他所著詩三千餘篇。曰存雅堂稿。黃晉卿吳立夫。柳道傳諸文章家。皆出其門。樗字壽父。亦精于詩。參浦陽人物記。

參軍謝晞髮先生翺父鎰附門人吳貴

謝翺字暈羽。長溪人。父鎰通春秋。先生世其學。試進士不中。倜儻有大節。會文丞相天祥開府延平。長揖軍門。署諮事。參軍已復別去。及丞相被執以死。先生悲不能禁。隻影行浙水東。有嚴子陵釣臺。先生設丞相主。再拜伏醑。號慟者三。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歌闋。竹石俱碎。性嗜佳山水。雁山鼎湖蛟門候。濤沃洲天姥四明金華洞天。搜奇挾祕。卽著遊錄。遊倦輒憩浦陽江源。及睦之白雲村。尋隱者方韶父鳳。吳子善思齊。晝夜吟詩。不自休。婺陸人士翕然從其學。至元甲午。去家武林西湖上。明年肺疾作。瀕死。屬其妻曰。吾去鄉千里。交遊惟方韶父吳子善最親。慎收吾文及吾骨授之。已而韶父等至。瘞之子陵臺南。以文稿殉。伐石表之。曰粵謝翺墓。無子。其徒吳貴祠之。月泉書院先生每慕屈平托興遠遊。自號晞髮子。所著手鈔詩八卷。雜文二十卷。唐補傳一卷。南史補帝紀贊一卷。楚辭芳草圖補一卷。宋饒歌鼓吹曲各一卷。陸州山水人物古蹟記一卷。浦陽先民傳一卷。天地閒集五卷。東坡夜雨句圖一卷。浙東西遊記九卷。參宋文憲集。

全歸門人季節六傳

黃田居先生景昌

黃景昌字清遠。浦江人。從方鳳吳思齊謝翺遊。通五經。自號田居子。從黃氏補本錄入。

方氏門人

文獻黃文貞先生潛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貞文吳淵穎先生萊

吳萊字立夫。浦江人。集賢大學士直方子也。生有奇質。四歲。母盛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七歲能屬文。族父幼敏家多書。公往私挾一編歸。盡夜讀竟。又復往易。幼敏知而視之。乃漢書也。幼敏指谷永杜鄴傳曰。汝能記是。當不汝責。先生琅琅誦之。不遺一字。幼敏以爲偶熟。此卷三易。他編盡然。因悉出藏。盡使讀之。方詔父見而歎曰。明敏如此子。雖汝南應世叔。不是過也。悉以所學授焉。自是益博極羣書。至于制度沿革。陰陽律曆。兵謀術數。山經地志。字學族譜之屬。無所不通。延祐七年。以春秋舉上禮部。不合。退居深巖山中。益窮諸經之說。所造愈精。著述甚多。雲濠案元史本傳。先生著有尙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譜一卷。古職方錄八卷。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楚漢正聲二卷。樂府類編一百卷。唐律刪要三十卷。文集六十卷。他如詩傳科條。春秋經說。胡氏傳證。皆未脫藁。宋景濂胡仲子皆尊師之。至元六年卒。年四十四。門人私諡曰淵穎先生。再諡貞文。百家記

文肅柳靜儉先生貫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黃田居先生景昌見上全歸門人

謝氏門人

黃田居先生景昌見上全歸門人

吳氏門人存雅再傳

文憲宋潛溪先生濂

教授胡長山先生翰並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卷五十七

梭山復齋學案表

陸九韶	嚴松
道鄉子 庸齋弟	徐仲誠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陸九齡	沈煥 別為廣平定川學案
庸齋弟 襄陵門人	袁燮 別為絜齋學案
曾滂 子極	
李纓 鄒斌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曹建	
萬人傑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李修己 別見二江諸儒學案	

饒延年

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陸九淵 別爲象山學案

梭山復齋學侶

梭山復齋學案

祖望謹案三陸子之學。梭山啓之。復齋昌之。象山成之。梭山是一樸實頭地人。其言皆切近有補于日用。復齋卻嘗從襄陵許氏入手。喜爲討論之學。宋史但言復齋與象山和而不同。考之包恢之言。則梭山亦然。今不盡傳。其可惜也。述梭山復齋學案。梓材案黃氏本以梭山爲金溪學案之一。復齋爲金溪學案之二。謝山則并稱之曰梭山復齋學案。

道鄉家學

隱君陸梭山先生九詔

陸九詔字子美。撫州金溪人。復齋象山之兄也。雲濠案象山年譜兄弟六人。長九思。次九敘。次九舉。號庸齋。次卽先生。而復齋象山又次之。宋史以先生爲復齋弟。誤。學問淵粹。隱居不仕。與學者講學梭山。因號梭山居士。嘗謂晦翁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爲。不然。則或是其學未成時所作。不然。則或是傳他人之文。後人不辨也。蓋通書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曰一

曰中卽太極也。未嘗于其上加無極二字。動靜章言五行太極陰陽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極圖說是其所傳。或其少時所作。則作通書時不言無極。蓋已知其說之非矣。晦翁不以爲然。先生以其求勝不求益。不復致辯。詔舉遺逸。諸司以先生應。不赴。臨終。自撰喪禮。戒不得銘墓。有文集曰梭山日記。

梓材謹案梭山之學。以切于日用者爲要。象山年譜述梭山日記云。中有居家正本及制用各二篇。可以得其要矣。

### 梭山日記

古者民生八歲入小學。至十五歲。各因其材而歸之四民。秀異者入學。學而爲士。教之德行。愚謂人之愛子。但當教之以孝弟忠信。所讀須六經論孟。明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之節。知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以事父母。以和兄弟。以睦族黨。以交朋友。次讀史。知歷代興衰治平措置之方。科舉之業。志在薦舉登科。難莫難于此。所謂求在外者。得之有命是也。至通經知古今。修身爲孝弟之人。此有何難。况旣通經知古今。而應今之科舉。亦無難者。又道德仁義在我。以之事君臨民。皆合于義理。爲人孰不愛家愛子孫愛身。然不克明愛之道。故終焉適以損之。蓋一家之事。貴于安寧和睦悠久。其道在于孝悌謙遜。若仁義之道。口未嘗言之。朝夕之所從事者。名利寢食之所思者。名利相聚而講究者。取名利之方。言及于名利。則洋洋然有喜色。言及于孝悌仁義。則淡然無味。惟思臥。幸其時數之遇。則躍以喜。小有阻意。則躁悶若無容。如其時數不偶。則朝夕憂煎。怨天尤人。至于父子相夷。兄弟叛散。良可憫也。豈非愛之適以損之乎。

夫謀利而遂者不百一。謀名而遂者不千一。今處世不能百年。而乃傲幸于不百一不千一之事。豈不癡甚矣哉。就使遂心臨政。不明仁義之道。亦何足爲門戶之光邪。

夫事有本末。知愚賢不肖者本。貧富貴賤者末。得其本則未隨。趨其末則本末俱廢。今行孝悌本仁義。則爲賢爲知。賢知之人。衆所尊仰。簞瓢爲奉。陋巷爲居。己固有以自樂。人不敢以貧賤而輕之。豈非得其本而未自隨。夫慕爵位貪財利。則非賢非知。非賢非知之人。人所鄙賤。雖紆青紫。懷金玉。其胸襟未必通曉義理。己無以自樂。人亦莫不鄙賤之。豈非趨其末而本末俱廢乎。

况富貴貧賤自有定分。富貴未必得。則將隕穫而無以自處矣。斯言或有信之者。其爲益不細。相信者稍衆。則賢才自此而盛。又非小補矣。以上居家正本。

古之爲國者。冢宰制國用。必于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量地大小。視年之豐耗。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國旣若是。家亦宜然。故凡家有田疇。足以贍給者。亦當量入以爲出。然後用度有準。豐儉得中。怨讟不生。子孫可守。

今以田疇所收。除租稅及種蓋糞治之外。所有若干。以十分均之。留三分爲水旱不測之備。一分爲祭祀之用。六分分十二月之用。取一月合用之數。約爲三十分。日用其一。可餘而不可盡。用至七分爲得中。不及五分爲嗇。其所餘者。別置簿收管。以爲伏臘裘葛。修葺牆屋。醫藥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又有餘則以周給鄰族之貧弱者。賢士之困窮者。佃人之饑寒者。過往之無聊者。毋以妄施僧道。

其田疇不多。日用不能有餘。則一味節嗇。裘葛取諸蠶績。牆屋取諸蓄養。雜種蔬果。皆以助用。不可侵過。